

斯大林

論戰後國際形勢



連大衆書店編印

1947. 11.

獻詞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人類歷史新紀元的開始。地球六分之二或給我們以基本的正確的認識了沒有剝削與壓迫的新社會。它給全世界廣大被壓迫被剝削勞動人民以信心？戰後國際形勢的發展與已享受幸福生活的道路；而那群舊社會的喝血者，則更加迅速地走向死亡的墳墓的威力問題；蘇美關係與，是愈無人性的在製造和進行屠殺人民的戰爭，企圖挽救他們必然死滅的命運。托夫的演說與廿九週年日

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經受了全世界最強暴的敵人——法西斯德國的瘋狂進攻，這便考驗和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有更優越的生存力。同時也是領導十月革命勝利旗手之一——人類偉大救星斯大林大元帥在艱苦戰爭年頭裡，堅定如一的掌握住勝利的領導所致。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兩年多了，這期間，英美反動份子，如邱吉爾、杜勒斯之流，又在散佈黑暗製造恐怖，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要在人類殘酷的大屠殺中舐血肥軀。每當這些戰爭販子鼓勁掀起一次逆流高漲時，斯大林大元帥便像黑暗中的火炬一般出現了，他給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人士以溫暖和奮鬥的方向！於是，被世界反動份子弄得烏煙瘴氣迷人耳目的天空，便爽然開朗了。

這裏，我們收集戰後以來斯大林大元帥的所有重要言論，在這些言論裏，給我們以基本的正確的認識，解答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應該得到怎樣的經驗教訓？戰後國際形勢的發展與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與現實的距離與怎樣避免？原子彈的威力問題；蘇美關係與前途問題；蘇聯新五年計劃是怎樣的等等。篇末，特附載十月革命廿八週年莫洛托夫的演說與廿九週年日丹諾夫的報告以及莫洛托夫、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兩屆大會上建議普遍裁軍與要求懲處戰爭犯子哄動世界的演說，以備參考。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紀念的今日，我們就以此作為小小的獻禮吧！

目次

(一)	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預選大會上的演說(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一
(二)	斯大林答真理報記者問(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	一四
(三)	斯大林覆合衆社長白利電	一四
	邱吉爾的議論不能使人相信(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六日)	二〇
(四)	斯大林大元帥答覆英星期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問(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	二一
(五)	斯大林大元帥答美國合衆社社長白理先生問(一九四六年十月中旬)	二四
(六)	斯大林答小羅斯福問(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二九
(七)	斯大林史塔生談話紀錄全文(一九四七年四月)	三三
(八)	斯大林發表賀詞紀念莫斯科建城八百週年(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	四三

附錄：

(一)	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長 莫洛托夫於偉大十月革命廿八週年紀念日演說全文	四七
(二)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廿九週年 日丹諾夫在莫斯科蘇維埃慶祝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六日)	六四
(三)	莫洛托夫於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論蘇聯與國際合作及關於普遍裁軍的建議(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九日)	八〇

- (四) 堅持世界和平揭露新的戰爭陰謀
維辛斯基於二屆聯合國大會上演說全文(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 九五
- (五) 九國共產黨代表發表時局宣言(一九四七年九月)…………… 一二〇
- (六) 真理報十月十日社論：反對帝國主義，
保衛和平民主！(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一二三

斯大林在莫斯科城

斯大林選區預選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主席宣佈：

現在請約西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講話。（斯大林同志走上講壇時，選舉人熱烈歡呼，經久不息。大戲院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會場中不斷高呼：「偉大的斯大林萬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烏啦！」「親愛的斯大林萬歲！烏啦！」）

斯大林同志演說：

同志們！從上屆最高蘇維埃選舉時起，迄今已有八年了。這是一個富有極重大事變的時期。前四年是蘇聯人民努力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年份。後四年所包括的事變，就是與德日兩侵略國進行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變。戰爭無疑是過去這一時期中的主要之點。

大戰產生決非偶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

如果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偶然發生，或是由於某些當局犯了錯誤而發生的，那就不正確了，雖然錯誤確實是有過的。其實，這次戰爭是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各種世界經濟和政治因素發展的必然產物。

馬克思主義者屢次說過，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包藏有普遍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原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並不是什麼安穩平衡的進展，而是經歷着危機和戰禍的。原來，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通常是經過相當時期便要引起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均勢狀態的猛烈破壞，而那些認為自己沒有充分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的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是企圖以運用武力的手段來改變現狀，重新分割「勢力範圍」，以求有利於己。結果便是資本主義世界分裂為兩個敵對營壘而互相進行戰爭。

假令各個國家能用和平協商辦法，根據它們的經濟實力比重來定期重分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那也許可能避免戰禍。但這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發展條件下，是無法實現的。

所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第一次危機的結果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第二次危機的結果便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當然不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恰巧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按其性質來說，是與第一次大戰根本不同。要知道，主要的法西斯國家，即德日意三國，在實行侵犯聯盟國之前，就把自己國內最後一點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殘餘消滅淨盡，就在自己國內建立了殘酷的恐怖制度，蹂躪了各小國底主權和自由發展原則，而把佔他國領土的政策宣佈為它們自己的政策，並公開聲明，說它們是力求統治世界，要把法西斯制度推行於全世界的；而且，軸心國又以佔捷克斯拉伐克羣島和中國中部地區的事實，來表明它們是決心要實現它們滅亡一切愛好自由民族的這種威脅。因此，反軸心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一開始就帶有反法西斯戰爭，解放戰爭的性質，其任務之一，便是要恢復民主自由。蘇聯加入反軸心國的戰爭，只能加強——並且確實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性質。

在這個基礎上就形成了蘇美英以及其他愛好自由國家的反法西斯聯盟，而這個聯盟後來在粉碎軸心國武力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底起源和性質，就是如此。

現在，大概誰都承認：這次戰爭確實不是，而且不能是各國人民生活的一種偶然現象；它實際上成了各國人民爲保護本身生存而進行的戰爭，因此它也就不能是一個轉瞬間的，閃電性的戰爭。

對於我國說來，這次戰爭是我們祖國歷來所遭遇過的一切戰爭中最殘酷最嚴重的戰爭。

但這次戰爭並不只是一件可詛咒的事情。它同時又是考驗檢查人民所有一切力量的一個偉大學校。這次戰爭暴露了後方前線的一切實情和事變，它把所有遮掩各個國家、各國政府以及各個政黨真面目的種種外幕都無情撕破，使它們不戴面具，毫無粉飾，而公開出台動作，暴露出它們所有的缺點和優點，這次戰爭可以說是對我們蘇維埃制度，對我們國家，對我國政府以及對我們共產黨舉行了一次考試，對它們的工作做了一個總結，彷彿是對我們說：看吧，這就是你們的那些人物和組織，這就是他們的工作和行動，——請仔細來查看查看他們，並按他們的工作結果來賞罰他們吧。

這就是此次戰爭底優點之一。

這個情況，對於我們選舉人說來，是有重大的意義，它使我們能於迅速地和客觀地估計黨及其人物底行動，並作出正確的結論。要是在另一個時候，就會必須研究黨代表人物底演說和報告，加以分析，把他們的言論和行爲兩相比照，作出總結等等。這就須要進行一番複雜困難的工作，並且還不能担保這中間不犯什麼錯誤。現在却是另一種情形了，因爲戰爭已經結束，而戰爭本身已經把我們各個組織和領導人底工作檢查過了，並對這個工作作出了總結。現在我們來把事情分析清楚並做出正確的結論，是要容易得多。

那末，戰爭底總結究竟是怎樣呢？

這裏有一個主要的總結，至於其他一切總結，都是從這個總結中產生出來的。這個總結就在於戰爭結局是敵人失敗，而我國和我們各聯盟國却成了勝利者。我們結束戰爭，是完全戰勝了敵人，——這就是這次戰爭底主要總結。但這是個太難普及的總結，所以我們決不能以此爲限。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空

前未有的戰爭；當然，在這樣的戰爭中擊破敵人，便是爭得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這完全是正確的。但這畢竟還是一個普遍的總結，我們也就不能以此自安。爲了認識我們這次勝利底偉大歷史意義，就要更具體地來考察這個問題。

愛國戰爭勝利總結：證實蘇維埃制度有強大生命能力

那末，究竟應當如何估計我們這次戰勝敵人的勝利，以及從我國內部力量底狀況和發展方面來看，這次勝利底意義究竟是怎樣呢？

首先，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蘇維埃社會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在戰爭火焰中很有成效地經住了考驗，並證明出它是有充分生命能力的。

大家知道，在外國刊物上有人屢次斷言，說蘇維埃社會制度是一種必遭失敗的「冒險試驗」，說蘇維埃制度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根基，而不過是肅反局所強加於人民頭上的一間「紙房子」，說這間「紙房子」只要有人從外面來稍微把它推一下，就會倒落粉碎的。

現在我們可以說，這次戰爭推翻了外國刊物上這一切毫無根據的斷語。戰爭表明了，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從人民中間生長起來並受人民極力擁護的真正人民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是有充分生命能力和十分穩固的社會組織形式。

況且，現在所講的已經不是蘇維埃社會制度有無生命能力的問題，因爲有了這次戰爭底具體教訓以後，任何一個懷疑家都已不敢再對蘇維埃社會制度富有生命能力這點表示什麼懷疑了。現在所講的，是蘇維埃社會制度已證明出它是比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有生命能力更穩固的社會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優於任何一個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社會組織形式。

其次，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蘇維埃國家制度；我們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經住了戰

時一切考驗，而證明出它是富有生命能力的。

大家知道，外國刊物方面的著名人物屢次聲稱：說蘇維埃的多民族國家是一個「人工造成而沒有生機的空架子」，說一旦發生某種糾紛時，蘇維埃聯盟就一定要陷於瓦解，說蘇維埃聯盟一定會遭到與奧匈帝國同樣的命運。

現在我們可以說，這次戰爭推翻了外國刊物上這些毫無根據的議論。戰爭表明了，蘇維埃的多民族國家制度是很有成效地經住了考驗，它在戰爭時期更加鞏固起來了，而且證明出它是有充分生命能力的國家制度。這些老爺們沒有瞭解到，拿我們的國家來和奧匈帝國作比擬，原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我們的多民族國家並不是在激發民族猜忌心和民族惡感的那種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生長起來，而是在蘇維埃制度基礎上生長起來，而蘇維埃制度與資產階級制度相反，是培植着我國各族人民相互友愛和親密合作情感的。

不過，有了這次戰爭教訓以後，這些老爺們已不敢再對蘇維埃國家制度富有生命能力這點表示否認了。現在所講的已不是蘇維埃國家制度有無生命能力的問題，因為它富有生命能力，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現在所講的，是蘇維埃國家制度證明出它是多民族國家底模範，蘇維埃國家制度是把民族問題和各民族合作問題解決得比其他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好的國家組織體系。

末了，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的紅軍；紅軍英勇地經住了戰時一切艱難困苦，當頭擊破了各個敵人軍隊，而結果是在戰爭中打勝了。（會場中有人高喊：「是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打勝的！」全場起立，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轉為齊聲歡呼）。

現在無論是友人或敵人，都一致承認說紅軍確實是勝任了自己所負有的那種偉大使命。但在五六年以前，即戰爭前夜的時候，他們却不是這樣說法的。大家知道，當時外國刊物方面的許多著名人物和外國許多公認為有權威的軍事專家，都屢次聲言，說紅軍情況大大令人懷疑；說紅軍武裝得不好，而且沒有真正的指揮人員；說紅軍士氣低得不成樣子；說紅軍也許適於防禦，但決不適於進攻；說紅軍一遭到德軍打

擊，就會像一座「泥腳的巨像」傾倒下去。這種議論不僅是在德國，並且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也是有過的。

現在我們可以說，戰爭推翻了這些毫無根據而可笑已極的議論。戰爭表明了，紅軍並不是什麼「泥腳的巨像」，而是具有最新式武器，極練達指揮人員以及高度士氣和戰鬥品質的現代頭等軍隊。不要忘記，紅軍就是把不久前還使西歐各國軍隊膽戰心寒的德軍當頭擊破了的那個軍隊。

應當指出，這些「批評」紅軍的人已是日益少見了。而且現時在外國刊物上日益常見的，已是那種指明紅軍品質優越，紅軍官兵技藝高妙，以及紅軍戰略戰術十分完善等等的言論了。這是當然的事。既然紅軍在莫斯科附近和斯大林格拉一帶，在庫爾斯克和別爾果洛得一帶，在基輔和基洛夫格勒一帶，在明斯克和波布魯依斯克一帶，在列寧格勒附近和塔林一帶，在雅西和里沃夫一帶，在維斯拉河與尼門河上，在多腦河與奧德河上，在維也納和柏林一帶獲得了輝煌的勝利，當然也就不能不承認紅軍是很值得令人領教的頭等軍隊了（熱烈鼓掌）。

我們就是這樣來具體估計我國戰勝敵人的這次勝利的。
這次戰爭底總結，基本上就是如此。

沒有經濟政策預先準備不能取得歷史意義的勝利

假如以為不必預先做一番準備全國實行積極防禦的工作，便能獲得這樣有歷史意義的勝利，那就錯誤了。假如認為這樣一番準備工作，可能在一個很短的期間，在三四年以內完成得了，同樣也是錯誤的。假如認為我們獲得勝利只是由於我國軍隊勇敢的結果，那就更加錯誤了。沒有勇敢精神，固然不能獲得勝利。但是單靠勇敢精神，也還打敗不了軍隊衆多，武裝優良，軍官訓練有素和軍需供給頗佳的敵人。爲要擔當起這樣一種敵方的打擊，再給以回擊，然後把它完全擊敗，那末除了我國軍隊那種無比的勇敢精神而外

，更要有最新式並且還是數量充足的武器；其次還要有組織得很好並且也是數量充足的供給。可是爲了這點，就必須具備有，並且是要在數量上充分具備有下面種種起碼的東西：供製造武器軍裝以及企業設備用的金屬；供維持各企業和運輸機關工作的燃料；供製造軍服用的棉花以及供軍隊給養用的糧食。

是不是可以說，我國在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經擁有了爲基本上滿足這種種需要所絕對必需的物質資源呢？我認爲是可以這樣說的。爲了準備這一壯舉，會必須實現發展國民經濟的三個五年計劃。而這三個五年計劃也就使我們能於創立了這些物質資源。無論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四〇年時，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情形，是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一三年時好過幾倍。

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所擁有的物質資源，究竟是怎樣呢？

爲了幫助你們弄清這點，我現在就要把共產黨在準備我國實行積極防禦方面所做的工作，簡略地報告一下。

假如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四〇年的統計，拿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一三年的統計比較一下，我們便可得出如下的情景。

在一九一三年間，我國總共出產了四百二十二萬噸生鐵，四百二十三萬噸銅，二千九百萬噸煤炭，九百萬噸煤油，二千一百六十萬噸商品穀物，七十四萬噸棉花。

這就是我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擁有的那些物質資源。

這就是舊時俄國所能用來進行戰爭的那個經濟基礎。

至於說到一九四〇年時的情形，那末我國在這一年間，出產了一千五百萬噸生鐵，即比一九一三年約多至四倍；出產了一千八百三十萬噸銅，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四倍半；出產了一萬六千六百萬噸煤炭，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五倍半；出產了三千一百萬噸煤油，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三倍半；出產了三千八百三十萬噸商品穀物，即比一九一三年多過一千七百萬噸；出產了二百七十萬噸棉花，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三倍

這就是我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擁有的物質資源。

這就是蘇聯所能用來進行戰爭的經濟基礎。

可見，這裏的差別是很大很大的。

出產方面這樣一種空前未有的增長，決不能認為是國家由落後達到進步的一種簡單尋常的發展。這乃是使我們祖國由落後國變成了先進國，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的一個突變。

這個歷史的轉變是從一九二八年，即從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度開始，而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了的。在這個時期以前，我們會須恢復遭受破壞的工業，醫治我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而受到的創傷。如果同時還注意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四年以內完成，而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工作，在第四年度時，却被戰爭打斷了的這種情形，那就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所花費的時間，總共不過是十三年左右而已。

不能不承認，十三年的時間，對於實現這樣的偉業壯舉，實在是一個非常短促的期限。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當時把這些數目字一公佈出來，就引起外國刊物上議論紛紛。那時友人認為是發生了一種「咄咄怪事」，而敵人却揚言五年計劃是「波爾什維克的宣傳」和「肅反局耍出的把戲」。但既然世界上決不會有什麼怪事，而肅反局又不是那樣神通廣大，竟能把社會發展的規律取消，於是國外的所謂「社會輿論」，也就只好與事實講和了。

共產黨運用什麼政策創立充分的物質資源呢？

共產黨究竟是運用什麼政策來保證我國在這樣一個短促時期內創立了這種物質資源的呢？首先就是運用了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政策。

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方法，是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根本不同的。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化通常都是從輕工業方面開始。因為在輕工業方面，較之重工業來說，所需要的投資數量是少些，資本週轉得快些，而且獲得利潤也容易些，所以那裏的輕工業，也就成爲工業化的首先的對象。只有經過一個長時期，讓輕工業積蓄一些利潤而將其集中於銀行以後，才會輪到重工業方面，開始來逐漸把所積蓄的資本轉用到重工業中去，造成保證它發展的條件。但這是一個悠久的過程，需要在數十年長久的時期內，靜待輕工業發展起來，而在沒有重工業的情形下勉強過活。共產黨當然不能走這條道路。黨知道戰爭日益逼近，沒有重工業就無法保衛國家，所以必須趕快着手發展重工業，假如這件事稍遲一着，那就等於失敗。黨記住了列寧底指示：沒有重工業，便無法保持國家的獨立；沒有重工業，蘇維埃制度就會滅亡。因此我國共產黨也就排斥了「通常的」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來開始實行國家工業化。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但這種困難是可能克服的。在這方面，工業和銀行國有制大大幫助了我們，使我們能夠迅速聚集巨量資金，轉用到重工業方面去。

毫無疑義，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作，我們便無法在這樣一個短促期間把我國變成爲工業國。

第二，就是運用了農業集體化政策。

爲要消滅我國農業方面的落後情形，而爲國家多多供給商品穀物和棉花等等，就必須由細小的農民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的農業，因爲只有大規模的農業才能採用新的技術，利用農學上的一切成績，並能多多供給商品農產物。但大規模的農業有兩種，一種是資本主義農業，另一種是集體農業。共產黨決不能走上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這不僅是因爲有原則上的理由，而且因爲這種道路是要有一個過分長久的發展過程，並且預先就要使農民破產，使他們變成僱農。因此，共產黨便走上了農業集體化的道路，走上了把各個農戶聯合爲集體農莊，藉以擴大農業規模的道路。集體化的方法證明出它是最進步的方法，這不僅因爲它並不要讓農民破產，而特別是因爲它使我們能於幾年以內便在全國佈滿了能夠採用新技術，利用一切農

學成績，而多多供給國家商品農產物的巨大集體農莊。

毫無疑義，如果我們沒有實行集體化政策，那我們便不能在這樣一個短促期間消滅我國農業歷來落後的情形。

決不可說，黨的政策沒有遇到什麼反抗。不但是那些始終厭棄一切新事物的落後份子，而且我們黨裏許多著名的份子，也曾一貫企圖把黨拉往後退，極力設法將它拉到「通常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上去。托洛茨基份子和右傾份子所幹的一切反黨勾當，他們對我國政府各種設施實行怠工的全部「工作」，都是要達到一個目的：破壞黨的政策並阻碍工業化和集體化的事業。但是黨既沒有理會某些人方面的威脅，也沒有理會另些人方面的啜泣，而是毅然決然，不顧一切地向前邁進了的。黨底功績就在於它並沒有遷就過落後份子，總是不怕逆流而進，始終都保持着自己那種主導力量的陣容。毫無疑義，共產黨如果沒有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便不能堅持住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

共產黨善於正確利用一切資源

共產黨是否正確利用了這樣造成的種種物質資源，來擴展軍事生產並供給紅軍必需武裝呢？我認爲它是做到了這點，並且做得極有成效。

如果把戰爭第一年因工廠企業東遷，而使擴展軍事生產受到阻礙的這期間除開不算，那末黨在戰爭其餘三年中所達到的成績，就使它不僅就能爲前線供給了充足的大砲，機槍，步槍，飛機，坦克和彈藥，而且積蓄起必要的後備品。同時大家知道，我們的武器在質量上，不僅不亞於德國武器，而且一般說來，甚至勝過了它。

大家知道，我們的坦克製造業在戰爭的後三年期間，每年平均出產了三萬輛以上的坦克，自行砲和裝甲汽車（熱烈鼓掌）。

其次，大家知道，我們的飛機製造業在同一時期，每年出產了達四萬架的飛機（熱烈鼓掌）。

再次，大家知道，我們的大砲製造業在同一時期，每年出產了達十二萬尊的各種口徑大砲（熱烈鼓掌），達四十五萬架的輕重機槍（熱烈鼓掌），三百萬枝以上的步槍（鼓掌），以及約二百萬枝的自動槍（鼓掌）。

末了，大家知道，我們的迫擊砲製造業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時期，每年平均出產了達十萬尊的迫擊砲（熱烈鼓掌）。

自然，我們同時又出產了相當數量的砲彈，各種雷彈，飛機炸彈，以及步槍和機槍子彈。

大家知道，例如，單是在一九四四年內就出產了二萬四千萬顆以上的砲彈，炸彈和雷彈（鼓掌），七十四萬萬粒子彈（熱烈鼓掌）。

大體說來，紅軍武器和彈藥方面的供給情形，就是如此。

可見，這種情形是與我國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供給情形大不相同，當時前線上是經常感受大砲和砲彈缺乏，軍隊是沒有坦克和飛機作戰，往往是每三個兵士共用一枝步槍。

至於說到紅軍的糧食和服裝供給，那末誰那知道，前線在這一方面不僅沒有感受到任何缺乏，甚至還擁有必要的後備品。

我國共產黨在戰前和戰時的工作情形，便是如此。

最近實行的新五年計劃要使工業超過戰前水平

現在我就要略微說說共產黨在最近將來工作的計劃。大家知道，這種計劃已載明在最近期間就要批准的新的五年計劃中。新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恢復我國遭受戰災的區域，恢復工農業底戰前水平，以至於在頗大程度上超過這前水準。更不待說，在最近期間就會廢除購物證制（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並且

特別加緊注意擴大日用品生產，用一貫減低所有一切貨品價格的辦法來提高勞動者底生活水準（長時間的熱烈鼓掌），同時加緊注意建設各種科學研究院（鼓掌），務使科學能盡量展開它所有的力量（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我相信，只要我們對我國的學者給以應有的幫助，他們在最近期間，就不僅會趕上，而且會超過國外科學的成績（長時間的鼓掌）。

至於說到更長一個時期的計劃，那末黨是立意要造成國民經濟強大的新高漲，使我們能够——譬如說——把我國工業水準提高到超過戰前水準達三倍。我們必須使我國工業能每年出產生鐵達五千萬噸（長時間的鼓掌），鋼達六千萬噸（長時間的鼓掌），煤炭達五萬萬噸（長時間的鼓掌），煤油達六千萬噸（長時間的鼓掌）。只有做到了這步時，才可以說，我們祖國已有了免除一切意外的保障（熱烈的鼓掌）。這大概是需要三個新五年計劃的時間，——也許還要多些，——才可做到。但這是可以做到，而且是我們所應當做到的（熱烈的鼓掌）。

對於勝利者依然須要評判大選就是選民對黨的評判

這就是我關於共產黨在不久以前時期中活動情形以及它在將來工作計劃的一個簡短報告（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你們的權利是來裁判裁判：黨過去和現在的工作究竟做得對不對（鼓掌），它莫不能做得好些嗎（笑聲，鼓掌）。

據說，對於勝利者是不加裁判（笑聲，鼓掌），不應批評，不應檢查的。這話不對。對於勝利者可以而且必須加以裁判，（笑聲，鼓掌），可以而且必須加以批評和檢查。這不僅對於事業有益處，而且對於勝利者本身也有益處（笑聲，鼓掌）：那他們就會少驕傲一點，而多謙遜一些（笑聲，鼓掌）。我認爲選

舉運動便是選舉人爲裁判共產黨這個執政黨而組織的法庭。選舉結果就會是選舉人所下的判決詞（笑聲，鼓掌）。若是我國共產黨害怕批評和檢查，那它就會沒有多大價值了。共產黨甘願接受選舉人所下的判決（熱烈鼓掌）。

在選舉鬥爭中，共產黨並不是單獨活動。它是和非黨員結成聯盟來進行選舉運動的。在從前的時候，共產黨員對待非黨份子和非黨性是有點不信任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當時各種資產階級團體若不戴起假面具來在選舉人面前講話，便很覺不利，於是它們往往用非黨性的幌子來巧加掩飾。從前的情形，便是如此。現在我國情形却不同了。現在是有一個叫做蘇維埃社會制度的壁壘把非黨份子和資產階級隔開了。這個壁壘同時又把非黨員和共產黨員聯合成爲一個共同的蘇維埃人集體了。他們在共同集體中生活着，一同爲鞏固我國威力而進行了鬥爭；他們爲了保衛我祖國底自由和偉大，一同在戰場上作過戰，流過血；他們一同鍛鍊過和鍛鍊成了我國戰勝敵人的勝利。他們中間的差別，不過是在黨或不在黨罷了。但這是一種形式上的區別。重要點是在於兩者都幹着一件共同的事業。因此共產黨員和非黨員聯盟便是一伴自然而富有的生氣的事情（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最後，我要感謝你們提出我爲最高蘇維埃代表候選人而對我表示信任的盛意（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會場中有人高呼：「組織了我們一切勝利的偉大統帥斯大林同志萬歲，烏啦！」）。你們可以放心，我一定勉力工作，決不會辜負你們的信任的。（全體起立，熱烈鼓掌，經久不息，轉爲歡呼。會場各方面發出呼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烏啦！」「各民族人民底偉大領袖萬歲，烏啦！」「偉大的斯大林光榮！」）
全民候選人斯大林同志萬歲！」「我國一切勝利底創造者斯大林同志光榮！」）。

斯大林答眞理報記者問

(莫斯科十四日廣播) 近日斯大林眞理報記者之請求發表了談話，答覆關於邱吉爾演說中的某些問題。問答如下：

問：你怎樣估計邱吉爾先生最近在美國發表的演說呢？

答：我認爲這一演說是危險的行動，其目的是要在聯合國中間散佈分裂的種子，并妨礙他們合作。

問：是否可以認爲邱吉爾的演說，是會使和平與安全遭受損失呢？

答：這無條件是的。實際上，邱吉爾先生現在是站在挑撥戰爭的立場上，而且在這裏邱吉爾先生并不是孤獨的，他不僅在英國有他的朋友，而且在美國也有他的朋友。

應當指出邱吉爾先生，及其朋友在這一關係上，極其像希特勒和其同幫。希特勒會由宣佈種族理論而開始其發動戰爭的勾當，他說：只有講德國話的人們才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民族。邱吉爾先生同樣的由宣傳種族理論，開始挑撥戰爭的勾當。他說只有講英國語的民族，才是負有決定全世界之命運的完善民族。

德國的種族理論，使希特勒及其同幫做出了這樣的結論，他們說：唯一完善的民族，是德國人，他們應當統治其他民族。英國的種族理論，使邱吉爾及其朋友做出這樣的結論，他們說：唯一完善的民族是英語民族，他們應當統治全世界其他民族。

實際上，邱吉爾先生及其在英美的朋友，好像向不是說英語的各民族，提出一種最後通牒說：自願承認我們的統治吧！只有這樣才能一切沒有問題，否則戰爭就不可避免。

各民族在五年來的殘酷戰爭中，流了不少的血，但這是爲了自己國家的自由與獨立，而不是爲了以邱

吉爾的統治來代替希特勒的統治。因此那些不會說英語的，同時又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各民族，是不會同意去當新的奴隸的。

邱吉爾先生的悲劇，就在於他是死硬派保守黨人，不懂得這一平凡而明顯的真理。

毫無疑義的，邱吉爾先生的方針是戰爭，是號召與蘇聯戰爭，同樣明顯的，邱吉爾先生所採取的方針，是與現有的英蘇聯盟條約不能同時并存的。不錯！邱吉爾先生爲了迷亂讀者，他順便地聲明，蘇英兩國互助合作條約的期限，很可以延長到五十年。但是，邱吉爾先生這種聲明與他的進行戰爭的方針，與他的反蘇戰爭的說教怎樣可以并列呢？很明顯的，這兩個東西是不相容的。如果號召進行反蘇戰爭的邱吉爾先生，同時認爲有可能把英蘇互助合作條約的期限，延長到五十年，那就是說，他把這一個條約看成一紙具文，以便利利用這個條約掩蓋與偽裝他自己的反蘇方針。因此，不能以認真的態度對待邱吉爾先生及在英國的朋友，關於延長英蘇條約的期限到五十年或更多年限的虛偽聲明，如果某一方面撕毀條約，將它變成一紙空文，那麼把條約期限延長，是沒有意義的。

問：在邱吉爾先生演說中，曾攻擊與我國相鄰的歐洲各國之民主制度，並批評這些國家與蘇聯間所建立的相互的善鄰關係。你怎樣估計邱吉爾先生演說的這一部份呢？

答：邱吉爾先生演說的這一部份是誹謗成份，與粗魯不通成份的混合物。

邱吉爾先生硬說：「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及索非亞這些名城，及這些區域的居民都是在蘇聯勢力範圍以內，並且他們不僅是在某種形式下受着蘇聯的影響，而且還很大程度的服從着日益增強的莫斯科監督。」邱吉爾先生把這一切都認定是蘇聯無限「擴展勢力」的傾向。

用不着特別費力即可證明，邱吉爾先生在這裏是怎樣的粗魯無恥誹謗莫斯科，及上述的蘇聯鄰邦。第一、說在維也納與柏林絕對受蘇聯的監督，這完全是荒謬無稽之談。在維也納與柏林都有四國代表

組成的盟國監督委員會，在這種委員會中蘇聯只有四分之一的表決權。有這樣的人不能不實行誹謗，可是總也該知道造謠誹謗的限度。

第二、不要忘記以下的情況：德國人侵入蘇聯是經過芬蘭、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匈牙利，德國人之所以能够經過這些國家，實行侵入，是由於這些國家中在當時存在着仇視蘇聯的政府。由於德國侵犯的結果，在與德國人作戰中，以及由於德國的佔領和擄掠蘇聯人到德國去當奴隸。使蘇聯永遠的喪失了，大約七百萬。換句話說，蘇聯所損失的人，要比英美兩國共同損失的還多好幾倍。有可能，在某些地方，有些人想把曾經保證了歐洲從希特勒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蘇聯人民的這些巨大損失輕輕忘掉。可是，蘇聯是不能忘記這些損失的。

試問，蘇聯爲了保證自己將來的安全，努力達到，使在這些國家內存在着對於蘇聯保持誠懇關係的政府，這有什麼奇怪呢？假使沒有發瘋的話，那麼怎樣會把蘇聯這些和平的意願，認爲是我國擴張勢力的傾向呢？

邱吉爾先生其次硬說：「在俄國人統治下的波蘭政府受到了鼓勵，對德國提出重大的非正義的要求。在這裏，完全是粗魯的與污辱人的誹謗之談。現在的民主波蘭是由一些卓絕的人物所領導着。他們在事實上證明了，他們善於保護自己祖國的利益與榮譽，而他們以前的領導者，就不會作到這點。邱吉爾先生有什麼根據說：現在的波蘭領導者能够允許在自己國家內任何一個外國代表的「統治」呢？邱吉爾先生之所以在這裏誹謗「俄國人」難道不是企圖在波蘭與蘇聯關係中散佈不和的種子嗎？」

邱吉爾先生不滿意於波蘭在自己的政策中發生了轉變，轉到了與蘇聯友好和同盟一方面。有過這樣的時候，當時在波蘭與蘇聯之間的相互關係中衝突和矛盾成份佔了絕大的地位，這種情況給了邱吉爾先生之流的國家要人，以可能利用這些矛盾，在保護波蘭不受俄國人影響的幌子下，把波蘭抓到自己手裏，用波蘭與蘇聯有發生戰爭的危險，威脅俄國，而保持自己的仲裁者的地位。可是，這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因

爲波蘭與蘇聯的相互仇視關係已爲兩國的良好關係所代替，而現在的民主波蘭不願意再當外國人手裏的玩具。我覺得正是由於這一情況刺激了邱吉爾先生，並推動他很粗魯的，胡說八道的攻擊波蘭。這不是開玩笑的一回事，不讓他借刀殺人；

至於說到邱吉爾先生，因爲波蘭要求收回在過去被德國人所佔的波蘭領土，以擴張波蘭的西方邊界，而攻擊蘇聯的時候，那麼在這裏我覺得，他是明顯的顛倒是非。大家知道，關於波蘭西部邊界的決定，是在柏林三強會議上，根據波蘭的要求所通過的。蘇聯曾屢次聲明，認爲波蘭的要求是正當的和正義的。很有可能，邱吉爾先生不滿意這一決定。不用刀劍反對俄國人，可是，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的邱吉爾先生爲什麼把這一決定是在柏林會議上一致通過的，贊成這一決定的不僅是俄國人，而且還有英國人和美國人，這一事實對自己的讀者掩藏着呢？邱吉爾先生爲什麼混淆人們的視聽呢？

其次，邱吉爾硬說：「原來是東歐一切國家中聲勢很大的共產黨，已達到了超過它們的數量很多的非常之大的力量，並且力圖到處建設極權管理。」

直到現在差不多在這一一切國家中警察政府都佔優勢，除捷克斯拉夫以外，在他們之中沒有存在着真正的民主。

大家知道，現今在英國，管理國家的是一個政黨——工黨，而反對派各政黨都沒有參加英國政府的權利。這就是邱吉爾先生所說的「真正民主主義。」在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各個國家中，都是由幾個政黨組成的聯盟，即是由四個到六個政黨組成的聯盟來管理國家，並且，反對派，如果它多少是誠實的就有參加政府的權利的保證。這就是邱吉爾先生所說的極權主義，暴政，與警察式的政府。爲什麼，有什麼根據，對於這一問題，邱吉爾先生不給以回答。邱吉爾先生不懂得，他以關於極權主義，暴政與警察式政府的虛偽宣告，使自己處於多麼可笑的地步。

邱吉爾先生希望波蘭由羅森科夫斯基或安德斯管理，南斯拉夫由米海洛維奇或拔維利奇管理，羅馬尼

亞由斯齊爾貝公爵或拉德斯哥管理，奧地利與匈牙利由哈布斯堡王朝某一個皇帝來管理。邱吉爾先生想向我們擔保，法蘭斯奴僕中，這些老爺們都能够保證「真正的民主主義」。邱吉爾先生的「民主主義」就是如此。

邱吉爾先生在提到共產黨影響在東歐日益增長時，多少有點近於真理。可是，必須指出，他說的不完全確實。共產黨的影響不僅在東日歐日益增長起來，而且差不多在整個歐洲各國即在以前法西斯主義統治過的各國，（意大利、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芬蘭、或者會被德國、意大利與匈牙利所佔過的）（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丹麥、波蘭、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希臘、蘇聯）等國家中，共產黨影響都增長起來了。

共產黨人影響之增長，不能認為是偶然的，這完全是具有規律性的現象。共產黨人的影響之增長，是因為在歐洲被法西斯主義統治的年代，共產黨人表示了自己是反對法西斯制度，爭取各國人民的自由的，很可靠的，勇敢無畏的，奮不顧身的戰士。邱吉爾先生在自己每次演說中，有時講到「從不大的房屋中出來的簡單的人」，並且以大人老爺的態度拍着他們的肩膀，假裝着是他們的朋友。可是，這些人並不像，表面上看來那樣簡單。這些「簡單人」有自己的觀點，有自己的政策，並且，他們善於保衛自己。正是他們這些成千百萬的「簡單的人」，在英國投票選舉中，把邱吉爾先生與他的黨排擠出去了，並且選舉了工黨代表。正是他們這些成千百萬的「簡單的人」，使歐洲反動份子及與法西斯合作的擁護者孤立起來，尊敬左派的民主政黨。正是他們這些成千百萬的「簡單的人」在鬥爭與反抗法西斯火燄中，把共產黨人考驗過之後，都認為共產黨人是完全能够享受人民的信仰的。在歐洲，共產黨人的影響，就是這樣增長起來的。歷史發展的規律就是如此。

當然，邱吉爾先生不喜歡事變如此發展，而且他發出警報，號召使用力量。可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也會不喜歡在俄國出現蘇維埃制度。他當時也會發出警報，並組織「十四國」參加的出兵反對俄

國，他曾向自己提出目的，要使歷史車輪，往後倒退。可是歷史表示了它比邱吉爾先生的武裝干涉更強大有力，而且邱吉爾先生妙想天開的行動，在當時使他遭到了完全的失敗。我不知道，邱吉爾先生及其朋友是否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組織起反對「東歐」的新的大軍討伐。但是，大概不會有這樣現象，因為成千百萬的「簡單人」都在保衛着和平事業，因此可以肯定的說，若是他作到了這一點的話，那麼他們一定會如過去，廿六年前，遭受痛擊一樣被擊潰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

吉爾與希特勒的談判
吉爾與希特勒的談判

斯大林覆合衆社長白利電

邱吉爾的議論不能使人相信

（塔斯社莫斯科廿六日電）蘇聯內閣委員會主席斯大林頃電覆紐約美合衆社長白利。

白利先生與斯大林同志原電如下：

白利於三月廿二日致斯大林電稱：「我想引起閣下注意邱吉爾向美合衆社爲轉給全世界報紙與廣播所發表的聲明，關於此事我願再提出我的建議即請求閣下向美合衆社發表一個關於世界情勢的聲明，如果閣下願意回答邱吉爾關於聯合國組織安全理事會應對伊朗事件採取迅速行動之議論，則合衆社將樂於向世界轉達閣下的意見，如果閣下願意談談對於伊朗或世界和平與安全等其他問題時我謹敦請閣下利用我們的通訊社」。

斯大林於廿五日覆電稱：「感謝你的善意建議我不能認爲邱吉爾的議論是能使人相信的，至於蘇軍從伊朗撤退的問題，大家知道，這已由蘇聯政府與伊朗政府之間的協定達到了良好的解決」。

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六日

斯大林大元帥答覆

英星期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問

此文係斯大林大元帥答覆星期時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維爾特先生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致斯大林大元帥函中提出之問題，茲將全文刊載如下：

問：閣下是否相信現在全世界所不負責任宣傳的「新戰爭」的實際的危險呢？如果此種危險存在的話，則須採取何種步驟以資預防戰爭呢？

答：我不相信有「新戰爭」的實際的危險。目前宣傳着「新戰爭」的，主要是軍事政治間諜及其少數文官中的同謀者。他們之需要此種宣傳，起碼是爲了：

(一) 以戰爭的幻影恫嚇其對手中之某些單純的政治家，因之協助其政府由其對手方面獲得儘可能大的讓步；

(二) 使其本國的軍事預算在某種期間內難於縮減；

(三) 遲延復員以預防其本國的失業之激增；必須嚴格辨別目前所流傳的「新戰爭」的宣囂與現下並不存在的「新戰爭」的實際危險之間的區別。

問：閣下是否認爲英國及美國正在有意識地對蘇聯組織「資本主義包圍」呢？

答：我認爲英美的統治集團，甚至就是它們願意也不能夠組織對蘇的「資本主義包圍」，但我不能斷言，他們願不願意這樣作。

問：用華萊士在他最近演說中的話來說，英國，西歐及美國是否能相信蘇聯在德國的政策不會變成俄

國用以反對西歐的武器呢？

答：我認爲蘇聯不能利用德國反對西歐及美國。我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不但是因爲蘇聯和英法兩國訂有在反對德國侵略中互助的條約，並和美國有波茨坦三強會議的決議，而且因爲利用德國反對西歐及美國的政策，會要使蘇聯放棄它的根本的民族利益。簡言之，蘇聯在德國問題中的政策是要使德國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我認爲德國的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乃建立牢固與持久的和平的最重要的保證之一。

問：閣下對於西歐共產黨的政策係由「莫斯科所授意」之非難，有何意見？

答：我認爲此項非難是不合理的，且係在希特勒及戈貝爾的破產了的兵工廠中仿造出來的。

問：閣下是否相信如華萊士在其演說中所說的，蘇聯和西方民主國家縱然有着思想上的不一致，仍能長期友好合作，並且進行兩種制度之間的「友誼競賽」？

答：無條件地相信。

問：當工黨代表團留蘇期間，據我所了解，閣下曾表示了相信蘇英的友好關係之可能。什麼才能協助英國人民廣大群眾如此熱烈期待的此種關係之建立呢？

答：我真正相信蘇英友好關係之可能。兩國間之政治、貿易及文化聯系之加強是大有裨益于此種關係之建立的。

問：閣下是否認爲全部美軍之儘速由中國撤退是未來的和平之生存的必需？

答：是，我認爲如此。

問：閣下是否認爲美國之實際上專有原子彈是和平的最重要威脅？

答：我不認爲原子彈有如此重大的威力，如某些政治家所認爲的那樣。原子彈只可以用之於威嚇神經衰弱的人，但不能決定戰爭的結果，因爲原子彈是完全不足以出此的。當然原子彈秘密之專有造成一種威脅，但對抗此種威脅至少是有兩種辦法：

(一) 原子彈之專有不能持久；

(二) 原子彈之使用將被禁止。

問：閣下是否認為由于蘇聯之更進一步走向共產主義，蘇聯與外界之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會減少，若是這多少跟蘇聯有關係？「一國建成共產主義」是否可能？

答：我毫不懷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但不會減少，反會增加。「一國建成共產主義」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像蘇聯這樣的國家內。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

斯大林大元帥答

美國合衆社社長白理先生問

(一) 問：閣下是否同意美國國務卿貝納斯於前星期五在廣播演說中所表現的美蘇間益加緊張的意見？

答：不同意。

(二) 問：如果這種益加緊張的情形存在的話，那麼，閣下能否指出這種緊張的一種或數種原因，並指出以何種主要方法消除它呢？

答：由於前一個問題的回答，這個問題是不能成立的。

(三) 問：閣下是否認為，目前的談判將使和約達到協定，這些和約將在曾經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同盟國間建立起友好的關係，並可能消除軸心國掀動戰爭的危險？

答：我希望這個。

(四) 問：不然的話，在參加過大戰的同盟國間建立這種相互的衷誠關係的基本障礙是什麼呢？

答：由於前一問題的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

(五) 問：俄國對南斯拉夫決定不簽訂意南和約，抱何態度？

答：南斯拉夫的不滿意是有根據的。

(六) 問：照閣下的意見，現時最嚴重威脅全世界和平的是什麼？

答：是新戰爭的煽動者，首先是邱吉爾及其在英美的夥伴。

(七) 問：如果這種威脅發生的話，那麼，世界各國人民應採取何種步驟來避免新戰爭呢？
答：必須揭發及制止新戰爭的煽動者。

(八) 問：聯合國機構是否保證小國完整的組織呢？

答：現在很難說。

(九) 問：閣下是否認為德國四個佔領區在不久的將來，必須在經濟管理上統一起來，以便使德國恢復經濟單位，因而減輕四大強國的佔領重負呢？

答：不僅必須恢復德國的經濟統一，而且必須恢復德國的政治統一。

(十) 問：閣下是否認為現在德國人可能在盟國監督下建立自己的中央行政機關，使外長委員會可能擬製對德和約呢？

答：是的，我認為是可能的。

(十一) 問：照今年夏天及秋天各佔領區的選舉看來，閣下是否相信德國在政治上向着民主道路上發展，這給予其未來能成爲一個和平國家以希望呢？

答：暫時我不能相信這一點。

(十二) 問：閣下是否認爲如某些集團所提議的，准許德國的工業發展的水平，必須提高到超過獲得允許的水平，爲的使德國人生活，可得到更大的保證呢？

答：是的，我認爲要這樣。

(十三) 問：爲了豫防德國重新變爲軍事威脅世界的國家，除了四強現行的綱領以外，還必須做什麼？

答：必須實際根絕德國的法西斯殘餘，及使它澈底民主化。

(十四) 問：爲了使德國能够自己保證自己的需要，需要准許德國人民恢復自己的工業及商業嗎？

答：是的，需要准許。

(十五) 問：據閣下的意見，波茨坦會議的決定是否在實行呢？如果不在實行的話，那麼，爲了使波茨坦宣言成爲有效的工具，需要什麼？

答：不經常在實行，特別是在德國的民主化方面。

(十六) 問：閣下是否認爲在四強外長會議上，及聯總委員上濫用了否決權呢？

答：不，我不認爲這樣。

(十七) 問：據克林姆宮的意見，盟國要更深更詳細地搜求德國的次要戰犯嗎？是否認爲努連堡的決定在這種措施中已建立了足夠的堅固基礎呢？

答：越深越詳細越好。

(十八) 問：俄國認爲波蘭的西部邊界永恆不變嗎？

答：是的，俄國認爲這樣。

(十九) 問：蘇聯對英國軍駐紮希臘的看法如何？蘇聯是否認爲英國應當給希臘的現存政府補充更多的武器呢？

答：是不需要的。

(二十) 問：住在波、匈、保、南、奧等國的俄國軍隊有多少？據閣下高見，這些保證和平利益的部隊必需保留到什麼期間呢？

答：在西歐，也就是在德、奧、匈、羅、波、保等國，蘇聯現在總共有六十個師（包括步兵及裝甲坦克兵在內）。這些師大部份是不足數的。在南國沒有蘇軍。再過兩個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本年十月二十二日關於最後一批復員命令實現了的時候，蘇軍在上述各國內將只留下四十個師。

(二十一) 問：蘇聯政府對美國軍艦停泊於地中海裏抱何種態度？

答：滿不在乎。

(二十二) 問：現在俄挪通商協定的前途如何？

答：暫時很難說。

(二十三) 問：芬蘭繳納賠償以後，還可能重新成爲自給的國家嗎？對於在爲了加速芬蘭的復興而重新審查賠償綱領，是否存在着某種意見？

答：所提的問題不對，芬蘭仍舊是一個很能自給的國家。

(二十四) 問：與瑞士及其他國家訂立的通商協定，對於蘇聯的改造事業將有什麼意義？閣下覺得要完成這個偉大任務，何種外來幫助最好？

答：與瑞士的協定在國家經濟合作事業中是有貢獻的。

(二十五) 問：俄國還願意不願意向美國借款？

答：願意。

(二十六) 問：俄國自己已有原子彈或是什麼類似的武器嗎？

答：沒有。

(二十七) 問：對於戰爭工具的原子彈或類似的武器，閣下有何意見？

答：我在給維爾特先生的公開回答中，已對原子彈作過自己的評價了。

(二十八) 問：據閣下高見，管制原子能最好的辦法是什麼？這個管制應當建立在國際基礎上嗎？各大國必須在何種程度犧牲自己的主權以利於建立有效的管制呢？

答：嚴格的國際管制是必要的。

(二十九) 問：要恢復被蹂躪的俄國西部區域需要多少時日？

答：至少六七年。

(三十) 問：俄國准許商航機在蘇聯領空飛過嗎？俄國打算在相互基礎上擴展自己的航空業到別的大陸上去嗎？

答：在某些條件下，這是可能的。

(三十一) 問：貴國政府對佔領日本的想法如何？閣下以為在現存基礎上它的成就頗好嗎？

答：成就是有的，但願可能達到更好的成就。

斯大林答小羅斯福問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塔斯社紐約二十二日電：「瞻望」雜誌刊登伊里奧特·羅斯福敘述他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會見斯大林的一篇論文，其中包括斯大林對羅斯福所問的十二個問題的答覆，問題及斯大林的答覆原文如下：

（一）問：你是否認為如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有可能與像蘇聯這樣的共產主義方式的政府，在這一世界上共同生存，而且誰也不企圖干涉對方的內政呢？

斯大林答：當然是可能的。這不僅是可能的，這是聰明的，而且完全是在能夠實現的範圍以內。在戰時最艱苦的時候，政府的不同並沒有阻止我們兩國聯合一起，並戰勝我們的敵人；在和平時期繼續這樣關係是有更大的可能。

（二）問：你是否認為聯合國的成功，依賴於蘇英美之間在基本政策與目標上意見一致呢？

斯大林答：是的，我想是這樣的。在許多方面，聯合國組織的命運依賴於三強之間所達到的和諧的狀態。

（三）問：大元帥你是否認為我兩國間為互交換製造品與原料而達成更廣大規模的經濟協定，乃是走向世界和平的重要步驟呢？

斯大林答：是，我認為這是重要的。我當然同意世界貿易的擴大，會在許多方面有益於我兩國之間的良好關係的發展。

（四）問：蘇聯是否贊成聯合國安理會即刻建立由一切聯合國所組成的國際警察力量，可以即刻開至

任何有武裝戰爭威脅和平的地方呢？

斯大林答：當然。

(五) 問：如果你認為原子炸彈應該由聯合國加以管制，那末他們是否應當通過視察制度來管制任何性質的軍備之一切研究與製造的工具，以及原子能的平時使用與發展呢？（在這裏伊里奧特·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斯大林迅速反問我『一般的嗎？』我答道：『是，但特別是關於蘇聯對於這種計劃之原則的同意』」）

斯大林答：「當然根據平等的原則，在蘇聯方面不能有任何例外，蘇聯應該服從任何其他國家所必須服從的同一的視察與管制的規則」。（在這裏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在他的回答中沒有絲毫猶豫」，甚至一點也沒有提到保留否決權問題）

(六) 問：你是否認為如果召集另一次三強會議，討論一切在目前威脅世界和平的國際問題是有用處的。

斯大林答：我認為應當不是召開一次，而是召開幾次會議。如果召開幾次會議，那末他們將是非常有用處的。（在這裏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在這時我便問道他是否認為這種會議會幫助在各有關政府的官員中較下級官員間達到更親密的關係呢？」他並且問戰時歷次會議是否達到過這種結果，他面向她微笑著答道：「這一點沒有問題。戰時的會議及所達到的結果，大大地幫助了下級人員間的合作」）

(七) 問：我們知道你是研究其他國家內所存在的其他許多政治與社會問題的學者，因此我願意問一問你是否認為去年十一月美國的選舉表示人民已不相信羅斯福的政策，而轉去相信他的政敵的孤立主義者政策呢？

斯大林答：我不甚熟悉美國人民的國內生活，但是我認為選舉已表示現在的政府是在「浪費」了故總統所建立的道義上的與政治上的資本，因此它便利了共和黨人獲得勝利。（在這裏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

大元帥在回答我下一個問題時表示特別着重的語氣」)

(八)問：你認為在羅斯福逝世之後，我們兩國之間友誼關係與相互諒解減弱的原因是什麼呢？

斯大林答：我認為如果這一問題所講的是關於美國與蘇聯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與諒解的話那末並沒有發生任何惡化，相反的關係是改善了；至於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曾經有一些誤解，曾經發生過某些惡化的現象，在這以後發起大吹大擂的喧嚷，高喊什麼今後關係將更加惡化；但是在這裏我們並沒有任何可怕的東西足以破壞和平或引起軍事衝突，任何一個強國，即令其政府力圖這樣做，在目前也不可能召集大量軍隊去對另一個盟國，另一個強國打仗，因為現時沒有人民無論誰都不可能進行戰爭，而人民是不願意進行戰爭的，他們已厭倦戰爭了，此外也沒有任何明確而且可以理解的目標來作新的戰爭的藉口，人們將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打仗，所以我認爲美國政府的某些代表談論我兩國之間關係惡化，這並不是什麼可怕的東西，鑒於這一切，我認爲新戰爭的危險是不現實的。

(九)問：你是否贊成在我兩國之間交換文化與科學的情報？你是否贊成彼此交換學生、藝術家、學者與教授？

斯大林答：當然。

(十)問：美國與蘇聯是否應當形成長期的共同政策，以幫助遠東各國的人民？

斯大林答：我認爲如果可能的話，這是有益處的。無論如何，我國政府是準備在這東問題上與美國進行共同的政策。

(十一)問：如果美蘇之間商定了貸款與信用借款制度的話，那末這種協定對於美國的經濟會有持久的裨益嗎？

斯大林答：當然這種信用借款制度對於美蘇雙方都會互相有利。(在這裏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然後我問了在歐洲許多國家中產生明顯的關懷的問題」)

問：(十二) 德國美英佔領區未能實行廢除納粹化，這是否造成蘇聯驚慌不安的嚴重的原因？

斯大林答：不，這並不是造成嚴重不安的原因。但當然我們共同綱領的這一部份沒有實行，對於蘇聯，當然是不愉快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斯大林史塔生談話紀錄全文

史塔生說：他感謝斯大林的接見。他，史塔生，請求接見，爲的是表示其對國家元首斯大林的尊敬。他，史塔生，完成了在歐洲各國的有趣旅行，他在旅行的時候特別注意了個別國家的戰後經濟狀況。據他，史塔生的意見，各民族的生活水平對於他們的繁榮有着重要的意義。蘇美間的關係，在戰時有着重要的意義，並且在將來，也有着重要的意義。他，史塔生，瞭解美蘇間經濟體系之區別。蘇聯的經濟，建築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並且共產黨領導着它的發展。在美國存在着私有資本的自由經濟。他，史塔生，很願意知道，斯大林是否想到，這兩個經濟體系可以共存於同一世界中，並可以在戰後彼此合作。

斯大林回答：它們，當然可以彼此合作。它們之間的區別，沒有本質上的意義，因爲問題是說的它們的合作。德國和美國之間的經濟體系是相同的，可是，它們之間仍然發生了戰爭。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經濟體系是不同的，可是他們沒有彼此進行戰爭，而在戰爭的時候却進行過合作。如果兩個不同的體系在戰時可以合作，那麼，它們在和平時候怎麼不能合作呢？當然，不用說，如果願意合作的話，那麼，不同的經濟體系之間也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可是，如果不願意合作的話，那麼，甚至在同一種經濟體系中的國家和人民也可以大打起來。

史塔生說：當然，合作的希望具有着很大的意義，可是在過去，戰前的時候，在兩個國家中，關於不可能合作，做了各種聲明。在戰前，斯大林自己聲明了這一點。可是他，史塔生，願意知道，斯大林是否認爲，戰前的事件和法西斯軸心（即德、日）的敗北改變了形勢，而且，現在，如果願意，蘇美之間的合作是可期待的。

斯大林回答：他無論如何不會說，兩種不同的體系，不能合作。列寧曾經最先說出了兩種體系合作的意義。斯大林說，列寧是我們的導師，而我們，蘇聯人民是列寧的學生。我們從來不會背離列寧的指示，將來還是不會背離列寧的指示。可能的，他，斯大林，說過，一種體系，例如，資本主義體系不願意合作，可是這屬於合作的意願方面而不屬於合作的可能性方面。至於說到合作的可能，那麼他，斯大林，是擁護列寧關於兩種經濟體系間之合作的可能與有希望這種觀點。同樣，說到蘇聯的人民和共產黨對合作的願望，那麼，他們是具有這種願望的。無可爭辯的，這種合作是只會有利於兩國的。

史塔生回答：這是很顯然的。他所提起的那些聲明，斯大林曾經在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和一九三七年全會上發表過。在這些聲明中，談到了「資本主義的包圍」及「壟斷的和帝國主義的發展」。他，史塔生，從斯大林今天的聲明中，得到結論。現在，在德日敗北以後，形勢已起了變化。

斯大林聲明：無論在那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無論在那一次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他，斯大林，沒有說過，也不能說過兩個體系合作之不可能。他，斯大林，說過，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包圍及進攻蘇聯的危險。如果一方面不想合作，那麼，這就是意味着進攻威脅的存在。真的，不願意跟蘇聯合作的德國，進攻了蘇聯。蘇聯可以跟德國合作嗎？是的，蘇聯可以跟德國合作，可是德國人不會願意合作。在相反的情形下，蘇聯是會像跟任何其他國家合作一樣，跟德國合作的。請看罷，這是屬於意願方面，而不是屬於合作之可能方面的。

必須將可能合作與合作意願之間分別開。合作的可能永遠存在着，可是不是永遠都有合作的意願。如果一方面不願意合作，那麼結果將發生糾紛，戰爭。

史塔生說：意願應當是相互的。

斯大林回答：他應當證明那件事實，即俄國人具有合作的意願。

史塔生說：他樂於聆聽這件事，他想談談斯大林關於美、德之間經濟體系相同之聲明。他必須說，當

德國開始了戰爭的時候，美、德之間的經濟體系便有了區別。

斯大林不同意這種意見，說道：美國和德國在制度方面不同，但是在經濟體系方面却沒有區別。制度是暫時的，政治的要素。

史塔生說：有很多人寫過，資本主義體系產生着壟斷、帝國主義和壓迫工人的災難。根據他，史塔生的意思，美國已達到了豫防資本主義底壟斷和帝國主義趨向的發展，同時，美國工人享有的發言權，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能想到的，要廣泛得多。美國的經濟體系與在希特勒德國存在過的那種經濟體系之不同處，就在此。

斯大林說：不應當迷戀於相互的批評體系。每一個民族都擁護他們願意與能夠擁護的那種體系。歷史會證明那種體系好些，應該尊重人民所選擇的和贊同的體系。美國的體系不好還是好，——這是美國人民的事。爲了合作，不需要兩個民族有同一的體系。必須尊重人民所贊同的制度。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可能合作。

至於說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麼，他們，當然不能預見到他們死後過了四十年所發生的事。

有人稱蘇維埃體系爲極權的體系或獨裁的體系，而蘇聯人民稱美國的體系爲壟斷的資本主義。如果雙方相互惡罵爲壟斷者或極權者，那麼合作便辦不到。應當從人民所贊同的兩種體系之存在的歷史事實爲出發。只有以此爲基礎才可能合作。

至於說到熱中於批評壟斷主義和極權主義，那麼這是宣傳，而他，斯大林，不是宣傳者，而是一個事業家。斯大林說，我們不應當是宗派主義者。當人民願意改變體系的時候，他們便會做這件事。當他，斯大林，跟羅斯福會面並討論戰爭問題的時候，他和羅斯福彼此並沒有互罵爲壟斷主義者或極權主義者。這大大幫助了他和羅斯福建立相互合作，及獲得戰勝敵人。

史塔生說：戰爭結束以後，雙方的這種批評，是引起了誤解的原因之一。他，史塔生，很想知道，斯

大林是否希望，如果蘇美間在將來建立起合作的時候，要更廣泛地交換思想、大學生、教師、演員、旅行者。

斯大林答說：如果將來建立起合作的話，這是必然的。貨物交換，會進到人員的交換。

史塔生說：過去蘇美間之所以發生誤解，是由於蘇方不願意交換思想，這會表現在對外國記者自莫斯科發出的報導施行檢查上面。例如，拒絕准許「紐約先驅論壇報」在莫斯科有自己的記者這件事，是蘇美兩國人民間互相瞭解不存在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答說：拒絕發給「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的許可證這件事確實有過。可是，這種誤解是偶然的現象，它和蘇聯政府的政策沒有關係。他，斯大林，知道「紐約先驅論壇報」是堅實的報紙。美國一部份記者對蘇聯的態度不好這件事同樣也有意義。

史塔生答說：這樣的記者確實有。「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曾被准許留居莫斯科，但那只是在外長會議的時候。現在該報提出了派遣自己的常住記者到莫斯科的問題。「紐約先驅論壇報」是共和黨人的一個主要機關報，它在共和黨人於國會中佔有大多數議席以後的現在更具有重大的意義。

斯大林說：「這都是一樣，因為我們看不出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有大的區別」。至於說到記者的問題，那麼，他，斯大林，記起了一件事。在德黑蘭三強舉行了會議，會上他們在友誼的氣氛中做了很好的工作。有一個美國記者，他，斯大林，現在記不起他的名字，他發出一個消息，說鐵摩柯元帥列席了德黑蘭會議，雖然鐵氏實際上並不在那裏，並且說，他，斯大林，在午餐時打了鐵摩柯元帥列席了德黑蘭會議的虛構。這是什麼呢？需要誇獎這樣的記者嗎？在德黑蘭會議的參加者祝賀邱吉爾六十九歲生日的午餐時，邱吉爾、伯騰克、列希和其他等共約三十人在席，他們可以作證人，任何類似的人都沒有過。而且，這個記者把自己捏造的消息送給報紙，這個消息刊載在美國的報紙上。可以相信這樣的記者嗎？斯大林說，我們不認為在這裏美國或其政策有過錯。可是這樣的事件是有的，這件事造成着蘇聯人的不好情緒。

史塔生說：記者送發不正確的消息之不負責任的行爲之例子，當然有的。可是，其他的記者糾正着頭一種人的錯誤，過了一些時候，人們便知道，那種記者可以信賴，那種記者不能信賴，結果，我們便看到，人們爲了偉大的軍事努力而瞭解而團結一致。

斯大林答說：這是對的。

史塔生說：任何一次，當記者發表了顯然故意完全不正確的聲明的時候，他的報紙便召回他，這樣一來，我們的報紙便爲自己建立起有才能的正直的記者之幹部。

斯大林說：開初這些記者寫着聳動聽聞的消息，報紙刊載它們，賺到錢，而以後便辭退這些記者。

史塔生說：出版、貿易和文化交流——這就是兩個體系應當在其中找到相互融洽的方法之那些範圍。

斯大林說：這是對的。

史塔生說：據他想，要是對記者的新聞不實行檢查，那麼，這將是我們人民間之合作及相互瞭解的勝於任何其他的基础。

斯大林說：在蘇聯很難不實行檢查。莫洛托夫曾數次嚐試作這件事，可是一點也沒有收效。任何一次，當蘇聯政府廢除了檢查制度的時候，便要後悔它這樣做了，又重新實行它。前年秋天，蘇聯曾經廢除了檢查制度。他，斯大林，是在休假中，於是記者們開始寫道，莫洛托夫強迫斯大林去休假，而後來，他們又開始寫道，他，斯大林，將回來並把莫洛托夫趕走。這樣一來，這些記者把蘇聯政府描畫爲自成一類的動物園的樣子。當然，蘇聯人是很生氣的，於是必須重新實行檢查。

史塔生說：正如他現在所了解，斯大林認爲合作是可能的，假使有合作之意志與願望的話。

斯大林答道：這是完全對的。

史塔生說：機械化與電氣化對提高生活水準事業具有巨大之意義，而利用原子能于工業方面，對全世界人民，蘇聯與美國人民亦在內，都有重大之意義。他，史塔生，認爲設立監察、管制，並宣佈利用原子

能于軍事之目的爲非法這種事業，對世界全體人民都有重大意義。關於在將來對監督與調整原子能之生產以及將其用于和平事業之協定的製就斯大林是否認爲有前途呢？

斯大林答道：他是期待這個的。美國與蘇聯之間在這個問題上面存有重大的分歧點，但是，最後，正如他，斯大林所希望，雙方會互相諒解的。根據他，斯大林的意見，國際之監察與管制將建立起來，這將具有巨大之意義。利用原子能于和平之目的。在生產過程中將引起巨大改革。關於使用原子能在軍事目的方面，那末，這一點，十分可能，要被禁止的。人民的良心與意願是要求這樣做的。

史塔生說：這是最重要問題之一。假使它將被決定，原子能對全世界人民會成爲最偉大的善行，否則，它將是最大之詛咒。

斯大林說：正如他所想像，國際管制與監察是會建立起來的。此事現正向着這方面發展。

史塔生感謝斯大林此次會談。

斯大林回答說：他聽從史塔生支配，俄國人都很尊重自己的客人。

史塔生說：他曾于舊金山會議時，跟莫洛托夫非正式會談過。這次會談結果，是邀請我訪問俄國。

斯大林說：正如他所想像，目前歐洲是正處於很不好的狀況中。關於此點，史塔生先生你以爲如何？

史塔生答道：一般地說來，這是對的，可是，有少數國家，却未蒙受到戰爭之災害，這些國家並未處于十分惡劣的情況中，比如：瑞士與捷克斯拉夫。

斯大林說：瑞士與捷克斯拉夫都是小的國家。

史塔生說：大的國家刻正陷于異常惡劣之境域裏。據在這些國家面前的經濟問題，就是財政、燃料和糧食諸問題。

斯大林聲明：歐洲是全世界這樣的一部分，在那裏有很多的工場和工廠，但是却感到燃料和糧食缺乏不足。悲劇就在這裏。

史塔生說：魯爾採掘煤炭水平頗低，以致引起歐洲煤炭之不足。

斯大林說：在英國同樣感覺到煤炭缺乏，這是非常令人不可思議的。

史塔生說：幸運的是美國煤炭的開採，處于高的水平，每晝夜可以採掘二百萬噸畢士明煤。因此，美國能將大部分煤炭送至歐洲。

斯大林說：美國現在所處之情況不壞，美國有兩個大洋保護着，與其毗隣者，北部為弱國加拿大，而南方則是弱國墨西哥，美國絲毫不必怕這兩個國家。美國在獨立戰爭後六十年間沒有打過仗，享受了和平，這一切都幫助了美國迅速發展起來。除此而外，美國居民，是人們中很早即脫離帝王與土地貴族階級之羈絆，而成為了解放者的。這種情勢亦協助了美國的蓬勃發展。

史塔生說：他的曾祖由捷克斯拉夫逃開了帝國主義。當然，美國的地理形勢大有助於美國。史塔生說，我們是幸運的。敵人在離我們海岸之遠地方，遭受了慘敗。美國正處在進行改造及戰後恢復大規模生產的狀態中。現時的任務在於避免不景氣和經濟危機。

斯大林問：美國的經濟危機會來到嗎？

史塔生答說：他不相信經濟危機會到來。他，史塔生，相信美國的資本主義可以調節，生產可以穩定在避免了某種嚴重的經濟危機之高度水平上。可是，主要的任務在於避免美國經濟體制中的危機。可是，如果政府施行英明的政策，如果估計到一九二九——三〇年的教訓，那麼在美國佔主要地位的將是被調節的，而不是壟斷的資本主義，這可使危機避免。

斯大林說：要做到這點，需要一個具有最大決心的和非常强有力的政府。

史塔生說：這是對的，除此而外，人民還應當明瞭用以穩定與支持經濟體制的各種辦法，這是新的任務，因為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不曾有過與此並行的。

斯大林說：美國具有一種良好條件，這種條件在於兩種事實，就是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兩個競爭者

德國和日本——已經不存在了。由於這種結果，對美國貨物的需要正在增加着，而這就為美國之發展造成着良好的條件。如歐洲，中國和日本這樣的市場，已為美國開放了。這幫助着美國，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條件。

史塔生說：從另一方面說來，在這些市場上沒有支付的金錢，因此，它們是美國的負擔，而不是美國發財的場所。可是，當然，帝國主義危險的兩個傳播者——德國和日本的不存在，從和平觀點看來，對美國及其他國家，是一種巨大的福祉。當然，世界貿易在過去對美國不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因素。美國的市場只限於美國的範圍以內或西半球的範圍以內。

斯大林說：例如，在戰前，美國的生產品百分之十輸出到其他國家。至於說到購買力的話，那麼，他斯大林認為，商人能找到錢，使用它來購買美國貨物，轉售給他們本國的農民。在中國、日本，在歐洲和南美洲的商人都積蓄下了金錢。現在，美國的輸出可能增至百分之二十，這對不對？

史塔生說：他不以為如此。

斯大林問道：「真的嗎？」

史塔生肯定的答說：如果美國的輸出增至百分之十五的話，那麼他將認為美國是幸運的。大部份商人蓄積下了地方上的鈔票，這種鈔票不能廣泛流通，不能應用於國際匯兌。因此，據他，史塔生的估計，美國的輸出不能超過百分之十五。

斯大林說：可是，如果注意到美國的生產規模，那麼，百分之十五，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史塔生贊同這個意見。

斯大林說：據說，美國工業此刻有很多定貨。這對不對？據說，美國的工廠無法完成這些定貨，並且所有的工廠都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在工作着。這件事對不對？

史塔生答說：這是對的，可是這些都是國內性質的定貨。

斯大林指出：這是極重要的。

史塔生說：在糧食、婦女服裝和皮鞋方面，能於供應需求，但車床、汽車和火車頭的生產，則是落後的。

斯大林說：在美國報上有着這樣的消息，說經濟危機行將到來。

史塔生說：在報上有這樣的消息，說去年十一月間，美國失業工人的人數達八百萬人。可是，這些消息原來是不正確的。任務在於平衡高度的生產水平，求得經濟的穩定及經濟危機的避免。

斯大林指出說：史塔生大概是說生產的調節。

史塔生答說：這是對的，並且說美國有人硬說將有不景氣，但他，史塔生，態度更樂觀地，認定美國可能避免不景氣，因為他，史塔生，能够指出人們比從前更深刻瞭解調節這件事實之存在。

斯大林問道：「可是實業界的人物，他們是否願意被調節和受限制呢？」

史塔生說：實業界的人物，通常却反對這個。

斯大林指出：當然他們會要反對。

史塔生說：可是，他們懂得，不該重複一九二九年的不景氣，並且，他們現在更好地瞭解調節的必要。當然需要調節的高度水平，大量的決議，以及政府的理智之行動。

斯大林說：這是對的。

史塔生說：在政府的各種體系和形式之下，這都是必需的。如果在任何政府的形式之下做了錯誤，那麼，這對人民是不好的。

斯大林同意這個意見。

史塔生說：日本和德國已證明了這一點。

斯大林說：在這些國家中，那些對於經濟完全外行的軍人操縱了經濟，例如在日本，便是那個只懂得

如何打仗的東條支配了經濟。

史塔生說：這是對的，他，史塔生感謝斯大林讓他能够與斯大林進行會談，及感謝斯大林給他撥出時間。

斯大林問史塔生打算在蘇聯居留多久。

史塔生答說：他明天去基輔，然後他想表明他對斯大林格勒的英勇保衛者的敬重，在這以後，他打算取道列寧格勒離開蘇聯。當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時候，他，史塔生，正在太平洋美艦上，在那裏的人們很緊張地注意着斯大林格勒的英勇史蹟。

斯大林說：海軍大將尼米茲，顯然是一個很著名的海軍領導者。

斯大林問道：史塔生到過列寧格勒嗎？

史塔生說：他還沒有到過列寧格勒，他準備取道列寧格勒離開蘇聯。

斯大林說：他在跟史塔生的會談中收穫甚多。

史塔生說：他從跟斯大林的談話中，對他的研究經濟問題方面獲益不淺。

斯大林說：他在戰前同樣很多地研究過經濟問題，他之成爲軍人是由於需要。

史塔生問說：他可以拿巴甫洛夫所寫的會談記錄嗎？他，史塔生，可否獲得許可，當會見記者時談及此次會談嗎？

斯大林說：史塔生可以領到會談記錄，史塔生當然可以跟記者談及關於會談的事，因爲這裏沒有什麼隱藏的。

【附言】此項：斯大林與史塔生先生會談記錄的全文，已在莫斯科交給史塔生，同時史塔生的談話原文係經史塔生認可的，而斯大林談話原文也是經斯大林認可的。

然而美國報上所刊載的會談全文中，有不少任意更改與不正確之處。

一九四七年四月

斯大林發表賀詞

紀念莫斯科建城八百週年

值此我國首都八百周年紀念日謹向她——莫斯科致敬。

今天，全國都紀念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全國紀念它不是形式的，而是帶着由於莫斯科對祖國的偉大功勳而產生的熱愛感和敬重心情來紀念她。

莫斯科的功勳不僅在於：她在我國歷史上曾三次把我們祖國從外國壓迫下解放出來；從蒙古的羈絆，波蘭立陶宛的蹂躪和法國的侵犯中解放出來。莫斯科的功勳首先在於：她曾經成爲團結王公割據的俄羅斯變爲具有統一政府所領導的統一國家之基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她不能夠從封建割據和諸侯稱亂中解放出來，那麼她就不能打算保持自己的獨立，打算真正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只有團結爲統一的中央政府，才能打算獲得重要的文化經濟發展的可能，才有確定自己獨立的可能。莫斯科的歷史功績還在於：她過去和現在都是創造俄羅斯中央化國家底基礎和發源地。

但是，莫斯科對祖國的功勳，並不以此爲限。莫斯科自從按照偉大列寧的意志而建爲我國首都以後，她成了新的蘇維埃時代的旗手。

現在，莫斯科不僅是建設新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鼓舞者，它以勞動階級政權，代替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同時也是勞動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奴役的解放運動的宣告者。

現在，莫斯科不僅是建設新蘇維埃民主的鼓舞者，這種民主廢除了任何直接間接的公民權、性別、種

族、民族的不平等，這種民主保證了勞動權、平等勞動及平等工資的權利；同時也是世界上一切勞動人民，一切被壓迫的種族從金融財閥和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自己而鬥爭的旗幟。不必懷疑，沒有這種政策，莫斯科則不可能在我國多民族的國家裏，成爲組織各民族友誼和兄弟合作的心臟。

現在，莫斯科不僅是建設首都勞動者新生活的發源地。這種生活已經免於千百萬貧民和失業者之挨餓受凍的威脅；同時，莫斯科是世界各首都都在上述方面的模範。歐洲、亞洲和美國各大首都的最嚴重的致命傷，乃是它們包藏有貧民窟，其中數百萬破產的勞動者被投入凍餓和慢性的苦難的死亡。莫斯科的功勳在於：她完全消除了這些貧民窟，並使勞動者從地窖和貧民的茅屋遷入資產階級的廳堂和房屋，遷入蘇維埃政權建築起來的新的整齊的房屋。

最後，莫斯科的功勳在於：她是爲各國鞏固的和平和友誼而鬥爭的宣告者，反對新戰爭挑撥者而鬥爭的宣告者。對於帝國主義者說來，戰爭是他們最有利可圖的一項。不用奇怪，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正在盡一切可能努力煽動新的戰爭。莫斯科的功勳在於：她不斷地揭穿新戰爭的挑撥者，並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團結在和平旗幟的週圍。衆所週知，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到莫斯科，把她看成爲是偉大愛好和平各國的首都，看成爲是和平的強大支柱。

今天我國就是以這種熱愛和敬重自己首都的心情，爲上述那種功勳來紀念莫斯科八百年。
我們強大而親愛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莫斯科萬歲！

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

附

錄

：

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

兼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

——於偉大十月革命廿八週年紀念日演說全文——

同志們！

在幾年的艱苦戰爭以後，今天，我們在和平與戰勝法西斯主義的光榮的勝利之條件下，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八週年紀念。（鼓掌）

反對損害我國和損害全歐洲的希特勒德國之四年戰爭，以及在東方反對侵略的日本之戰爭（我們在今年秋天會不加入這個戰爭），已經過去了。在蘇聯人民起着決定作用的這一英勇鬥爭中，為全世界各民族爭得了和平，肅清了東西兩方的世界法西斯主義和世界侵略的主要策源地。現在，我們有了可能來恢復到和平的勞動，以便鞏固我們的勝利。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過的：「我們的蘇維埃人民，為了勝利，沒有憐惜力量與勞動。我們曾經歷困難的年頭，可是，於今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說：我們勝利了。從今以後，我們可以認為我們的祖國在西方免除了德國侵襲的威脅，在東方免除了日本侵襲的威脅，期待已久的全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到來了」。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蘇聯

德國人闖入我國時，曾指望他們的強盜式侵襲的突然性將保證其成功。不僅僅在德國而且也在其他國家中，許多人都認為蘇聯是支持不久的，認為經過幾個禮拜，最高限度經過幾個月，德國就會要擊潰蘇聯

希特勒就會要慶祝勝利。當希特勒份子在西歐取得了比較輕易的成功之後，許多人都認為上述的情況是必然的。作這種結論的，首先是一般地不承認俄國十月革命之「規律性」的那些人，同樣是無能於瞭解我們的革命所創造的蘇維埃國家真正的人民之特質的那些人。德國之侵襲蘇聯，對於我們的國外朋友，也會是偉大的考驗，他們會屏氣靜息的注視着我國在戰爭第一個時期所遭遇的那種特殊的困難。

雖然受到突然的侵襲，蘇聯終於站住了腳。蘇聯在戰爭頭一時期所遭遇的物質損失和沉重創傷，沒有擊破蘇聯的體質和精神的威力。紅軍能於改組自己並彌補其受到的起初的突擊之損失。蘇維埃人民緊張起了自己的力量並保證了給予敵人以毀滅的抗擊。大家都還記得那個時候，當時我們的軍隊開頭在戰線的個別地段上由防禦轉到了進攻，以後則轉到了全線的進攻。

自衛的利益確定了大小民主國家結成反希特勒的統一戰線之必要性。大家知道，英蘇美同盟順利地完成了其在組織民主國家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共同鬥爭中的歷史任務。大家也知道，西歐第二戰場的開闢，當德國陷於兩條戰線的夾擊中時，曾使德國法西斯主義處於絕望的情況中。同時，不能忘記，蘇德戰線上的情況還在第二戰場的開闢一年以前，就起了根本的轉變。當時，希特勒份子的軍隊，在紅軍的猛烈的愈益增強的突擊下，曾可恥地向後奔逃。（長久的鼓掌）

如是，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國家，不僅能於防衛法西斯的侵襲，而且能於轉到進攻，以結束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主要策源地。這時候，大家就看清了，蘇維埃政權並不像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的沙皇主義的陳腐政權。

因此顯而易見，蘇維埃國家能於光榮地保衛自己，並且能於經受起國家歷史上所僅有過的最困難的考驗。（鼓掌）

希特勒德國不僅威脅了蘇維埃國家。還在侵襲蘇聯以前德國法西斯份子奪取了挪威、比利時、荷蘭、法國、希臘、南斯拉夫。成了德國人的同盟者的，不僅僅有法西斯的意大利，而且還有歐洲的一些其他

國家。這些國家會同德國締結軍事同盟。西班牙以及某些其他國家，給了希特勒以半公開的支援，希特勒份子侵襲的威脅會籠罩着英國。假使侵襲蘇聯成功了的話，那末，整個歐洲都會陷落於希特勒的鐵蹄之下。

希特勒份子已經用各種各樣的腔調形容了他們將在歐洲建立的「新秩序」。如吉司林和賴伐爾之流那樣的一切法西斯應聲蟲已經擔當起了爲了他們的德國主子的利益之工作。希特勒主義的統治，到處都是用消滅任何的民主組織和肅清勞動階級的任何政治權利之方法而建立的。同時，希特勒份子從各被奴役的國家軍擄掠和榨取了所有的物質資源，以便愈益增多的武裝和供給其法西斯強盜匪幫。侵襲蘇聯的開頭成功更加衝昏了希特勒份子的頭腦。他們開始了更加露骨地不僅叫喊其對歐洲的統治，而且叫喊其統治世界的貪圖。對全世界揭露了他們的危險計劃——德國人種統治歐洲（並且不僅是歐洲）的其他民族之冒險計劃。「高等人種」統治那被指爲「下等人種」的其他民族之德國法西斯理論便成了歐洲文明存在的直接威脅。

在被希特勒匪徒們所闖入的那些國家中，人民原來是對於抗擊法西斯侵略者的事情準備得差池。只是由於優秀的愛國志士——民主主義者的努力，才逐漸的結成和生長抵抗侵略者的民主力量。可是，甚至就像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那裏的全體人民都給了反侵略者的起義以支援，也都未能打破希特勒主義的軍事力量。只是當着我們的軍隊轉到了進攻，開始了粉碎德國軍隊，打落了德軍常勝的威風的時候，才造成了解放被德國帝國主義者所奴役的各民族之廣大可能性。紅軍之向西推進，給了其毗隣國家及歐洲其他民族以解放。這時候，蘇維埃軍隊與其同盟者的軍隊一起，已是起着歐洲各國——包括那些破裂了與德國的同盟並且已站在爲肅清法西斯主義而鬥爭的各民族之行列中的那些國家——的解放者之作用了。

如是，把歐洲各國從希特勒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將以最光榮篇幅記載於我們勝利的紅軍之歷史。上。（掌聲雷動）

法西斯的意大利最先是在那挑起了歐洲戰爭的德國方面去的。到開始侵蘇聯的時候，羅馬尼亞，匈牙利，芬蘭等國的政府，同希特勒德國締結了軍事同盟，將其國家推入反蘇戰爭中。以當時的由希特勒份子的間諜所組成的政府為首的保加利亞也成了德國的同盟者。這樣一來，如果把某些例外拋開不說的話，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實行法西斯統治的歐洲各國，都把自己的命運同希特勒德國的命運連繫了在一塊。因此德國的失敗，不僅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失敗，德國的失敗會使歐洲其他國家內的法西斯主義也歸於失敗。

所以，應該認為不僅在粉碎德國法西斯主義方面，而且也在軍事上和政治精神上粉碎全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方面，我們的勝利都有大的意義。（鼓掌）

歐洲戰爭完結以後，在同盟列強面前會擺着肅清在東方的日本侵略之任務，以便加速恢復全世界的和平。根據蘇聯與其同盟者之間所存在的相互責任，以及由於我們在東方的安全利益之迫切要求，蘇聯不能袖手旁觀的不參加這一任務之解決。我們大家記得，日本過去不止一次的侵襲了我國，並且在東方對於我國存在過日本侵襲的經常的威脅。一切這些都使蘇聯之加入反日戰爭成了不可避免的。自從德國法西斯主義在蘇德戰線上開始遭到接二連三的失敗那時候起就已經預定了在東方的日本侵略之歸宿，這是不難瞭解的。最後，蘇聯之出兵反對日本，加速了日本之失敗，如是也就加速了東方戰爭的完結。

日本沿着希特勒德國的道路而在同盟國面前投降了。遭到了破壞的不僅是德國帝國主義統治歐洲的計劃，而且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亞洲的企圖。同時，就在不久以前，無論西方或東方的法西斯黨都認為這些計劃僅僅是爭奪世界統治的一個階段而已。這就以自己的例證表明了這種侵略意圖之在現代時期中如何的眼光狹窄和冒險貪心。東方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主要策源地日本帝國主義之失敗，以及中國之從日本侵略者壓迫下解放出來，對於亞洲（並且不僅僅於亞洲）各國的民主發展有着巨大的進步意義。鞏固這一勝利，是一切民主國家的利益。因此，蘇聯之認為同盟者之間所進行的關於基本的同盟強國確立對日本投降

條件之應有的監督之談判，有着這麼巨大的意義，是很明顯的。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掃除已往發生的障礙。但是蘇聯相信，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深刻的自覺到必需鞏固戰勝侵略的日本之勝利以及爲了這個而造成同盟強國間合作的相當條件。

無論德國或日本，都會不能不在同盟者面前無條件投降。這樣一來，英蘇美同盟達到了他們所規定的目的。現在，我國的人們都很滿意地自覺到在爲了民主國家利益而勝利結束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特別是在肅清最危險的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策源地——希特勒德國之鬥爭中，決定的作用是屬於蘇聯。蘇維埃人民會把自己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稱爲偉大的祖國戰爭。其他國家的愛國志士以蘇聯人民爲模範，學習了應該如何爲自己的祖國和爲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而奮鬥。同樣大家知道，蘇聯人民，不僅僅解放了自己的國家，而且爲着恢復全歐洲的和平與自由進行了英勇的鬥爭。

一年以前，斯大林同志說過：

「現在，大家都承認，蘇聯人民以其自我犧牲的鬥爭挽救了歐洲文明免於法西斯敗類所毀滅。蘇聯人民在人類歷史面前的偉大功勳就在這裏」。〔長久的鼓掌〕

二 全世界和平之建立與愛好和平人民之利益

在很多關係上，而且首先就各國人民參加此次戰爭的範圍，以及就戰爭所引起的人力犧牲和物質損失的數量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全球五分之四的居民都在某種程度上參加了最近這次世界大戰。在兩個交戰營壘中，被動員的人數達到了一萬萬一千萬以上。差不多不可能指出一個在這幾年中會是實際上中立的國家來。既然慫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說，不曾及時採取辦法去反對會掀起這次其範圍空前未有的戰爭之法西斯主義的侵略勢力，人類就付出不可計數的人命和很多國家的破產。

我國人民曾被迫的進行戰爭，他們宣佈了偉大的祖國戰爭以回答侵略。希特勒德國侵犯蘇聯，不只是

爲了要兼佔我們的領土和消滅蘇維埃國家。希特勒主義會宣揚他的目的是殲滅俄國人和一切斯拉夫人。直到俄國人民和蘇聯其他各族人民依據斯大林的一切爲了戰爭」的號召而實行了完全改造，以及最後在他們打了德國軍隊的脊骨以前，兇殘的希特勒份子在被他們所佔的領土上實施他們的仇恨人類之目的時，會是无所不爲的。忘記了這個，便會是對於千百萬毫無罪過而犧牲了的人們之紀念的罪惡，便會是對於他們的寡孤的家屬的罪惡，便會是對於全體人民的罪惡。同樣不能忘記，很多個月的期間，在蘇維埃領土上實行過搶劫的德國強盜和他們的同盟者使我們遭受了多麼巨大的物質的損失。對於這一切，首先是戰爭的主要罪犯必須負責。

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完全的或者部份的破壞了和燒毀了一千七百一十個城市和七萬多大小村莊，燒毀了和破壞了六百多萬座房屋，並且使大約二千五百萬人無家可歸。在被破壞了和受損害最大的城市裏邊有我國最大的工業和文化中心，如：斯大林城，塞瓦斯托波爾，列寧城，畿輔，明斯克，敖德薩，斯摩稜斯克，哈爾科夫，伏龍聶芝，頓河上的羅斯托夫以及很多其他的城市。希特勒份子破壞了和損害了三萬一千八百五十個工業企業。在這些企業中，會有四百萬工人和職員工作。希特勒份子破壞了和搶劫了九萬八千個集體農莊，其中大多數是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的集體農莊。他們宰殺了，搶去了和往德國運走了七百萬匹馬，一千七百萬頭牛，數千萬頭豬和羊。單是國民經濟和我們的公民遭受的直接損失，國家非常委員會推定爲六千七百萬盧布（依國家的價格計算）。我們不能忘記這一切，並且必需要求掀起了戰爭的那些國家，那怕是部份的賠償所引起的損失。蘇維埃人民這種願望的公正性是無可爭辯的。也不能不注意到三強柏林會議關於要德國賠款的決議還未得到令人滿意的執行。

可是我們中間沒有對戰敗民族實行報仇政策的擁護者。斯大林同志會不止一次的指出過，報仇的情緒也同因屈辱而報復的情緒一樣，是政治上和各民族間的關係中庸劣的顧問。對於被戰勝的各民族，我們必須不是以報仇的情緒爲指南，而是要作到阻得新的侵略之發生，使可能的新侵略者在各民族人民中處於最

孤立的地位。作我們的指南的不應當是過去的屈辱，而應當是戰後時期保護各民族人民的和平與安全之利益。

無可爭辯的，保證堅固和平之利益要求愛好和平的人民擁有必須的武力。這個最低限度是對於擔負着保證和平的主要責任那些國家有關係的。但是，保護和平的利益與國外的某些帝國主義政策之特別狂熱的擁護者正在宣傳着的偉大列強軍備競爭政策是毫無相同之處的。因為這種關係，必須說到原子力的發現和原子炸彈。在對日戰爭中，這種炸彈的應用證明了他的巨大的破壞力。但是原子力還未應用為警告侵略或者保護和平之對象。另一方面，在現時不能有這樣大規模的技術的祕密能夠成爲只是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狹隘的國家集團的所有物。因此原子力的發現既不應該鼓勵對於這種發現之應用作爲力量對的外交把戲之醉心蓄意，也不應該鼓勵對於愛好和平人民的未來之漠不關心。

在建立國家同盟和國家集團以作爲保衛一定的對外利益之工具這個問題的週圍，也有着不少的喧噪。蘇聯從來沒有參加過用以反對其他愛好和平國家之列強的集團。都知道，在西方，這樣的企圖曾經有過不止一次。在過去，許多這種集團的具有反蘇聯的性質也是彰明昭著的。最低限度，西方列強之同盟和集團的歷史，也證明他們之効力於制裁侵略者的事業反而不及於効力鼓勵侵略，首先是鼓勵德國方面的侵略。這就是爲什麼蘇聯和其他愛好和平國家方面在這種關係上的警覺性，不應該減弱。

全世界和平的恢復，絕不是，而且也不能夠是把各國間的關係恢復到戰前的狀況。因爲在某種期限內，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脫出了能够左右整個國際生活的偉大列強的行列。所以，在同盟國方面以反對這些國家的侵略性之復活的，而同時又不妨礙這些國家興起和發展爲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爲目的的聯合監督，還對他們實行着的時期中，這是對的。許多法西斯的和半法西斯的國家轉上了民主的道路，並且現時正在與同盟國建立着友好關係，這個事實，對於歐洲的未來也有不小的意義。不但不應妨礙，而且必須協助在這些國家中的民主基礎的鞏固，大概是明顯的。

不可不指出，連在同盟國的營壘中，戰爭也引起了不少的變動。一般的，這些國家中的反動勢力很大程度的從原有地位上被排斥了，因而為各種舊的和新的民主政黨掃清了道路。在歐洲某些國家中，實行了這樣的根本的社會改革，比如肅清了已經過時的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轉交給了貧苦的農民，這個正破壞了反動的法西斯勢力過去的基礎，並且激勵着這些國家中的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現時，在某些國家中已把這樣的重要的經濟改革，比如：大工業國有化，八小時工作以及其他等等列入了議事日程。這個正在給歐洲和歐洲以外的蒸蒸日上民主運動的隊伍賦予新的精神和信心。某些反動刊物正企圖把這些勇敢的民主改革的施行描寫成爲主要的是蘇聯的影響之加強。這種論據的沒有力量是很顯然的。因爲誰都知道，這類的問題在歐洲先進國家中，還在以前也已經很有成效的解決過了。

這並不是說，法西斯主義的勢力已經最後的肅清了，並且可以不必再顧及他了。你們都讀過關於解放後的歐洲的三強克里米亞宣言，其中說道：「歐洲秩序的建立和民族經濟生活之改造，必須以這樣的方法去達到，這種方法容許獲得了解放的各民族消滅納粹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遺跡，並且依照他們自己的選擇建立各種民主制度」。爲了保證克里米亞宣言的正確執行，還須再下不少工夫。但是無可懷疑的，不管存着一切不好的結果，以勝利完結了的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在很多關係上都促進了歐洲政治氣氛的刷新，並且從所未有的爲反法西斯主義勢力的復興和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無疑的，這樣的情勢，是符合於各愛好和平國家之利益的。並且應該期望，在歐洲各國人民中，必須「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遺跡」的覺悟，還更大的鞏固起來。

蘇聯永遠都會忠實於鞏固一切愛好和平國家間的正常關係之政策。在戰爭的年份，蘇聯同英國和美國，同法國和中國，同波蘭，捷克斯拉夫與南斯拉夫，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並且現在幾乎同這一切國家都訂立了長期的同盟和互助條約，以反對會是最近這次世界大戰中之主要侵略者那些國家方面的可能的新侵略。我們這方面，也正在盡力同放棄了仇視和不信任蘇聯之政策的其他各國建立正常的和良好的關係。

我國同許多外國方面的商業經濟關係的發展，也正在促進着這個。同他們的文化關係也正在加強着。

現時正在試驗着戰爭時期中形成的英蘇美反希特勒同盟的堅固性。在發生着戰後時期的一切新問題的條件之下，這個同盟是否同樣有力的或能夠共同解決問題的呢？倫敦五強外長會議的失敗，是對這一點的一定的警告。但是在英蘇美同盟中的困難，就是在戰爭時期也會有過。可是三強同盟會善於（雖然並不是時常都立刻的）爲着各大小國家之整個反希特勒同盟的利益，並且估計到繼續鞏固偉大民主列強合作之必要而找得當前任務的正確解決。

最後，在本年會創立新的國際機構「聯合國」。他是按英蘇美同盟之發起而組織起來的。這一來這個同盟便自己擔負起了這新的國際機構將來工作之結果的主要責任。我們明白「聯合國」機構不應該與在對抗侵略和在組織力量去反抗已發生之侵略這些問題中，成了毫無能力的那個國際聯盟相像。新的機構也不應成爲任何一個偉大強國的工具。因爲任何一個國家對整個世界事件之領導作用的貪圖，也如對統治世界的貪圖一樣，是無能爲力的。只有自己肩負起了戰爭的重擔和保證了各民主國家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之強國的共同努力，只有這樣的合作，纔能够促進新國際機構的工作之成功，並使其於短期和平有利。爲了這個，只是說出善意的願望是不够的。還必須要證明對於爲了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而這樣合作的能力。蘇聯在保衛各國人民之和平與安全上過去曾是，並且將來還是可靠的支柱。蘇聯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準備着證明這一點。（長久的鼓掌）

三 蘇維埃國家之往前鞏固與蘇維埃民主之發展

對德國的四年戰爭，曾是對蘇維埃國家一切力量的考驗。蘇聯光榮地經受了這一考驗。一次又一次的更加證實了永垂不朽的偉大列寧的話：

「任何時候也不能戰勝那個人民，如這個人民中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知道了，感覺到了，看見了他們

所保衛的是自己的，蘇維埃的政權——勞動者的政權，他們所保衛的事業之勝利，能於保證他們及他們的子孫可能享受一切的文化福利，人類勞動的一切成果。」（鼓掌）

紅軍在這次戰爭中會是光榮的勝利者。他鍛鍊成了鞏固的武裝力量，他的蘇維埃的戰鬥精神更加強烈了。現時千千萬萬人山紅軍部隊內歸回家鄉，從事和平勞動。這些人對於集體農莊，製造廠，工廠，對於現在已開始實現使社會主義建設新的高漲之偉大任務的我們整個祖國是極其需要的。現在蘇維埃人民是前所未有的地團結於自己的黨之周圍，並且以組織完善的行列，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之下向前邁進着。在戰爭的困難年份，有英明老練的蘇聯領袖，偉大的斯大林率領紅軍和蘇維埃人民勇往直前這是我們的幸福（熱烈的，長久不息的鼓掌。全體起立）。戰爭的光榮勝利將同着斯大林大元帥之名字載入我國的歷史和全世界的歷史之篇幅（熱烈的長久的鼓掌）。現在我們在偉大領袖和組織者斯大林領導之下，開始了實行和平的建設，以便使社會主義社會的力量達到真正繁榮。以便滿足我們全世界的朋友們之良好的希望。（長久的鼓掌）

大家都知道，蘇聯的國際威信如何強烈的增長了。這一增長之成爲可能，是由於我國軍事，經濟和政治的成功。一年以前斯大林同志以這樣的話說明了這一點：

「正如紅軍在長期的嚴重的鬥爭中，個個的獲得了對法西斯軍隊的軍事勝利一樣，蘇維埃後方勞動者，在同希特勒德國及其幫兇們的決鬥中，獲得了對敵的經濟勝利。」

斯大林同志也說過：「在戰爭過程中，希特勒份子不僅遭到了軍事的，而且遭到了政治精神的失敗」。戰爭向大家表明了，我國在軍事經濟方面，如何的增長和鞏固起來了。戰爭也以同等程度表明了，蘇聯在政治精神方面，在其他民族的心目中，有了如何強烈的增長。

在戰爭開頭年份，我們經歷了特殊的經濟的困難，但我國終究能於保證我們的英勇軍隊的一切必需品，其中包括質量上優越於敵人武裝的頭等精良武裝。蘇維埃的人們忍受着戰爭時期的艱難困苦不放手

工作了。並且我們應該給予我們的後方工作人員，特別是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蘇維埃婦女和無限忠誠於祖國的蘇維埃的青年們以應有的尊敬（長久鼓掌）。由於這點我們維持住了在戰爭的困難時期中的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工人階級的千百萬兒女都被動員了，並在前線實行了戰鬥。但是，工廠和製造廠在以新的人材，特別是婦女和青年補充以後，仍然繼續的工作。在戰爭年份內主要的是在我國東方地區建設了不少的新的工場，電站，礦井，鐵道。社會主義競賽及其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形式，固定不移地成了先進工人和全體工人階級所關心的中心問題。職工會以及其他工人的組織，在工人群眾中進行了緊張的組織和教育工作，男女工人比戰前工作得更多，結果，許多的困難都被克服了。

在戰爭年份內集體農民表示了自己的政治覺悟性，以及農業中集體經濟的組織性。男女農民現在很好地瞭解了社會主義的競賽在集體農莊內的意義。他們並且做了許多工作以彌補德國侵略者暫時佔我國一部領土時所給予農業的那種巨大損害。一切這些給了我們以可能有着足夠的糧食後備來度過戰爭年份，並且保證以農業原料來供給必需的工業企業。假使估計到我們的紅軍大部份都是由集體莊員所組成的這件事實的話，那末完成上述任務會是不容易的。

我們之完成了戰爭時期中前線與後方任務，同樣也由於蘇維埃智識界完成了自己在祖國面前的任務。戰爭鮮明的表明了蘇維埃政權年份內，智識界成了什麼樣的人物。已經聽不見關於老的新的智識份子之議論了。這一問題是被實際生活所取消了的。最大多數的智識份子在組織經濟工作的事業上，在培養新的專門人材事業上，在保健和提高居民文化水平事業上，都忠誠的有成效的完成着自己的高尚責任。現在我們可以極其滿意的說，蘇維埃智識界無愧於自己的人民，忠誠的服務於自己的祖國。（鼓掌）

在戰爭年份內，蘇聯各民族間的友誼鞏固起來了。我們的有着各種各樣的語言，生活，文化和歷史的多民族國家成了更加團結的了。並且蘇維埃的各民族更加互相親近了，任何一個其他多民族的國家，也不

會支持住在戰爭年份內，我們所已經支持住的那種考驗。只有我們的國家，那裏沒有人壓迫人的地位，那裏沒有相互對抗的階級，而工人農民與知識界都以平等公民的資格，既管理地方事務，也管理整個國家。只有這樣的國家，而決不是老的貴族商人的俄維斯，才能經受住困難的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的德國人的侵襲，用自己的力量擊破闖入之敵，把他們從自己領土內趕出去，此外並且給其他民族在其從外國奴役者奴役之下解放出來的事業中以強大的援助。現在在我國已無被壓迫的或者不平等的民族，而這種民族還在不久以前，在沙皇制度下曾處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蘇維埃國家內一切的民族，擁有獨立的權利，民族自由發展的權利，一切民族都是以友誼的互相尊敬的精神致資的，而且也適應着每個民族在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事業上和使整個蘇維埃國家更加繁榮的事業上之努力而承認其功績。

在我們無數的職工會的，生產的，文化的，體育的，以及其他工人組織之積極性上，在聯合了蘇聯全部廣大領土上的千百萬蘇維埃農民的集體農莊之創立上，在製造廠或工廠內，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內，礦井內，和鐵路上的社會主義競賽之猛烈增長上，在這一切上面看出了真正人民的民主主義之繁榮。這種民主主義我們在舊的時期是不能看見的，這種民主主義在任何一個其他的劃分為壓迫與被壓迫階級的國家所不能有的，而蘇維埃政權則早就結束了在我國的那種劃分為壓迫與被壓迫階級之情況。在我國文化生活的迅速增長上，在於今為先進的最文明的部份的智識界之融合於自己人民中間，如也就把蘇維埃社會政治精神的一致提高到了更高階段的這一事實上，在這一上面不能不看見蘇維埃民主主義之新的高漲。這種民主主義以關於我國的未來之新的希望和信心鼓舞着我們。在蘇維埃保證了一切民族以民族文化之突飛猛進和培養民族英才的積極關懷，以及享有平權的蘇維埃各民族間蒸蒸日上的友誼和親密互助，而這些在舊的俄維斯是未曾有的，而且在其他國家無論他是君主制度或者共和制度都還未有過的，在這上面，我們看見蘇維埃民主的全勝力量及其對於各民族實際的前進的發展之偉大意義，蘇維埃民主主義的動員力量以及鼓舞建功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在戰爭年份間，特別的表明了。蘇維埃人們之所以幸福，是由於

挽救了我國免於陷落到二等國家之列。十月革命，曾解放了被那貴族，資產階級，地主制度所束縛的人民力量，並曾使人民力量在蘇維埃政權基礎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可能來實行發展。這就爲什麼在我們對法西斯主義勝利上，同時我們看見蘇維埃民主的偉大勝利。

在戰爭進程中蘇維埃人民會應該大踏步的遠出自己國家的邊界。法西斯主義之頑強抵抗，追使我軍進入許多外國領土，更接近的瞭解他們鄉村和城市的生活，並且在西方到達這樣的一些首都，如維也納，布達佩斯，柏林。在一切這些國家內，其中也包括昨天都還站在法西斯主義方面的國家內，蘇維埃人們很容易就找到了同勞動階級與民主界共同的語言。當然從蘇維埃人們方面是不能期待他們把法西斯奴才營壘中以及受過法西斯政權支持的社會上層份子等昨天的敵人認爲自己的朋友的。自然瞭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會給我們的人們以好處，並且會推廣他們的概念。可是很有趣的，蘇維埃人們都帶着忠誠於自己祖國和蘇維埃政權的更加熱烈感覺回到家鄉。（長久的鼓掌）

蘇維埃政權之堅強是由於他接近於人民。蘇維埃民主之別於國會民主，由於他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質。蘇維埃國家是新典型的國家，因此他負有老典型的國家所不能擔負的任務。如是在蘇維埃國家的職責中，包括政治上教育人民之任務，即以保衛世界和平的利益之精神，以建立各民族間友誼與合作之精神來教育人民，這不僅不否認，而是相反的必需揭穿一切準備新的侵略和復活法西斯主義的企圖，因這種企圖之揭穿，就在戰後年份也不能忘記的。按照蘇維埃的憲法，宣傳各人種與各民族間的敵視，宣傳反猶太主義等等，都是罪犯，正如在我們的刊物上不許譏揚對人們施行屠殺搶掠和罪行一樣，在蘇維埃民主條件下的這種「限制」之所以這麼自然的也正如（可惜）恰與此相反的東西之對於某些國家是自然的一樣。在某些國家內言論出版之自由總還是這樣去瞭解的，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叛賣奴才，爲了進行其侵略的和法西斯主義的狂蕩宣傳，甚至不必戴上其假面具。雖然由於過去惹怒了世界侵略和法西斯主義之囂張，而世界各國人民已經支付了自己流血與痛苦的巨大代價。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力於擔負起政治上教育人民之任務，而

在法西斯國家抓住了這一點時，則除了強制人民的精神生活，文化和權利以外，就無所可爲。蘇維埃民主的優越由蘇聯在戰爭年份內，特別鮮明的證實了。蘇聯經過了戰爭考驗的火燄，並且更加鞏固成了真正的人民國家，大家知道，在我國政治上教育人民的事業之特殊責任，屬於波爾什維克黨。在這一事業上的成功，我們首先應該感謝我們的偉大的黨。這就爲什麼蘇維埃人民以深刻的意思貫注在關於波爾什維克黨的領袖之詞句上，他們以極其尊敬和偉大的愛戴說着：「我們的導師，我們的父親，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熱烈的長久的鼓掌。全體起立）

我們正在接近蘇聯最高蘇維埃之選舉。新的總選舉，將在蘇維埃國家經過了偉大祖國戰爭中的一切考驗之後進行。我們的人民將有着在這些年份積聚的巨大的政治經驗而走到投票箱邊。他們會周到的考慮到自祖國的運命，考慮到在歐洲，在全世界的事變。波爾什維克黨同廣大的非黨的蘇維埃積極份子一塊正在準備這一選舉。他們把這一選舉看成蘇維埃民主的極重要的表現，看成團結我國人民和往前鞏固蘇維埃國家的又一強大工具。

四 過渡到和平建設與我們的任務

我們的國家過渡到了和平的建設。在全體人民的面前提出了新的偉大的任務。當然，我們對於歸入蘇聯之新領土也將加以必要的注意。大家知道，侵入我國的敵人妨礙了我們對於西烏克蘭和西別洛露西亞的建設加以應有的注意。而在戰前這些領土處於蘇聯版圖之內爲時極其不久。現在，根據同波蘭所締結的條約劃定了新的蘇波邊界。由於這種結果，別洛露西亞人所居住的全部領土都最終的聯合於統一的蘇維埃別洛露西亞了。蘇維埃別洛露西亞能够沿着自己的自由的民族發展之道路而堅決的向前邁進了。大家知道，由於同捷克斯拉夫所締結的條約，後薩爾巴什烏克蘭最後的歸入了我國的版圖。並且，現在蘇維埃烏克蘭已完全包括全部烏克蘭的領土，這是我們的烏克蘭弟兄許多世紀以來所憧憬了的。根據同羅馬尼亞所締結

的條約，蘇維埃莫爾達維亞也把莫爾達維亞人所居住的領土完全聯合起來了。這就對於他的往前的民族發展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我國的西方邊界同樣由於克尼斯堡省之歸併於蘇聯而擴大了。這就使我們擁有在波羅的海上之良好的不凍港。在波羅的海沿岸恢復了蘇維埃立陶宛，蘇維埃拉特維亞，蘇維埃愛斯多尼亞。我們現時的西方邊界的輪廓便是如此。這在保證蘇聯的安全之觀點上，有重要的意義。在西北，我們恢復了一九四零年的蘇芬和約所規定的我們同芬蘭的邊界。此外在北方，別陳基（別特薩莫）區域的領土已歸還於蘇聯。最後說到遠東。這裏庫頁島的南部和千島群島轉歸蘇聯，這對於蘇聯在東方的安全有重要的意義，還要提到我國對於在滿洲的鐵路之權利的恢復，以及對於我們在滿洲南部的旅順和大連區域之權利的恢復。對於這一切區域，同樣對於我們在波爾喀——烏德（芬蘭領土）的海軍根據地，我們都應當加以應有的注意。並且，因為所說的區域是新的蘇維埃領土，那就要求我們的國家對他們加以加強的注意。我們應該儘量迅速的解決關於會暫時淪陷於敵軍侵略之下的那些蘇維埃領土的急不容緩的任務。德國人被趕走以後，留下了許多被破壞了的的城市和成千成萬的被破壞和搶劫了的村鎮。當驅逐了侵略者以後，在這裏立即就到處開始了復興工作。但是，現時所完成的不過是事業的一小部份罷了。全體蘇維埃人民以及所有蘇維埃共和國的努力，應當用以幫助迅速的和完全的恢復這些區域裏的經濟與文化生活。恢復工廠和製造廠，恢復集體農莊，農業機器站與蘇維埃農莊，恢復學校和醫院，以及恢復住房使這些地方的每一個城市和鄉村居民都能重新有自己的房舍，並能够安置自己的家眷。這一切都是我們的急不容緩的事情。

必需把對於曾經作戰而現時退伍歸還家鄉的人們之關懷，同樣對於殘廢者之關懷，對於紅軍軍人的孤寡家屬之關懷，認為是蘇維埃的和工會的，黨的和青年團組織的，以及集體農莊和其在鄉村裏的組織的極其重要的職責。我們應該用一切的努力來順利的完成這種負責的任務，並且儘可能迅速的治癒戰爭的創傷。

現在我們應該着手解決振興國民經濟的根本任務，以便在幾年內大大的超過國家經濟發展的戰前水平

，並且保證全體居民生活水平之大大的提高。不久以前公佈的黨和政府關於製定一九四六——一九五零年恢復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以及恢復和發展鐵路運輸的相當計劃的決議之意思就在這裏。我們的人民很好的知道會造成我們國家的威力和會保證我們勝利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力量。我們需要重工業之新的高漲，以便保證國家以金屬，煤炭，石油，火車頭，車箱，拖拉機，農業機器，汽車，各種船隻，電站和許多其他的東西。鄉村和城市的居民期待着日常用品之大大的增加，以及食品供給之改良。滿足集體農莊的需要和農業的要求，這件事情比什麼時候都更迫切了。我們的文化需要增長了，並且更複雜得多了。對於真正的保證國防的需要，紅軍的需要和海軍的需要之我們重大職責，也是一分鐘都不能忘記的。我們這裏沒有也不會有失業現象。在我們的國家裏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因為我們這裏是勞動者的國家。我們需要更多的考慮，怎樣的把在工業，農業，運輸和我們的一切機關裏的勞動更正確的組織起來，以便使蘇維埃人們的勞動生產力及其工作之品質得到最好的成果。

在高度技術和廣泛應用科學於生產的現代，並且在使用原子力和其他偉大的技術發明也成了可能的時候，在經濟計劃中對於技術問題，對於提高我們工業的技術水平和創造高度熟練的技術幹部問題，應當加以首要的注意。我們應當在工業和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中，向世界的現代技術之成就看齊，並且造成使我們的國家興隆繁盛。我們將來也會有原子力和許多其他的東西。（熱烈的長久的鼓掌。全體起立）。用我們無窮無盡的波蘭什維克的全副毅力，用蘇維埃人們的全部堅強力量來解決這些任務。像斯大林同志所教訓我們那樣來作工吧（熱烈的鼓掌）。

最後說到我們的對外政策的任務。蘇聯始終把關心和平與關心為全面和平以及發展國際事務關係之利益而與其他國家實行合作放在第一位。當我們還生活在「國家系統」內並且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還沒有最終剷除的時候，我們對新的破壞和平者的警惕性不應該減弱。而對於鞏固各愛好和平強國的合作之關懷，將同從前一樣，是我們的極其重要的職責。

我們沒有比鞏固我們的勝利之任務更重要的任務。這個勝利是我們在不屈不撓的鬥爭中獲得的。他開闢了我們國家走向新的偉大興盛和我們人民的生活水平往前提高的道路。在我們前面從來也還沒有展開社會主義建設的這麼大規模之前途以及蘇聯力量繁榮的這麼大的可能性。我們的人民對於自己的偉大事業，對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有充分的信心（長久的鼓掌）。

勝利的人民——蘇維埃人民，他的紅軍和海軍萬歲（長久的鼓掌）。

我們的偉大祖國——十月革命的祖國繁榮和萬歲（熱烈的長久的鼓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萬歲（熱烈的長久的鼓掌）。

我們的勝利的鼓舞者和組織者——列寧斯大林的黨萬歲（熱烈的長久的鼓掌）。

蘇維埃人民的領袖——偉大的斯大林萬歲（熱烈的長久不息的鼓掌。轉成歡呼。全體起立。高呼「偉

大的斯大林烏啦」）。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廿九週年

日丹諾夫在莫斯科蘇維埃慶祝大會上的報告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六日

同志們！

今天蘇聯的勞動者慶祝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第廿九週年。

去年我們慶祝我們的偉大節日，是在剛剛勝利地結束了愛國戰爭之後不久。這次戰爭首先擊潰了德國法西斯，然後擊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一九四五年在歷史上是蘇聯人民及其他愛好自由的民族，對法西斯主義及侵略力量偉大勝利的一年。一九四六年會是戰後的第一年。蘇聯人民在和法西斯侵略者作生死鬥爭中，以勝利者的姿態走了出來，回到了和平勞動，以全力肅清戰爭的慘重的後果，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在爲了實現這一些任務的鬥爭中，蘇聯人民和在愛國戰爭期間一樣，正在不惜力量和勞動，表現着對於全民和全國家的利益的高度覺悟。蘇聯人民依靠着社會主義制度的堅不可摧的力量，自我犧牲地克服着戰後的困難，正沿着列寧所指示給我們的，斯大林同志所引導我們的那條道路勝利地邁進。（鼓掌）。

（一）戰後的第一年

過去的一年，我們蘇維埃國家，恢復了和平的社會主義發展，蘇維埃國家正在改組其國民經濟，使適合于和平時期的條件和任務。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在爲了完成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蘇維埃國家當前任務這一標誌下進行的。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必須在最短時期內治癒敵人所予我國的創痕，恢復國民經濟發展

的戰前水平，以便在最近期間，大大地凌駕這一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質福利，並更加鞏固蘇維埃國家的軍事經濟威力。」

我們每一個人都明白，這些並非是輕而易舉的任務。德國法西斯掠奪者使蘇聯經濟蒙受了重大的損失。法西斯野獸破壞並焚燒了成千成萬的工業企業、國營農莊、集體農莊及農業機器站，破壞了我國西部的全部鐵道網。法西斯蹂躪了並使國內許多區域化爲了廢墟，毀滅了蘇聯人民多年緊張的勞動成果，使千百萬蘇聯公民無家可歸。在我們祖國的歷史上，是從未有過一次戰爭，像這次戰爭這樣犧牲了這麼多的寶貴生命，這麼荒廢了許多城市、鄉村、工業、運輸及農業。任何其他國家，即使是最大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如果蒙受如此的損失，也會倒退數十年，變爲第二等國家。但蘇聯却並未如此。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越發強壯和有力了。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就是我國已走上和平建設而沒有任何危機和震駭。但同時，誰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所受的損失，遠較其他任何和希特勒德國作過戰的國家爲大。我已不再說到像英美這樣的國家，它們的領土未遭敵軍佔領，因而它們也沒有戰後復興國民經濟的任務。雖然這樣，但在這些國家中，戰後時期却和巨大的經濟政治危機分不開。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由戰爭過渡到平時時期，引起了空前的市場縮小、生產水平降低、企業倒閉、失業增加。比如在美國，誰都知道一九四六年工業生產範圍較一九四三年縮小了三分之一強，而根據官方材料，失業人數也超過三百萬以上。

我們國家中沒有類似的現象。在蘇聯，由戰爭過渡到平時，與此有關的這樣龐大的蘇軍的復員，軍事豫算的減少到三倍，使工廠和製造廠轉變到和平生產，並未招致我們的工廠倒閉，生產縮小及發生失業現象。蘇聯人民自信地在前進着，不擔心發生經濟危機與失業現象，因爲蘇聯是立足於另一種經濟組織的更高度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上的。這種制度既不知道危機，也不知道失業。

但這並非說，蘇聯戰後國民經濟的復興，是不需要工人、職員和農民方面爲了共同事業而犧牲的，必

須明白，沒有嚴重的犧牲即不能肅清戰爭的慘重的後果——破壞與荒廢——並復興國民經濟。

但是，此種犧牲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和職員們方面的犧牲比較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們那種犧牲是異常重大的。因為資本家不關心戰後復興事業，而將全部困難完全轉嫁在工農和職員的肩上。這些困難首先表現在失業者數目的激增，把千百萬工人和職員拋出企業。

我們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失業現象。這對於我國的工人和職員是極大的輕快。我們沒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這種無政府狀態引起繁榮與危機時期的相互交替，危機徹底破壞其全部經濟系統，並使勞動者對於明日經常失去信心。我們的經濟生活是以國民經濟計劃來支配的。

在戰前和平建設時期，蘇維埃國家根據統一的計劃實現了我們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戰爭時期，蘇聯有計劃地為前綫需要動員了國家全部資源。現在蘇維埃國家也按照新五年計劃組織復興與進一步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工作。在必能復興蘇聯並使它進一步成為繁榮的社會主義強國這種偉大工作的新五年計劃中，每一蘇聯男女公民將充分使用其力量、特長和天才。（鼓掌）。

蘇聯人民慣于把全民的國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們慣于把公務當做是自己的緊迫的私務。這就是為什麼蘇聯人民像接受戰鬥綱領似地接受了新五年計劃，這一計劃是符合于其生存攸關的利益的。千百萬人充滿了創造的勞動熱忱。全國展開了社會主義競賽，以完成並超過完成五年計劃。蘇聯人民正努力向前探索新的道路及國民經濟和文化一切部門更加繁榮的可能性。在軍事考驗中鞏固並鍛鍊出來的蘇聯各民族的友好是國民經濟和文化在和平條件下興盛與繁榮的強力的工具。

斯大林同志說過：「以共產黨為首的蘇聯人民，將不惜力量和勞動以便不但完成並且超過完成新五年計劃」。

現在大家都看到，我們的領袖的這些鼓舞的言詞已經體現于生活之中。我們國民經濟復興的初步結果已經擺在目前了。敵人所蹂躪過的土地正在復甦着：恢復了的工場、炭坑、集體農莊、國營農莊、學校、

高等學府及科學研究機關在廢墟中聳立起來了。全國以深深的滿意，獲知在戰前五年計劃中建設的而現在又從瓦礫荒丘中甦生起來的企業之復興與開工。現有的企業，斯大林城的和哈爾科夫的拖拉機工場，羅斯托夫的農業機器工場——下斯維爾斯克的水電站，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及其他多數最大企業也都重新開工了。南方的冶金工業已重新恢復了，康斯坦丁諾夫，馬克耶夫工場及捷爾仁斯基工場的鑄鐵爐都開工了。復興了的聶泊水電站開工的日期正在接近着，完全被德國人破壞了的頓巴斯，在恢復戰前煤炭生產水平的道路上自信地邁進着。人民像慶祝死人返魂似的地慶祝着這些企業的甦生，因為他們知道，法西斯暴徒把這些企業破壞到了怎樣的地步，並且蘇聯人民要化費多少勞動才能使這些企業的光榮名字在山勞動功績所完成的蘇聯現存工場的名簿中重放光彩。

同時，正進行着巨大的新建設，新機器製造工場及鍛冶工場正在建築中，並且一部份已經開工了，炭坑、電站、鐵路、紡織、化學企業及許多其他工業部門都快要開工。隨着國民經濟的復興與發展，便是技術的再裝備。一九四六年最初三季的國民工業生產總量較去年同一時期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在同一時期鐵路運輸每晝夜平均運輸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但在曾受德國侵佔損害的各區中，被破壞的鄉村和城市以及文化機關的復興工作已以廣大範圍開展起來了。如果注意到破壞的規模，及面臨着的復興工作的範圍，則這一切還只是第一步。斯大林同志指出，爲了復興德國佔領所蹂躪的區域至少需要六七年。

過去一年證明了，我國有很大可能迅速向前邁進。但在完成五年計劃的道路上，我們不得不要克服不少的困難。

國民經濟之由戰時軌跡過渡到和平發展的軌範，其本身便呈現了不少經濟組織及技術程序上的困難。如果考慮到我國不能僅限于利用現有的生產基礎，而且除此之外，國家所注意到的是復興和發展工業及國民經濟的一切其他部門的生產基礎，那末就很明白了，爲了完成這一任務是要求怎樣龐大的物質和金錢耗

費的。按照五年計劃，只是往國民經濟集中的投資就達二千五百萬萬盧布。爲了保證這些用費，我們必須加強並發展社會主義的經營方法，勵行節約及獨立會計，堅決地肅清經營無方，裁除冗員，減低生產品的成本，並動員我們的國內資源和積累的一切來源以供國民經濟的復興與發展所需的費用。我們的有些經濟工作者至今還不明白，勵行節約——關於這一點列寧和斯大林是不只說過一次的——不是一個短時間的運動，而是社會主義所特有的經營方法。蘇聯人民必需經常記住這些指示，並在自己的工作中斷然地以它們爲依歸。

過渡到和平發展的軌範時，也需要取消配給制度，恢復正常的商業流轉。在進行龐大的戰爭的時候，那時不得不破壞了國民經濟，使其具有片面的戰時性質，並且使價格發生多樣性，減縮後方消費，以保證前綫部隊的正常供應，在那時候，配給制度就是不可避免的災厄了。當戰爭已完結，軍隊已復員，配給制度就是不必需的了，價格的多樣性便是災厄了。爲了回到正常的商業流轉及多方面發展生產與消費，這一災厄是必須拋棄的。由於許多地區的旱災，國家食糧儲藏的縮小，這都要求將配給制度的取消，由一九四六年延緩至一九四七年。同樣也需要採取許多必要的過渡辦法，以便使高的商業價格和過低的配給價格接近，爲的是造成一九四七年取消配給制度，實行統一價格的條件。

蘇聯政府考慮到了配給價格增加的困難，並且知道這需要工人，職員和農民方面的嚴重的犧牲，沒有此種犧牲，則不能肅清戰爭的最重後果並復興被破壞了的國民經濟。

蘇聯政府採取了種種方法以補償領取中等和微小工資的工人職員的損失，其方法則爲提高他們的工資。

對擴展商業流轉及必需品生產的關心是蘇維埃國家特別關心和注意的目標。如果我們希望準備逐漸降低配給價格取消後要實行的統一的國家價格的條件，那末有決定意義的手段，便是大大地擴大國家合作社及地方工業的日用必需品的生產。也必須利用一切源泉以發展商業流轉，和國家貿易同時並須擴展城市中

的工人和農村中的合作社貿易。商業流轉擴大得越廣，勞動者的福利之提高便越快，將滿足其迫切需要，提高實際工資的水平，加強盧布的行市，爲了完成這些迫切的任務，蘇維埃的和黨的機關必須堅決地加強注意組織日用品之貿易與生產問題。

斯大林同志訓示我們說：「爲了國內經濟生活能以沸騰起來，工業和農業能得到進一步增加其生產的推動力，必須還有一種條件，那就是發展城市和鄉村間，各區和各省間，國民經濟各不同部門間的商業流轉。」

用勞動力去補充我們的企業和建築這一問題已被尖銳地提出來了。可以具有金錢和物資這種生產所不可缺的因素，但如果缺乏勞動力，金錢與物資將不能充分利用，生產計劃也是空中樓閣。在蘇維埃國家中，沒有像資本主義國家里那樣的失業後備軍爲其補充勞動力的源泉，農民經濟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之破產，使這些失業後備軍經常得到補充。在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此種勞動力後備軍補充的源泉是被肅清了。同時，吸收新的勞動力到工業，運輸及建設中去，就是完成國民經濟復興與發展計劃的條件之一。這也就是說，國家必須尋求新方法向蓬勃增長着的國民經濟補充勞動力。早在戰前，社會主義國家便已着手解決這一任務，辦法是建立國家的勞動力後備，把這些後備用到國家所需要的那些地方去。戰後這一問題就更尖銳了。衆所週知，由於德人之侵入蘇聯的結果，在對德人作戰中一去不復返的犧牲了的，以及由于德人佔領及被德國人趕去當奴隸的蘇聯人，共約七百萬。這些巨大的犧牲者，乃是蘇維埃社會中勤勞者的最積極的一部份。明顯的，這一損失大大地影響了我們的復興工作的規模。這一任務是可能而且必須解決的，辦法是增加職業學校和工廠學校培養的勞動後備人員，在烏拉爾，西比利亞及遠東，在改善其物質狀況並保證其住宅的基礎之上，建立固定的勞動力的幹部，這正如內閣會議的著名決議所規定的，在費力工作的斷然的機械化和提高勞動生產力之援助下，爲了有利于生產而在內部重新配置工業中的勞動力。

我們也要解決農業的復興與發展方面的重大任務，戰爭厲害破壞了農業的生產基礎；乳用和肉用家畜

及耕馬的數量銳減了。農業機器及拖拉機減少了。集體農莊中的人手減少了，戰爭所引起的困難上，又加上了某些區域中由于旱災所引起的困難。因收穫地理的變化及收穫的不均勻，完成本年穀物採辦計劃，就具有首要的意義了。由于阿爾泰集體農莊莊員的發起，最近幾星期來許多區和省的農民都負責要先期完成和超過完成穀物採辦計劃。在這些事實之中不能不看到蘇聯農民的深刻的愛國心的新表現。黨和蘇維埃機關，必須以其組織的和思想政治的工作幫助農民完成其對於國家的義務。

現在當談到農業的極大繁榮時，我們的工業必須努力幫助農村，供給農村以拖拉機，收穫機及其他農業機器和零件儲備。事情不僅在這里，它還在於要嚴肅地改善對集體農莊的領導，使其工作中有應有的秩序。最近幾年來，在許多省份內深刻地破壞了農業組合的章程，破壞了集體農莊制度的基礎。盜竊集體農莊的公有土地及貪污集體農莊的財富，這些普遍的事實，是已經確定的了。必須防護集體農莊的公有經濟免于破壞，採取辦法進一步鞏固作為集體農莊制度之基礎的農業組合。這樣就很明顯了，蘇聯內閣會議及聯共黨中央依照斯大林同志的提議所通過的關於集體農莊中破壞農業組合章程之肅清辦法的決議是具有多末重大的意義呢。為了擬就改善農業組合章程，有系統地擴大集體農莊的公有經濟，規定對遵守農業組合章程的嚴格監督和為了保護集體農莊免于破壞章程的企圖的辦法，在政府之下成立了集體農莊事務委員會，其中有大批集體農莊建設的實際工作人員。

上述的決議對於集體農莊建設的整個事業具有怎樣重大的意義，那是不須再證明的了。在集體農莊建設問題上曲解波爾什維克路線及此種曲解的傳佈者已受到堅決的打擊。集體農莊生活中的嚴重缺點已十分明顯地揭露出來了，這些缺點引起了公共基礎之削弱，引起了集體農莊中貪婪的投機份子的散佈。內閣會議及聯共黨中央的決議給了忠誠的集體農莊莊員以有力武器，使集體農莊的秩序走上軌道，恢復許多地方被破壞了的組合生活的基礎。這決議在集體農莊中大受歡迎。以集體農莊事務委員會為首——這一委員在各地方也有其代表——成立了強有力的有權威的組織，以守衛和鞏固集體農莊制度的利益。不容置疑的，由于

斯大林同志的干涉和幫助，鞏固我們的集體農莊的事業，已走上了正軌並將獲得完全的成功。（鼓掌）

同志們，偉大建設的任務，完成我國國民經濟復興與進一步發展的計劃，是要求高度的思想水平及廣範圍的教育和文化工作的。作為覺悟的蘇聯公民，這便是說，要了解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政策，並以全力促其實現。社會主義的覺悟使蘇維埃社會迅速前進，增加其力量與強盛。因此一往直前地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就成為蘇維埃制度的生存攸關的要求了。在愛國戰爭中蘇聯的勝利，多半是黨在勞動大眾中所進行的，不斷地給我們的人民對於自己的力量以信心的這一教育工作的成果。

在戰爭年月裏，由於環境的關係，我們不會能完全滿足蘇聯人民的思想上和 cultura 上的需要。他們的理想文化水平提高了。這一切都使那些負有在教育、文化、藝術方面為國家和人民的需求服務的蘇聯知識份子，要擔起重大的責任。以外，你們都知道，黨中央最近揭露了一些在我們的文學和藝術上缺乏思想和對政治不關心的不可容許的事實。我們很清楚明白這種缺乏思想的原因，那就是在人們的意識中尚待克服與根除的那些資本主義殘餘。聯共黨中央最近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的決議，其目的在於加強波爾什維克對於任何思想曲解的不妥協性，並把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切工具、報紙、宣傳、鼓動、科學、文學及藝術，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我們需要更多的高度思想和藝術的影片，美文學的作品、戲劇等。對我們年青一代的政治教育有其特別重大的意義。蘇維埃制度對於青年教育中的缺乏思想和對於政治缺乏辨別力，是不能容忍的。必須保衛青年不使其沾染不適當的有毒的影響，並以波爾什維克思想教育之。只有這樣才能教育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剛勇的堅信我們的事業之勝利，強壯而不懼怕任何困難，準備克服任何困難的後代。

蘇維埃國家對於發展科學認為是異常重要的。斯大林同志強調在最近將來共產黨計劃中的科學力量之擴展的全部意義。大家都知道，蘇聯政府採取了怎樣堅毅的辦法為我們的學者造成一切必要的條件以便擴展科學活動，以便解決斯大林同志的任務：在最近期間不但要趕上而且超過我國邊境以外的科學成就。可以告

訴大家，科學研究機關及科學工作者的數量已經大大地超過了戰前的水平，科學產品的質與量也是一往直前的提高着。蘇聯的學者就是在以後也必須沿着創新和在生產中使科學斷然生根的道路上勇往前進。也應該希望社會科學發展的水平不要落在自然科學和技術之後。關於這一點，幾天前開校的聯共黨中央直屬的社會科學研究院將起很重大的作用，這個研究院的使命是充實和改進社會科學的科學幹部。

還有，在我們人民中間進行教育工作，培養文化，發展我們人民的新的趣味及需求，鞏固人民的精神政治團結的使命的那批蘇維埃知識份子的前面擺着的任務也是偉大而崇高的。不容置疑地，我們的宣傳家、文學家、藝術工作者、教師、科學家也和全體蘇維埃知識份子一樣將會有資格地完成其義務的。（雷鳴似的掌聲）。

同志們，在我們的人民前面擺着偉大的任務。我們——列寧主義者——堅信這些任務將被順利地完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經驗都說明着這一點。波爾什維克黨和偉大斯大林的賢明政策說明着這一點。我們全體人民一致擁護黨的政策，也說明着這一點。

不久前，全世界會確信蘇聯人民是如何擁護波爾什維克黨。我指的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這次選舉是在政治空前隆盛情況下進行的，它明顯地指示出，蘇維埃民主的力量及我國各民族的牢固的團結與友好。

這就是說，全體蘇聯人民都擁護列寧——斯大林黨的政策。我們的人民把波爾什維克黨的政策認為是進一步繁榮我國的保證。這就是說，全體蘇聯人民已團結在我們光榮的黨的旗幟之下，對於自己的領袖約瑟夫·維沙里諾維赤。斯大林充滿了無限的信任和偉大的熱愛。（雷鳴似的掌聲）。

（二）蘇聯與爲堅固和平的鬥爭

同志們！愛好自由的國家對德日侵略者作戰的勝利，開闢了一條和平發展的大道，使各國可以轉而解

決戰後和平建設的任務。

全世界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期待了什麼與已期待着什麼呢？各國人民期待着堅固的持久的民主之和平。在這種和平下，可以醫好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創傷，保證每一大國或小國有自由發展的可能，保證每一個人能安靜與安定的生存。在對希特拉德國作戰中以自己的鮮血保衛住了自由、獨立、和平生活權的「普通」人，此刻在熱烈渴望着的正是這個。

蘇聯正像在戰爭年代充當反法西斯主義的解放戰爭之先鋒一樣，現在也充當着各民主國人民爲和平而鬥爭的先鋒。

在國際事業中蘇聯的政策是明白而確定的。這個政策就是爲各國間的堅固民主和平而鬥爭的政策。是千方百計地鞏固各愛好和平國家友好合作的政策。

過去這一年是各愛好和平國家在戰勝法西斯主義的成果中，從事解決戰後和平建設任務的一年。從戰爭過渡到和平原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民主和平建立正遭遇着千層萬重的障礙。

在建設民主和平的道路上發生着的困難從那里來的呢？各國對戰後建設見解的分歧的原因在那里呢？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與法西斯聯盟作過戰的各民族，具有着反法西斯的解放性質。期望正義的民主和平，這是很自然的。全世界各國人民正致力於此，並與此血肉相關。

保證持久的堅固的和平，這意味着保證這樣的和平，就是保證不應當懲罰侵略者，和不可忘記爲了共同勝利而鬥爭所受的犧牲的和平。這就是意味着保證和平，就是保證根絕前敵國中的法西斯殘餘和鞏固民主基礎的和平，這種和平，就是尊重這些國家的主權及使其在經濟上不受奴役的和平。這種和平必須是符合聯盟國的解放目的，同時必須是適合擺脫了法西斯主義枷鎖而站在民主發展道路上的各國人民之利益的和平。

盡人皆知，蘇聯爲了獲得這種和平是不辭勞苦的。蘇聯在外長會議上及在最近才結束的巴黎和會上的

外交家之持續的複雜工作及努力便會是爲了這個。

會是可以豫期的建立普遍和平及安全的清楚明瞭的綱領，將不會特別困難和沒有紛歧意見地而實現出來。可是實際上所得的不是這樣。相反的，這種和平綱領却遭受到了許多國家（首先是英美）中的反動份子有組織的阻難，他們利用某些表明準備投入英美一棹天逆理」的政策水流里的小國作掩護。會企圖將棍子插入車輪，阻礙這些戰勝國與前希特拉德國附庸國間擬定和約事業中之合作。

巴黎和會上討論和約草案時，他們表現出了諸如此類的反民主傾向，特別是在討論的港規章及國際共管多屬河問題時，表現得更加明顯。因擬定和約草案關係提出的許多經濟要求，絕對不適合公平的原則。這種極端不公平的原則，如那種實際上意味着經濟上雄厚的國家企圖奴役小國的「同等可能」的原則，在巴黎和會上已被揭發出來了。因爲小國在戰時受了巨大的損失，而且要醫好蒙受的創傷，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在巴黎和會過程中，甚至如根絕法西斯主義殘餘及鞏固參戰各國中的民主制度這種無可爭論的民主的和平之原則，却會引起了不少的反抗。

許多對前德國附屬國和約的問題，由於這種情形而未能達到滿意決定。在和會上，當英美代表及其擁護者，企圖以自己的意志來束縛那些會爲自己主權而奮鬥過的國家在決定戰後問題的時候，各國權利平等的原則被破壞了。

和會證明了：在戰後政策中存在着兩種傾向。這兩種傾向，在必須怎樣發展今日的國際合作這一問題中暴露得特別鮮明。一種政策是蘇聯所執行的政策，這種政策在於完全實現建立有全權的聯合國的國際機構的原則，使其在鞏固和平及制止侵略方面具有一切必要的措施權利。這種原則的出發點是：這個國際機構不應當是重復國際聯盟的悲慘記憶的機構，而應當是十足的有威力的能保衛和平及預防新侵略的機構。

斯大林同志指出過，只有在那種場面，就是如果那些擔受過了反希特拉戰爭主要重擔的大國，在未來的行動上也能一心一意，那麼，這種國際機構的行動才能發生足夠有效的作用。

蘇聯爲了保證這些原則所付予的那些努力，是不必證明和不必再一次來提醒的。蘇聯一天接着一天，一步跟着一步保護着建立堅固的持久的真正的民主和平之事業，保護着鞏固國際合作的事業。

最近幾天，從斯大林同志對美國聯合社社長貝里先生所被問題的回答中，全世界已可確信：蘇聯對國際合作事業給予何等意義，蘇聯爲達到此目的所實行之每一外交步驟起了多少作用。

國際政策之一個方向就是這樣。

另一個方向就是那些反動力量及反動集團的方向，他們不惜背棄昨天他們才發表過的宣言，動搖聯合國機構的基礎，並爲擴張與侵略力量掃清道路。

在安全理事會決定問題之際，各大國一致的原則此刻正遭受着這個政策的鼓勵者們的特別攻擊，此刻正在對這種原則進行殘酷無情的運動。這種運動的目的，在於破壞國際合作及摧毀聯合國機構的基礎——這是完全清楚的。盡人皆知，國際合作的正常基礎，完全不包括在這種帝國主義集團的計劃中，帝國主義集團所關心的，是無拘束地攫取世界統治權，獲得擴張與侵略。可是我國人民不是爲了這而流洒了自己的無價之鮮血的，不是爲了替統治世界的新強權者掃清道路的。反對這種貪婪與統治世界的企圖是聯合國機構最重要的任務。

隨着堅固和平的公開或秘密的敵人方面所進行之破壞國際合作的運動而來的，是悖謬的反蘇的喧囂。肆無憚忌的反蘇「原子」宣傳，新戰爭的恫嚇及威脅，這些都是軍事政治間諜及他們的擁護者正在努力造成的，這就是新戰爭的煽動者如邱吉爾及其應聲蟲之流所需要的。反動的帝國主義集團所指揮的這種反蘇運動，在他們看來，這一點是有利可圖的。他們不希望堅固的民主和平，因此，他們拚命地對作爲民主和平真正保護者的蘇聯，展開着誹謗的運動。

反動集團對各國人民的民主傾向的恐懼便是新戰爭的基礎。蘇聯——民主運動的先鋒——正是這個運動的主要目標。這也很明白，蘇聯是反對侵略的擴張政策的真正民主戰士。

不能不指出的是，最近反蘇的誹謗運動，已達到特別大的規模。這種運動之所以有這樣大的範圍，是因為企圖破壞蘇聯在民主國人民中的威望。

同樣不能不提醒的是，那種頑固煽動仇視蘇聯，仇視蘇聯的制度及住居其境內的人民，這已不是新的了，而它的主使者已不僅一次得到悲慘的結局了。盡人皆知，如像英美一類國家的很多報紙和雜誌，專門煽動仇視、不信任與懷疑蘇聯的一切，拚命發出關於蘇聯情形及生活的很少真實的消息。大家知道，充滿着英美許多報紙的篇幅的俄國「通訊」甚至使得許多見慣一切囁語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都開始覺得嘔心了。現在，要寫任何關於俄國的消息，都是完全混合着一點誹謗，一點粗野，一點無恥，這樣一來什麼都妥了。事實已達到這種地步，就是寫蘇聯的真實新聞已是例外的，而撒謊的新聞却已成了定規的，如果事實難加以曲解的話，那麼對這種事實就更壞。他們乾脆不說這些事實。

不久以前，美國報紙上曾透露這樣消息，美國社會輿論研究對它所出的：「在蘇聯，非黨份子是否有選舉權？」這個問題得到了很少正當的回答。大多數的回答，不是說非黨份子的這種權利不是永遠有的，便是說回答的人不知道說什麼。對於另一個問題：「在蘇聯可否信仰任何宗教？」大多數的回題，或是說不能，或是說他們不知道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從此可知，中層的美國人，或者是得不到關於蘇聯任何新聞，或者所得到的是已被曲解的與被誹謗的新聞，最近同樣又被現許多一般地以「研究」蘇聯人民的性質為題目，特別是「研究」以俄國人的民族性為題目的文章，其中有許多文章，不惜努力把蘇聯人民描寫成最醜惡的。你一讀這種文章，便要覺得奇怪！人的變化多快啊！當我們的血在戰場上奔流中時候，他們讚美我們的勇敢，英勇，高度道德品質，無限的愛國主義。可是現在呢，當我們在跟其他國家合作中，想要實現自己的平等權利參加國際事業之際，他們却以惡罵及誹謗來對付我們，板着臉孔，同時破口大罵說我們

似乎是有可疑的令人難受的性質。

評論對我們的這種態度時，不能不發生驚愕；自認爲地球「核心」和文明「基礎」的外國人，其猥褻與野粗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可是，使進步與自由力量戰勝了反動、兇惡、強暴之力量的過去這次戰爭，一點也沒有教訓了那些正企圖重複已給各國人民帶來了若大悲哀和不幸的道路，及在民族間散播仇視與不信任的道路的人們。

幾天前，華萊士先生在自己的一次演講裏說道：若在真理報上刊載的每一吋對美國的評論，在美國報紙上至少却要刊載一千吋反蘇的評論。華萊士先生這種論斷難道還可爭辯的嗎？（全堂大笑不止）。

在堅固和平的敵人對它散播着極多的不信任與不安的因素的這個複雜的國際形勢中，斯大林同志的安靜的有信心的智慧的聲音，有力地震懾了整個世界，鼓起着一切期待和平及安全，知道斯大林每句話的價值的人們之心中的勇氣和希望。（掌聲雷動）

斯大林同志給了關於新戰爭威脅喧囂之組織者以應有的責備，揭破了這種運動的要挾投機性質，並指出「新戰爭」。

斯大林同志同樣指出：用「新戰爭」威脅的要挾投機，是不能恫嚇住蘇聯的。

當我們齊集此地紀念我們的偉大革命二十九週年的頃刻，代表蘇維埃國家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的我們的同志們，正在堅決保衛着國際合作原則及和平事業。莫洛托夫同志以蘇聯代表團名義，提出的普遍縮減軍備及禁止生產和使用原子能於戰爭目的之建議，是蘇聯對保證和平所作的最大貢獻，並引起了全世界進步人士的同情與支持。在全世界面前，蘇聯再三再四地表現着它是爲真正的堅固的民主和平及真正的國際合作而鬥爭的發起人。我們深信不拘任何力量對於堅固的普遍的和平和安全的建立之任何抗拒，這個事業終竟是要勝利實現的。我們信心的出發點在於有利於和平而工作的力量正在日益壯大起來，它並且倚藉着堅固的基礎。這種力量正在成爲越發有組織與強大。蘇聯在自己爲各國人民的堅固的民主和平的集體安全

的鬥爭中不是孤單的。蘇聯的愛好和平的政策會要得到國外千百萬人民的支持。斯大林同志指出：「世界人民不希望重復戰爭的災難。他們正在堅決地爲鞏固和平與安全而戰鬥着。」

這空前未聞的戰爭所引起的犧牲災難，對希特拉德國及帝國主義日本作戰獲得勝利，在全世界建立起了的政治形勢，喚起了人民群眾，提高了他們的政治積極性，給了各國民主發展以巨大的推動。民主主義力量成長起來了，擴大起來了，而反動派的力量，不管他們怎樣努力要保持自己的陣地，阻礙各國人民的民主發展，終于削弱起來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兄弟的斯拉夫國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波蘭——中的民主的輝煌勝利。在這些國家中，成長着新的真正的民主主義，它是在偉大的光榮的反希特拉獨裁的鬥爭過程中用人民的鮮血爭取來的和鍛鍊出來的。這些國家的人民，已把自己國家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建立了民主主義的秩序，對反動力量及新戰爭的煽動者進行着積極的鬥爭。

在那些昨天還是德國附庸的國家中——意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芬蘭、——表現着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是前所未有的民主熱情。這幾天內，我們已目擊保加利亞的祖國陣綫的巨大勝利，它是戰後歐洲的民主力量之鞏固的新的證明。

其次，不應當忘記英國保守黨的失敗及工黨的勝利，同樣法國反動派的慘敗及左翼黨聯合的勝利，這意味着這些國家大踏步的向左推進。

最後，大家都知道，正在努力獲得民族自由發展的殖民地及附屬國的人民，同樣也在致力於自由及民主的發展。

千百萬的勞動人民正在組織着，爲的是保證全世界的和平事業。所指的就是全世界職工聯盟的鞏固（它實行着工人的國際合作的積極政策），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和全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鞏固。各民主之間的文化聯系正在發展着和鞏固着。

民主力量正在發展着，和平事業獲得勝利的保證就在這裏。（家聲雷動）。

同志們！並非意外的，戰後第一年，曾是困難的一年，。蘇維埃國家會不得不克服四年多殘酷戰爭的後果。可以說，蘇聯人民的努力已獲得自己的成績。

和平建設的事業正在勝利的發展着。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國已堅實地自信地站在經濟和文化一切部門的迅速復興及強大的戰後繁榮之路上了。在對其他國家關係這方面，蘇聯以為公正的民主和平的澈底建立鬥爭，以堅決保衛小國的利益，更大地鞏固了自己的國際地位，給了各國間的和平的善鄰關係的事業以巨大的貢獻。

我們正進入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新的第三十年裏。在過去年代中，蘇維埃國家已渡過了兩個流血的破壞性的戰爭。這兩個戰爭，就時間來說佔着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整個時代的四分之一。估計補償被戰爭所引起的損失，需要很大努力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可明白，我們國家用來進行和平建設工作的時間是多麼的少。如果我國在短促的歷史期間內，在兩次戰爭——反外國武裝干涉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了勝利者，能夠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高度發展的農業，大大提高了文化水平和人民大眾的幸福的話，那麼這就說明着蘇維埃制度的無盡藏的生活力量，說明着已完成了偉大的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我國人民爲了它而鬥爭的那種事業之不可戰勝性。（掌聲雷動）。

蘇聯人民萬歲！

我們強大的祖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萬歲！

光榮的波爾什維克黨萬歲！

蘇維埃政府萬歲！

引導我們向蘇聯祖國的新成就，向共產主義在我國完全勝利前進的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

（慶賀斯大林同志的驚天動地的歡呼。（全場起立。））

莫洛托夫於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論蘇聯與國際合作及關於普遍裁軍的建議

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九日

主席先生，諸位代表先生！對於秘書長的報告所作的一般的辯論之後，使我們有可能來述說一下這一個或那一國家所感興趣的各別問題及國際合作的一般問題。爲了建立聯合國間的相互瞭解，這種交換意見應是充分的爲了改進聯合國機構及其重要機關，如安理會，社會經濟理事會等的工作，這也是必須的。聯合國機構正處在其活動剛開始的時候。在其工作中，有不少的重要的缺點，就從下面這一點已可以看出，即這工作是剛在開始應用它的各種新原則，加之，是在和過去數年的那個時期不同的條件下。我因此認爲，爲了聯合國的利益，不要對其既有的缺點默而不言，而現在，在一開始便把一切的缺點揭露出來，並關心不使其再發生。

很明顯的這首先就是關於安理會，因爲安理會不得不經常處理保衛普遍和平利益的最重要問題，在安理會中各別國家利益和見解常會發生衝突的。

一 初期的缺點

拿西班牙問題和伊朗問題來說吧。在安理會上及這次在聯合國大會上，除了一般的宣言之外，並未尋出任何方法來反對佛朗哥。在這裏，秘書長正確地指出來說，這自然完全是十分不夠的。在另一方面，和佛朗哥斷絕關係的提議並未採納。這樣一來，某些對於這一問題曾經授意的大國，在對歐洲法西斯主義的

危險策源地之缺乏行動，是須負道義上的責任的。關於伊朗問題，那是由于一些蘇軍部隊依約駐紮伊朗的期限而發生的。並且，甚至當蘇軍完全退出伊朗領土，蘇伊兩國政府聲明請將此問題由議程上取消的時候，而安理會拒絕將其取消，對蘇聯採取了無根據的，並且是露骨的非善意的態度。

這樣行動的安理會就犯了不能不使其失去威信的愚蠢的錯誤。

現在來說世界職工聯盟吧，如果聯合國和近年來成立的有世界各國數千萬工人參加的世界職工聯盟建立起友誼的關係，那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對於社會經濟理事會尤其如此，因為它如果不依靠着像世界職工聯盟這樣一個有廣大群眾的民主團體支持的話，那它就不能保證自己的成功。但實際上，情形完全相反。世界職工聯盟到現在尚未被吸收來參加社會經濟理事會的日常工作。可是不僅如此，使世界職工聯盟和國際汽車俱樂部聯合會，及全國乾果零售聯合會在社會經濟理事會中有同樣代表條件，這果真是正確的嗎？在這裏來校正不合乎起碼的民主原則的情形還不是時候嗎？或者，先生們，請大家注意一下，建立國際託管制度問題的情形吧。人們可以認為，有人在拖延着建立託管理事會。聯合國機構已經第二年了尚不能成立託管理事會——這一事會是必須減輕英國、法國、比利時、澳洲、新錫蘭、南非聯邦委任統治地的人民的生活條件，並促其走向自治和獨立的，這難道不有損于聯合國機構的威信嗎？

可是實際怎樣呢？那些手裏僅僅握着巴勒斯坦、坦加納伊喀、托哥、新格維尼亞等委任統治而暫時僅限于寫出一些不能令人滿意的草案和不重要的宣言的國家，在這條道路上不是一步也沒走嗎？更甚者，南非聯邦跑得還更遠，它不但不採取各種方法使西南非洲準備自治或獨立，反而直截了當地要求批准它合併這一領土，這一點誰都知道是和聯合國憲章完全抵觸的。

關於這一點，我要提到印度。雖然印度是聯合國會員，因而在聯合國憲章，它是和英國主權平等的，但是你們在大會這裏沒聽見過印度關於求援和權利的呼籲？不能對於這一切的事情裝聾作啞，承認印度的公正要求的時候已經到了。

再舉一個例子吧：同樣的，荷蘭也應該承認印尼人民的公正要求。我現在不想說到希臘。但是希臘的法西斯們利用英國佔領軍的庇護，那種橫行霸道，却不能熟視無睹。

兩個月以前，蘇聯代表向安理會提供了下列提議：「責成聯合國機構會員國在兩星期內向安理會提出下列情報：（一）除前敵國的領土外，聯合國領土的何處將駐有軍隊及其他聯合國武裝力量駐紮的數目；（二）上述領土內的何處設有屬於他國，即聯合國會員的海空根據地及其警備部隊之成份如何；（三）一二兩節所述的情報須是截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為止的情形。」

安理會之必須獲得此種情報，似乎是完全了然的了，何況聯合國的武裝力量留駐在聯合國國家及非敵國領土內，尤其是建立在那上面的佔領統治，現在引起全世界輿論及各民族間的嚴重不安。

先生們，請注意在這種場合下造成了怎樣的情形啊！

依據憲章的條文，軍事參謀委員會已經開始研究武裝力量問題，這種武裝力量，聯合國機構會員必須將其提供安理會支配，以便如四十三章所規定的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因此，安理會當然必須知道實際的情形，即現在聯合國在其國境以外何處駐有何種武裝力量。當然提供此種情報，聯合國全體會員都是必須的。在蘇聯方面，它準備將此種情報提交安理會，並且看不出聯合國其他任何會員國有拒絕提供情報的理由。

其實，有什麼原因能拒絕向安理會提供此項材料呢？為什麼我們之中有人把這一問題的實際情形對聯合國隱瞞起來呢？在實際上，當安理會向其要求提供爲了履行憲章中所寫的決議的情報時，聯合國的政府怕什麼呢？在自己方面，蘇聯政府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向其他聯合國隱藏這一問題的情形，以致妨害安理會履行其義務。

可惜蘇聯的提議未獲安理會通過，因爲英美以及和它們一起的其他國家代表反對這一提議。這一重要問題便擱淺在安理會中了。但蘇聯政府還是相信，我們對於這一問題能達成協議，使這一件事不至於成爲

絕望的。大會必須對這一問題說出有威力的話來。

我所引證的，至今仍在討論的關於西班牙問題與世界職工聯盟的關係問題，託管問題等，證明了聯合國機構及其各機關的工作存在着嚴重的缺點。這種例子是可能大大增加的。這尤其是對於安理會是如此。安理會工作的缺點是彼不正確地歸之於所謂「否決權」之應用的問題。在這問題周圍所引起的喧嘩顯然是爲了移轉我們對聯合國機構活動中的重要缺點的注意，並以此謾過於他人。我們希望這是不會成功的。

二 國際政策中兩種路線的鬥爭

聯合國大會之召開，無論如何，不是爲了忽視我們這一時代的國際關係發展的基本路線的。

我們首先必須注意現在國際合作是向那一方面發展的這個問題。這一新機構是否促進着爲了各民族和平與安全的國際合作呢？新機構就是爲了此種合作而成立的。我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呢？這就是我們的主要問題。

聯合國機構之成立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之中。這一機構是由那反希特勒的聯盟所組成的。這一聯盟是以負擔了和我們共同敵人作鬥爭的重擔並致力於建立一有能力的保衛戰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機構的美英蘇爲首的。同時會認爲必須學習過去的嚴重教訓，首先是學習國聯的無力和破產的衆所週知的事實，以便不再重蹈其弱點和錯誤，並建立一種機構，不再犯國聯的主要缺點。國聯的基本原則是通過議案時要全體會員一致。這使國聯無能，並使有關的國聯會員可能拖延和破壞所擬定的議案。國聯對於採取辦法制裁侵略國，也會是無能的，這些侵略國永遠有可能在國聯會員組成份子中找到幫手。

聯合國憲章對於通過議案規定了新手續。現在規定的是大會的重要議案須以三分之二的大多數通過之。關於保障和平及防止侵略負有主要責任的安理會，則對於此種問題的議案，不但要求不能小過安理會十一位理事中的七票的大多數，而且必須美英蘇法中五大國全體一致，這五大國的全體一致是能保障聯合國

全體的利益的。

大國全體一致原則之採納，並非偶然，乃經過各方面的和長期的討論之後才決定的。這一原則之承認，乃聯合國在致力於制止可能的新侵略問題上，保證大國行動之一致和團結的表現。

此種對於保衛和平與安全的團結行動的企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各大國間是沒有過的，這一點對於全人類是不幸的。美國就好比是隔岸觀火。

國聯的主要國家對於蘇聯則採取了近視和徹底反動的政策。艱苦的戰爭的教訓，使西方大國政府相信，在戰時，需要一致行動以反對共同敵人，並且承認必須建立國際機構以解決戰後的任務。在這個國際機構中遵守戰時鍛鍊出來的大國的深刻的進步的團結原則，這些大國已把一切民主國家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由此可知，保衛和平與安全問題上大國全體一致的原則是有深厚的基礎的，而且這一原則之獲得聯合國的承認是由於企圖確實地保衛全體大小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

近來爲了反對承認這一原則，而展開了廣大的運動。用盡千方百計來曲解這一原則，而且大國必須一致的問題正被盡力的抹煞着和經常以在安理會中解決問題時應用所謂「否決權」的手續這種部份的問題，來替換它。反對「否決權」的運動，即反對五大國中之任何一國在安理會不讓通過從保衛和平及國際安全的利益的觀點看來，該國認爲是不希望的議案之權，這是什麼意思呢？拒絕大國一致的原則將要得到什麼結果呢？拒絕這一原則的結果是不難預料的。現在誰也不再返回到破產了的，通過議案時須全體會員一致的國際聯盟去。因此，拒絕這一原則，是人們想利用來強迫使用以過半數的投票來通過議案的手續。這裏在大會上就已經有這樣的提議。也有些人把這一國際機構中通過議案的手續描寫成爲最民主的，似乎是在國際機構中使洪都拉斯和美國的票數均等，使南島和代表十六個共和國聯盟的蘇聯的票數均等，這便是最好的值得大家承認的民主。

這種「民主」之不需要浪費唇舌來討論它，那似乎是很明顯的了。

但這並不是說可以忽視在爲「否決權」而鬥爭的旗幟下進行的運動。若把這一運動當作是微不足道、偶然發生的事情，那會是最近視的。如果忽視了這一運動是含有一定敵視蘇聯的性質的，那也是太天真了。在我們之間沒有生來便盲目的人，只有那種人才看不出奸猾的反動份子已經在這件事中躍躍欲試了。

關於「否決權」之爭論及一切現時的辯論使人不得不公開說到我們這一時代中的國際生活裏存在着矛盾及主要政治傾向。有兩種基本傾向在聯合國中進行着影響其工作的基本路線的鬥爭。其一是把聯合國機構的主要基礎，及尊重其所置基的原則，看作其支柱，另一傾向相反的，則在動搖聯合國機構所置基的礎石，並爲另一路線的代表們掃清道路。後者方面現時正在進行種種直接襲擊，或從翼側的迂迴進攻。

聯合國誕生的回憶，仍然活生生地保存在我們的腦海里。在一開始這一機構就充滿了民主合作的精神。美國在這一事業中的重大作用，也是誰都知道的。

聯合國機構之成立，是爲了實現大小國家的這樣的國際合作，就是這種合作是以最大的限度符合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的。在一開始就很明顯的，爲達此目的，就必須大國一致行動。關於這一點，那時和現在一樣地爲世人所知，所須要的是爲了和平與安全的利益的國際合作，在這一合作中各種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國家的力量必須團結起來。

戰爭特別明顯地證明了十分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國家有其最重要的共同利益，這種共同利益只有協同努力和相互不干涉內政的條件下才能保持住。這一點，美國、英國、蘇聯都承認的，並且大家都知道，由於這些國家及其同盟國間的戰鬥力量的一致及它們之間廣泛實行的互助，便產生了偉大的結果，保證了同盟國勝利地結束戰爭。

蘇聯和從前一樣，相信此種國際合作原則並準備不惜全力，以達到此目的。

因此，蘇聯堅決主張尊重聯合國機構並認爲必須忠誠及首尾一貫地遵守聯合國憲章。當然此種國際合作的實際成功，只有在其他國家也在事實上表現出他們準備走這條道路的決心的時候。

承認此種國際合作原則，是有深刻意義的。這種承認表示對於普遍和平有堅決的信念，並準備在各個國家和社會制度的社會經濟事務中作和平競賽。

至於談到蘇聯，那將在我們的人民中毫不動搖和懷疑，各民族中的和平及它們之間的和平競賽——這種競賽也使大小國間發展更廣大的友好合作與互助的可能——是完全符合我國的利益。

我們不懷疑，這種立場也是符合於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的。只是不符合於這種政府的計劃的，即這種政府對於自己國家的內部力量毫無信心，並且傳染了對國際合作與競賽的和平道路的不信任，寧願在征服、統治和褫奪其他民族上打算，建立自己的傾心的計劃。

衆所週知，歷史的教訓不是常常如符合於國家實際利益那樣被接受。我們不能相信，帝國主義德國的崩潰及帝國主義日本的破產，對於那些最貪婪的帝國主義者的爭取世界統治——誰都知道，這是帝國主義的本質——的立場，是足夠說服其冒險與破亡的證據的。由某些露骨聲明來看，我們就是在新的戰後條件之中，也必須注意到在各別國家中加強對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的影響的可能，這些侵略集團爲了獲得全世界的統治可能進行狂妄的侵略及最危險的軍事冒險。此種帝國主義的邪魔即邱吉爾，他在英美都有同情者。

顯然，在此種帝國主義集團的計劃中，國際合作的正常原則完全不存在的。他們相信，最後一着只是壓迫和強力這些極端方法。在他們有另一種立場，即在本質上乃毫無救藥的反動立場。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集團的征服世界的立場是和國際合作及社會制度的和平競賽直接對立的。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一事實，這一帝國主義的最反動的立場的同盟者看到了其擴張計劃之實現的主要障礙是蘇聯，爲了反對蘇聯，由於自己的力量不足的惡怨，便準備將其走狗全部由狗窩裏放出來。

因此，我們必須認爲在國際關係的發展中有兩種對立的傾向。也不難推測，如果加強國際正統合作並多方面發展此種合作與競賽的話，或這立場是完全符合聯合國機構所規定的大國全體一致原則的話，那末另一方面，制霸世界及與此相關聯的擴張和侵略之企圖的立場，是不能保障此原則之神聖不可侵犯的。這

兩種立場的鬥爭，現在可以說還是在最初階段，但已經開始引起聯合國機構的分裂。

諸位先生，現在請想一想，爲取消所謂「否決權」的運動如果成功，那麼政治後果會如何呢？

很明顯的，拒絕大國一致的原則——它本質上是隱匿在取消「否決權」的提案背後的——實際便是取消聯合國機構，因爲這一原則是該機構的基礎，也許不是這一喧囂運動的一切參加者都能充分回答出，這一運動會弄到怎樣一種田地。但既然聯合國機構的基礎是建築在大國全體一致聯合原則上，那末隨着這一原則的取消聯合國，這一建築的本身便會要坍塌。

但是不僅如此，這一運動的成功便會是以最強的國家之一爲首的征服世界的國家集團對其他國家政治路線的勝利，那些其他的國家那時就會成爲少數。在聯合國機構中，以相當的集團，或者可以說國內的康采恩爲代表的新的征服世界野心者的路線會要戰勝在民主原則的精神下的國際合作的路線。對於這些相當的集團或國內康采恩，保持大國全體一致的原則便是多餘的事了。所謂「否決權」問題所引起的爭論證明，現時兩種基本政治立場間的矛盾在尖銳着，這兩者之一是保衛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大小國國際合作的原則的，另一個則是某些有勢力的集團企圖擺脫束縛，以便爲征服世界作難以制止的鬥爭。這一問題上採取中立態度則是曖昧和不適宜的。同盟國爲了在法西斯征服全世界的野心下解放出人民，才和帝國主義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作了鬥爭。我們不是爲了使某一國或某些國來代替帝國主義德日的地位而作了鬥爭的。我們的人民不是爲新的征服世界野心家掃清道路而流洒了自己寶貴的鮮血的。這正是現在應該提醒的，如果會作反法西斯侵略的首領的大國將團結一致，並依靠其他民族的支持，而不讓在自己的隊伍之中發生分裂——它們將能作出很多事業，對抗住貪婪無饜者的挑撥，否則新的征服世界的野心家將得到自由進行一切的冒險，直到他們撞得頭破血流的時候爲止。

我們知道，強國方面壓迫其他國家有不少的方法。衆所週知，海軍分遣隊及友邦的飛機隊有時出現在它們以前來到過的海面或地點，當這被認爲是爲使外交談判獲得更大的成功所必需的時候。也都知道，金

元和金鎊不常常是坐在家裏的，尤其是當「金元外交」需要的時候是如此。雖然，比方說，那是爲了保證對方「金元民主」所必須的尊敬之目的。現在，大家都知道，已經在談論「原子外交」了。那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即常常使用各種形式的此種或其他手段以影響其他國家，尤其是小國。但是對於有些人或許多有勢力的集團，這一切是不够的，因此必須取消一切障礙物其中有肅清聯合國機構與大國全體一致的原則，這樣一來，對於這種人和這種集團的勾當之道路便完全掃清了。這種人和這種集團是不願意隨便撒手的，他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民族馴順的服從其專制及其金袋子。

和這種統制世界的貪婪的慾望和企圖對立乃聯合國機構最重要任務之一，並且只有在事實上證明其能以這樣作，那麼聯合國可能給下一問題以必要的答覆，這問題便是我們是否走上了正路。

三 原子彈與國際合作

因此，必須說到原子彈的問題，因爲這個問題此刻在某些集團的政治算盤中起着這樣大的作用。

不久以前，蘇聯政府的元首斯大林懇切地闡明了蘇聯對這問題的見解。他特別指出，原子彈的結局，因爲原子彈「不能決定戰爭的結局，因爲原子彈是完全不足以出此的」同時他說明，如果說到威脅和平的話那末「當然原子彈秘密之專有造成一種威脅」，對抗這種威脅，至少有兩種辦法：「

(一) 原子彈之專有不能持久；

(二) 原子彈之使用將被禁止。」

這種權威的聲明是應受到特別的評價的，它的回聲已震遍了全世界，在千百萬人們心中，受到了同情的響應。

大家知道，在利用原子能的問題中，存在着兩種不同的計劃。

美國的計劃——就是所謂「巴魯赫計劃」——可惜得很，慮着一些利己主義的毛病。它的出發點，是企

圖保持原子彈爲美國所專有。同時，它要求最迅速地在各國建立對原子能生產的管制，使這種管制，在表面上成爲國際性質，而本質上是企圖以偽裝的形式來保證美國在這一事業中的獨佔的地位。這些方案顯然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因爲它們完全是從一個國家的狹隘的明顯之利益及從不容許的否認各國權利平等及合法利益而出發的。

此外，這個計劃還患着某此幻想的毛病。甚至就在原子學上，也不能希望造成某單一國家之專有的地位。科學及其傳佈者——你是不能把他們裝在匣子里，和用鎖鎖起來的。把對這種打算的夢想拋棄掉的時候已經到了。對戰時原子彈有決定作用的行動的打算同樣是幻想。盡人皆知，原子彈曾經在廣島及長崎這樣的城市應用過。這些日本城市中的居民遭受了原子彈的殘酷考驗。原子彈在對付軍隊行動中無論在那里也還未適用過。這不是偶然的話。可是，如果現在去利用原子彈來反對城市的和平居民的計劃以及和某些報紙所說的那樣廣泛地使用的話，那麼，就不應當抱着實現這種獸性的計劃的國際效果之幻想。一切國家的正直的人們將懷着應有的憤激，因而對原子彈在未來戰爭中的決定意義的憧憬，將得到這樣的政治結果，這種結果將是最大失望，首先是引起這些計劃的作者的大失望。最後，不能忘記：爲了對付某一方面的原子彈，別一方面同樣也可找到原子彈和某種什麼武器，那時候某些自滿自足而且淺薄的人，今天的一切的如意算盤之澈底破產，將益加瞭如指掌，對重大事件之夢想永遠是危險的，這不管是巴魯赫自己，不管是他們的應聲虫大概都是要承認的。

所有這都說明真理不屬於美國計劃方面，假如甚至去說，實現這個計劃，是與聯合國一致通過的決定相抵觸的。爲了實行這個計劃，必須破毀聯合國機構的憲章，——放棄各大國一致的原則，安理會正在解決原子彈的問題，只須指出這一點來就夠了。有人正在「否決權」的週圍，掀起這樣的叫囂，爲的使原子彈崇拜者得到自由，難道不是爲的這個嗎？

所有這正說明巴赫魯的計劃，無論本質上，無論形式上，都不符合聯合國的利益。

關於原子彈問題，還有另外一個計劃，蘇聯提議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基礎是完全另外的立場。

我們蘇聯人，並不利用原子彈來作爲自己對於未來的打算。大家也記得，大會已指出取消國家武裝中的原子武器的意見了。因此，拖延通過蘇聯提議的禁止生產與應用原子武器的國際條約是任何根據都沒有的。只有通過這樣的決議，我們才能給自由的有效的審議在一切國家中建立原子能管制問題造成良好條件。

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便締結了協定禁用窒息瓦斯，細菌劑及其他無人道的戰爭工具於軍事目的。那末，應用原子彈也如應用其他大量消滅人類的武器於軍事目的，這更需要禁止，因爲在這種場合下正是一般的大量消滅城市的住宅及和平的公民，那時蒙受此種無情打擊的，主要是兒童，婦女，病人及老人。昨天的反侵略的戰士及侵略的真正敵人，必須把承認利用原子能爲非法，及使已發明的原子能絕對用於和平目的這一事業認作自己的神聖責任。

只有這樣使用原子能，才會被人類承認爲是正義事業。愛好自由的人民之正直及良心，要求承認原子彈爲非法，因爲聯合國永遠擔負承認使用原子能於危害人類的任何計劃之責任。

在此種場合下，因爲問題是新的，我們的爭辯大概是不能避免的。可是我們就在這裏也必須避免分成兩個陣營：一方面是好戰的原子彈萬能主義者，另一方面是絕對利用原子能於和平目的之擁護者。因此，應當認爲，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的開始交換，最後會使聯合國（包括美國）獲得一致的意見。

不然人民想過……了沒有？在那時候，我們怎樣答覆他們的懷疑的問題呢？

諸位可以讀一讀……近日來巴魯赫先生刊登在紐約各報上的演說，巴先生十分公開地說明他……本人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見解。十月十二日他在紐約專科大學裏說：「當野蠻戰爭時候，和平顯得特別美麗，可是當戰爭結束了的時候，它幾乎是可恨的東西」。巴魯赫在他以後的討論中，毫不吝惜地使用了自己愛好「自由」這個辭藻。可是不難識破，他對自由的了解與普通人對自由幸福和持久和平的真正傾慕相距甚

遠。他很希望，要使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滿足于只有福運的人不僅在繁榮與平時時候，並且在未來戰爭中都可享生活的幸福那種自由，他的感覺與那些不得不在每天繁重的勞動中胼手胝足或以自己的鮮血保衛住祖國的將來之人相距甚遠。反過來說，人民階級的行動家必須同意，這些所謂「普通人」在我們的口中，所最思慮的是使政府及其政治家們看見自己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各國人民的和平及安全，因為受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切痛苦以後，致力於安全及長久和平，是全世界普通人，男人及女人最神聖的感覺。

與原子彈有關的計劃，也許正就是那種在「當戰爭結束時，和平幾乎是可恨的東西」這句話中表現出來的哲學所授意的。如果拿住這種黑暗的哲學，那麼，自然，也必須做出相當的政治結論——擴大軍費預算，增加軍隊數量，在軍備（包括原子彈）競爭上馳在他人面前。這種好戰的哲學，只在準備新侵略中可以找到存積，聯合國是萬衆一心譴責這種新侵略的。可是不難見出「和平幾乎是討厭的東西」這種論調的罪惡。在這種哲學中滲透着的，首先是深刻的不信任本國繼續進步的和平道路，以及對自己力量的某種悲觀的懷疑，因為事情是關於國家及社會制度的競賽之前途。從另一方面說來，在這哲學中，充滿着伸張及全面統治世界的瘋狂企圖。

我們不要以為大部分美國人是這哲學的崇拜者，我們認為，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年代和他們的成功之後，美國人也如所有其他愛好和平的人民一樣，最願望和平盡可能更持久，而各國人民的安全是聯合國政府所最關懷的。蘇聯和美國的普通人民的這種感覺把他們與所有其他聯合國人民互相結合着。

蘇聯是從最近這次戰爭走出來的一個國家，它的國土一大部分曾受過可怕的敵人的侵佔。我國人民永不會忘却自己的巨大犧牲，及城市和鄉村的遭受破毀，現在他們正用盡一切力量在復興着它們。這些及其他一些巨大任務已列入我們的斯大林的新五年計劃中，我們從今年起便開始實現着這個計劃。而我們完全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我們的工業和農業，我們的交通及文化機關，我們的城市和鄉村，將治好在此次戰爭中所受的傷痕，並將重新繁榮起來，這同樣給其他民族看到解放的人們及由他們建造起來的工農國家之

威力及可能性的偉大。我國人民沒有不信任進步的和平道理的；也沒有人會懷疑國內將發生不穩定的政治及經濟的景氣，因為我們堅決站在蘇聯所獲得的地位上，深深相信蓬勃增長的蘇聯人民的力量。我國人民參加國家及社會制度的和平競賽的願望是很偉大的，因為在這競賽中，各別民族不僅可以發見自己的內部的力量，並且可以建立更密切更多方面的互相合作。

我國人民正致力於持久和平，並認為只有在和平條件下，才能够保證長年久月的經濟幸福和真正繁榮，同時才可能保證普通人民及全人類的自由生活。蘇聯對全人類統治世界的帝國主義夢想的那些強國及在他們國家中的有力集團的企圖是深惡痛絕的。

蘇聯視真正愛好和平的國家為自己最好的朋友。我們視為和平及進步而鞏固國際合作為自己的最重要任務。今天，此地報刊載着斯大林答覆國際關係最重要的問題。在這回冬中諸位會感覺到蘇聯對鞏固在合作的民主基礎上的各國間之友愛之智慧的遠見及不屈不撓的意志。

四 關於縮減軍備的提議

最後，我要作結論，並提出具體的提議。創立聯合國機構是有歷史意義的大事業。保證它的工作的正確方針，是更重要的任務。為了這個，必須對向這些原則施行的襲擊和衝鋒加以應有的反抗。那時，在聯合國機構工作中所有的缺點才能克服。那時，聯合國機構將會順利地實行自己的在保衛自己各民族的和平與安全以及在正義和民主的基礎上發展國際合作的主要任務。

我們對共同敵人的鬥爭得到了光輝的勝利。昨天的統治全世界的野心家，已被推翻了，他們的命運已應當成為那些對擴張和統治全世界重新表現不可抑制的傾心的人們之嚴厲的警告。同盟國已解除了德國和日本武裝，並且有可能使他們在充分長久的時期內成為解除了武裝的。

我們知道，我們各國人民身上的創傷是多麼深；他們中間很多人在第二次世界戰爭時的負擔是多麼重

。假如各國政府不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以減輕這種負擔和傾聽各國人民的相當的合法的希望的話，它們是不能實現自己的主要任務的。因此，特別重要的，就是現在我們有一切可能來限制武裝和縮減軍費，雖然如此，武裝和軍費仍在沒有充分根據地繼續增加着。

聯合國機構的憲章授權大會審查在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事業中合作的共同原則，其中也包含決定解除軍備及調節軍備的原則（憲章第十一條）。在規定安理會的職能和權利時，憲章把製定調節武裝的規則，即使用最少的世界的人力和經濟資源於軍備方面來協助建立和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付予安理會（憲章第廿六條）。此外，在規定建立軍事參謀委員會和規定其職權和任務的憲章第四十七條中載明，安理會必須執行調節軍備和盡可能廢除軍備的任務。

應該承認，通過實行這些任務的一定決議的時間已經到了。在主要侵略國家的解除武裝已經完成，並已採取辦法堅決限制其他過去的敵國武裝以後，實行普遍縮減軍備的時候已經到了。同時，這些辦法的實施將鞏固人們的信心，聯合國實在地充滿着對牢固和平的意向。最後縮減軍備對尚未充分領會到在最近這次戰爭中侵略者所遭的可恥失敗的教訓對於那些集團的擴張企圖將是應有的打擊。在另一方面，不能忘記，假如在愛好和平政策聲明的同時，還有這些或是那些國家，不僅不縮減自己的軍備，而且相反，在數量及品質方面去增加其軍備的話，那末，各國人民有權利疑惑愛好和平宣言的誠實性。

根據聯合國機構憲章第十一條，蘇聯代表團提出下列建議，請大家審查。

一、爲了鞏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利益，以及根據聯合國機構的目的和原則，大會認爲必須普遍的縮減軍備。

二、關於縮減軍備決議案的實行必須將禁止爲了軍事目的而生產及利用原子能，列爲首要的任務。

三、大會建議安理會保證具體地實現在上列第一第二兩點中所載明的任務。

四、大會號召各國政府給予安理會在這一負責事業中以一切的幫助，這一事業的實現是符合於建立牢

固和平與國際安全之任務的，也是符合對各國人民在減輕他們經濟上重大負擔之利益的，而這一負擔是由不符合於戰後的和平條件的過度龐大的軍費所引起的。」

關於普遍的縮減軍備和關於禁止爲了軍事目的利用原子能的決議案之通過，將真正地符合我們各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希望，並且有利於國際合作的發展。

最後，請讓我表示相信，蘇聯代表團的這一提議會得到一切聯合國的贊成。

堅持世界和平揭露新的戰爭陰謀

維辛斯基於二屆聯合國大會上演說全文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

主席先生，諸位代表先生！

自第一屆大會以來，已經時一年，回顧年來所經歷的種種，分析這一時期內聯合國所作的工作，作出某些結論，並指出可能的前途，實屬必要。每一代表團，每一聯合國會員國，均有公正履行這個職責的義務。且應自覺到本身對此所負的重大責任，爲此需要澈底的明晰性，大公無私以及尊崇真理應該是至高無上的。

蘇聯代表團回顧既往，認爲有責任指出這段時期的聯合國工作，是有嚴重的缺點的。

這些缺點應予堅決不渝的揭發，並具體指明這些缺點主要的在於背離作爲聯合國組織基礎的最重要的原則，有時甚至直接違犯了聯合國大會的若干重要決定。

這些缺點大部份由於如像美英等有影響會員國，企圖利用聯合國組織，適合其狹小集團的利益，而漠視聯合國憲章所揭示之原則爲依據的國際合作的利益。個別國家爲其自私與狹隘利益而利用聯合國組織的政策，使聯合國喪失其威信，一如人們悲慘的回憶中，國際聯盟的情形一樣。

另一方面，聯合國內有損聯合國威信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況，乃是上述國家漠視這一組織，並企圖站在這組織之外，或駕凌其上而作的某些實際行動的結果。

我們必須注意聯合國現正面臨着這種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危險。這種政策與憲章與聯合國組織成立時聯

合國家所揭櫫的宗旨與目的是不能並容的。

(一) 美英反對裁軍

在聯合國事務各項重大的缺點中，首先應該指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實施普遍裁軍決定之進程未能令人滿意。

普遍裁軍案在去年大會上得到一致通過，此項提案符合全世界各族人民大眾的利益，可是儘管二次大戰早已結束，他們仍肩負着戰費的重擔，與無休止增加軍備所引起的重大困難。同時大會普遍裁軍的決定，也是愛好和平人民建立持久和平與國際安全的願望與要求的表示，是因他們所經歷的痛苦與所付出去的犧牲而引起的迫切要求的表示。正因為如此，全世界人民衷心滿意的接受這個決定，並希望其能迅速全部實現。然而，這個希望並未被正當尊重。

當安理會與普遍軍備委員會內準備擬訂實施聯合國大會之普遍限制與縮減軍備決定的實際辦法時，美國與英國代表即提出一些只會妨碍實施大會上述決定的條件。美英兩國代表團在普通軍備委員會中的一切活動，都證明美英兩國是反對縮減軍備，反對裁軍，阻撓裁軍，因而引起各愛好和平國家之警惕。貝文在南港聲明，他並無協助裁軍的打算，對於縮軍決定之執行，為什麼不能令人滿意的疑問，這就是有力的回答。杜魯門最近在貝德羅保利斯的演說，也透露出同樣的意圖。美國總統當時力稱：美國軍隊將予保持，並無隻字提及實施縮軍的義務。這義務依照大會決定，是聯合國國家應擔承的。

如我們所說過的，美英兩國對裁軍問題的這種態度與執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所規定的任務，未有積極的成果，自然引起了人們對於我們所發起的這一事業之能否成功，發生正當的警覺與憂慮。而軍備的競賽（包括原子武器在內）。擁有龐大軍事與經濟力量的某些國家的好戰的準備，使這種警覺與憂慮更形緊張。這種情形損害着人們對於決心要使後代子孫免除戰爭災禍的和平宣言與聲明之真誠性的信

(二) 美國破壞禁用原子武器的工作

成千百萬人民對於禁止具有大規模破壞力的原子彈及其他武器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特別感到警覺。此種警覺由于原子武器是進攻的武器、侵略的武器，而更加明顯了。原子能委員會工作已達一年半，但一九四六年一月廿四日聯合國大會決議中所規定的任務不僅沒有一件完成，而且在執行這一決議中毫無進展！

蘇聯政府方面曾採取許多步驟幫助這一問題的積極解決。蘇聯政府為充實並發展其所建議的締結關於禁止具有大規模破壞力的原子彈及其他武器的國際公約計，曾提請原委會審議其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主要原則的建議。然而這建議主要遭到美國方面的反對。美國企圖保持其對於原子武器的獨佔，反對一切關於毀滅其所積存的原子彈及禁止原子彈的繼續製造的勸告，同時並一貫的擴大原子彈的生產。原委會各會員國在這方面的分歧，阻礙了原委會的工作，並使原委會對這問題負責有效解決的一切努力無法進行。

然而假如某些代表團包括美代表團在內，以較公正的方式處理這一問題，許多分歧無疑的早就能够消除。例如蘇代表團建議在禁止原子武器公約生效之後，毀滅一切現有的原子彈存貨，在這方面的分歧早就該有消除的可能。如所週知，原委會大多數會員國在原則上會同意需要毀滅原子武器存貨，其中所含之原子核燃料僅能用於和平的目的。只有美代表團一國堅持反對毀滅原子彈存貨，從而使原委會中對這問題無法通過為大多數所贊成的決定。

因監督問題所造成的情勢也值得注意。直到不久前，美國代表團仍強調監督問題的特別重要性。蘇聯代表團之建議中，監督也為禁止原子武器之後的基本措施。然而美代表團現在突然開始減輕監督的意義，並提出把其他問題例如原子工廠移交國際機構所有，管理、登記等問題放在第一位。

美國代表團就這樣來拒絕考慮有威信的科學家的意見，如像擁有R、拜爾斯、奧里班特、穆氏這樣科學界名人的英國原子科學家協會委員會之備忘錄中所提出的，他們反對國際管制機構享有原子能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如所週知，英國科學家在備忘錄中強調指出：「使此一機構享有通常意義上的生產工具的充分所有權，勢必引起困難，因為這將賦予原子能管制機構以這種權力，決定某國是否有權建立原子能工廠，是否有權制止利用此等工廠所生產之原子能，或規定供應此種原子能的條款。」

英國科學家正確的批評自己巴魯區就任以來，美代表團所堅持的原則稱「這種限制會造成干涉每一國經濟生活的機會，以至於超出為防止原子能應用於破壞目的所不必要的程度」。這是從科學進步的利益之角度考慮這一問題的科學家的意見，而科學的進步，是與某種集權的國際機構，對於科學研究加以無限的管制不相容的，這種科學研究是為和平目的而發現並增加能量的供應的。

英國原子科學家的備忘錄主張上述計劃的理由，即在於此。這個計劃即一方面規定保證制止未經原子能管制機構允許而積累危險物資，同時又使各國能在各該國境內除其他動力資源外建立生產原子能的工廠方面有其主動性。

(三) 蘇聯擁護禁止原子武器及嚴格國際監督

爲了鞏固普遍的和平，蘇聯建議締結公約，以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原子武器。蘇聯這個建議獲得各國的廣泛的響應與支持。英國科學家協會的備忘錄稱：「這種公約極其符合我們的願望，英國及美國很難找出不願同意這一公約的任何理由」英國科學家評價蘇聯毀滅現成原子武器存貨並停止其繼續製造的要求時寫道：這種要求非常合理。

蘇聯贊成擁護國際管制原子能工廠，然而牠不應發展爲干涉國民經濟中與原子能無關的工業部門，干涉與原子能無關的事情。英國原子科學家在二月廿三日發表的備忘錄中表示，希望「監督權應儘可能有所

限制，並且，他不應變成對某些合法工業及其活動表示過分好奇心的工具」這也是正確的。

在今年八月間發表的情志錄中，英國科學家再度指出，必須規定監督權的確切範圍，使其不致充任有組織的經濟與軍事情報工作。情志錄指出：「應當說服美國及其他各巴魯區計劃的追隨者，使他們作出保證確定一種情勢，其中任何監督計劃都不致變成激頭激尾精密的一套諜報工作。」

從上述國際管制機構的原則出發，我再說一遍，這個國際管制機構應該是真正強有力的和有效的。蘇聯代表團認為對於監督機構必須規定某些範圍，他們的權力應僅限于真正管制原子能，並防止管制機構被用作任意干涉國民經濟的任何部門的可能性，因為這種干涉便能損害及毀滅任何國家的國民經濟。

美國代表團以及支持他的某些其他代表團，特別堅持主張所有生產危險數量的原子物資工廠，應由國際管制機構佔有和管理，因此管制機構就變成了所有者。而這個所有者就將爲了這一機構若干會員的利益而活動，蘇聯不能期望他們會對蘇聯有善意的態度。在美國代表團周圍並依照美國的指示而活動的各代表團所力圖爭取的，正是這種情勢。上面引過的英科學家的情志錄，揭露出美國的原子能管制計劃，預先規定了可以被解釋爲美國在原子能領域中的永久統治權的措施。

蘇聯代表團現在和將來，都反對這種情勢。並將堅持主張國際管制機構不應由任何一國，而應由所有參加該機構的各國所統治，在該機構一切活動中應享平等權利。

關於這點，我們還應追叙原子能委員會的美國代表們，固執的反對同時建立對原子製造的各個階段（自提煉原料到製成成品）的管制。

美國代表們建議，無限期地拖延建立對原子生產最有危險性的最後階段的管制。美國認爲她在目前はこの方面的獨佔者。同時他們堅持立即實行對初步階段，即提煉原料階段的管制。

十分清楚，美國的態度只能被解釋爲其目的在阻止把管制引伸到美國身上去，而其他一切國家却要立即服從國際的管制，這就是關於原子能問題的情形。

顯而易見，人們不能預期這種事業的成功，某些代表團在其中不打算合作，以達成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大決議中所定的目的。我們不能容忍這種情勢，也不能對利用原子能作大量破壞又毀滅和平居民的威脅迄今尚未消除一事聽其自然。儘管聯合國機構呼籲禁止原子能武器及其他大量毀滅人類的主要武器而用作大量破壞的工具的生產不僅仍在繼續，且在日益擴大，全世界人民的良知，不能置此種情勢於不問。

(四) 杜魯門馬歇爾計劃違反聯合國組織原則

違反與蔑視聯合國組織原則的特別顯著的例子，就是所謂「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正如最近數月的經驗所證明，這一計劃的宣佈，表示美政府明白的拋棄國際合作及各強國協議行動的原則，並着手嘗試強加其意志於其他獨立國家身上，同時，顯然利用本應援助的某些需要殷切的國家的經濟手段，當做政治壓力的工具。美國政府不通過與蒙蔽着聯合國組織，而在希土所採行的措施，以及按照所謂「馬歇爾計劃」在歐洲所提的措施，都給這一點提供了顯著的證明。這個政策與聯大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中所宣佈的原則正相抵觸。那原則就是：「對他國之援助，決不應用來作為政治武器。」

現在已經很明顯，「馬歇爾計劃」無非是杜魯門主義適應歐洲情況的翻版而已。美國政府提出這個「計劃」，顯然是意圖藉英法政府之助，使歐洲各個需要援助的國家，把他們那些處理本國經濟資源的，隨自己意向計劃其經濟的不能轉讓的權利，通統放棄，並且意圖使這些國家都依從於美國獨佔家的利益。這些獨佔家正力圖以加緊向歐洲輸出貨物及資本，來逃避其迫在眉睫的危機。

大家都知道，儘管有戰後經濟復興的殷切需要與一切困難，但是並非歐洲所有一切國家都同意這樣的損害它們的主權，這樣的干涉他們的內政的。就是那些參加衆所週知的關於此問題的巴黎談判的國家，也日益清楚的認清了自身情勢的危險。人人都越來越清楚馬歇爾計劃的實行，將意味着歐洲各國隸屬於美國的經濟與政治的控制，以及美國直接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這個計劃同時表示一種企圖，即把歐洲分裂成

兩個陣營，並且，藉英法之助，組成敵視東歐民主國家，而主要是敵視蘇聯利益的歐洲某些國家集團。

這一計劃的重要特點，就是企圖樹立一個西歐若干國家（包括德國西部）的集團來對抗東歐國家。這個計劃規定要利用德國西部及魯爾的德國重工業，作為美國在歐洲擴張的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基地。而這是違反因德國侵略遭受犧牲的各民族利益的。好好回想一下這些事實，就足以無可置辯的證明，美國這種政策及支持他的英法政府，是與聯合國組織的原則澈頭澈尾不相符合的。

（五） 某些會員國破壞聯大的決定

同樣的，人們亦不能認為聯合國會員國間關係的那種情勢是正常的，這便是外國武裝部隊繼續留在聯合國組織會員國的領土上，作為政治上干涉它們內政的手段。這種情勢，造成了國家間不平等與附屬關係，並與憲章相抵觸。英軍違反埃及的意志仍在埃及；違反希臘憲法仍在希臘；並且也仍在那要求加入聯合國機構的外約旦。美軍仍然駐在中國；這是決然無補於該國國內和平與安寧的建立的。外國軍隊之駐紮非敵國領土，不應予以容許，除非是為了守衛其佔領期內前敵國領土的交通線。國際間普遍和平與互信的鞏固，要求外國軍隊（非從事守衛與前敵國交通線者）自非敵國領土撤退一問題，及早與積極的解決。

我們也應指出，聯合國組織某些會員國，並未遵守聯大的重要決定：關於阿根廷與西班牙外交關係問題的決定，關於南非歧視印度人問題的決定，關於前西南非（南非聯邦）委任統治地託管問題的決定。

聯大不能忽視某些會員國破壞聯合國組織決定中所定的目標，並損害聯合國組織的威信的那些行動。

關於這點，我們不得不敘述一下印尼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只能說是聯合國某些會員國，對印尼人民的侵略行爲。由於荷蘭不宣而戰的武裝進攻印尼，激起了全世界誠實人民的正當義憤。可是聯合國有沒有的適當的保衛印尼人民呢？我們大家都知道，並沒有。由於安理會將印尼問題審議的結果，某些國家就儘力

減輕印尼事態發展的意義，並且強力迫使安理會在這個問題上作出那種並不能保障已成為武裝進攻犧牲品的印尼共和國合法利益的決定。

顯而易見，這種決定必定有損聯合國的威信，因為聯合國的責任，即在保證維持各國間的和平。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有勢力的強國，一方面在解決西班牙及上述諸問題時。它們對於消除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的可能性，並不感什麼興趣，但他們對伊朗問題却特別感到興趣。在伊朗問題最後解決，並且在伊朗自己要求把這問題從安理會議程撤消後，迄今一年半了，但這個問題却依然列在安理會議事日程上。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英國的代表，顯然懷着某種特定的目的，不顧一切代價，違反常理，堅持伊朗問題保留在安理會的議程之這種頑固的願望，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英在這個問題上所表現的過份強。雖然聯合國秘書長以充分根據說明安理會沒有理由再討論所謂伊朗問題，但美英仍不為所動。

至於託管理事會問題，蘇聯代表認為必須指出下面幾點。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聯合國大會會議上，關於過去委任統治地的託管問題提交大會批准的協議，蘇聯代表團曾加以批評。因為討論這些協議的準備程序及其某些條款，都不合聯合國憲章的要求。這些協議既然具有上述那些缺點，而又被作為組織託管理事會的基礎，那麼這件事自然要影響到蘇聯代表團對於根據這些協議而建立的理事會之委員的選舉的態度。蘇聯代表團現在仍然堅持他們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聯合國大會上，對這一問題所發表的意見。

蘇聯代表團作為託管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深切希望在締結託管協議中，違反聯合國憲章之處應予糾正，這樣才能幫助託管理事會完成其面臨的任務。

很顯然的，這才符合整個聯合國的利益，以及託管地人民的利益。

聯合國工作中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某些會員國，首先是美國和英國方面，對聯合國的態度的結果。這種態度，並不能幫助加強組織或增進國際合作。恰恰相反，它削弱和損害了聯

合國組織。這種態度，無疑地是符合於上述這些國家的反動集團的計劃和意圖，正是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在實行着這種政策。

(六) 蘇聯擁護聯合國機構

至於蘇聯本身對聯合國政策，就是加強這一組織的政策，擴大和鞏固國際合作的政策，循規蹈矩，始終一致地遵循聯合國憲章，並履行其原則的政策。只有基於對各國政治和經濟獨立的尊重，基於對各國主權安全的尊重，以及基於一貫地毫無保留的遵守聯合國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即在通過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問題的決定時，大國協議一致的原則，——只有基於這一切聯合國組織才可能加強。這是與這些強國維持普遍和平和保障聯合國一切大小會員國的利益而擔負的特別責任完全符合的。蘇聯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堅決反對任何想動搖這一原則的企圖，不管用什麼動機來掩蓋這些企圖。

現在又還需要講一講，關於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先生演說的某些問題。他在演說中所談到的問題，是會不止一次地成爲討論的題目，這些問題大多數已作爲單獨的項目列入聯合國的議程上，因此，我們特在恰當的時間和地點，發表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馬歇爾先生在演說中又提出了某些新的問題，蘇聯代表團認爲對其中有些問題在現在有再談一談的必要。

第一個問題是對希臘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之威脅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充分討論，當留待大會照既定程序舉行討論的時候。蘇聯代表團認爲必要指出的只是：提出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美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攻擊是完全武斷和沒有任何證據的。這些譴責，比聯合國希臘問題調查團大多數的結論還更進一步，以致得不到該調查團近一半團員的支持。而且只要稍爲認真查查這些結論所根據的數字的話，這些譴責，就經不起任何批評。不難證明，希臘調查團大多數對所謂希臘問題的報告，是充滿了矛盾和粗俗的歪曲，使這大多數的結論失去了任何意義。

至於朝鮮問題，馬歇爾先生這樣十分武斷與錯誤的提出問題，竟說朝鮮蘇美聯合委員會工作的無結果，責任蘇方，並且提出顯然違反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外長對朝鮮問題所達成的莫斯科協定；該協議規定美蘇兩國共同負責準備解決統一朝鮮爲一獨立民主國家的問題。馬歇爾先生的建議，是違反美國所擔任的義務，因此是謬誤而不能接受。美國政府不是遵守莫斯科關於朝鮮的協定採取步驟，以實現該協定所規定的辦法，然後將這些辦法交與美、蘇、英、中四國共同討論。美國政府不這樣做却寧願違背本身的義務，並企圖以聯合國大會的威信來掩護他片面的絕對不公正的行動。蘇聯政府不能同意這些對上述關於朝鮮的協定之違背。並將堅持拒絕完全與根據三強朝鮮問題協定所擔任的義務背道而馳的馬歇爾先生的建議。

現在來講「經常注意大會工作」，並決定「永久性問題」的臨時委員會問題。馬歇爾先生建議以「和平與安全臨時委員會」的名義設立一聯合國大會常駐委員會。儘管美國建議中有這樣的保留該委員會不得討論主要應由安理會與特別委員會負責討論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成立臨時委員會的企圖不是別的，只是拙劣偽裝的代替安理會和避開安理會的企圖而已。該委員會審查損害友好關係的情勢和爭端的職權也不是別的，正是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所特別規定的安理會的職權。單就這一理由，這些職權如果轉移給其他任何機構（不管這機構的名稱是什麼），就必然明顯而直接地違反聯合國憲章。蘇聯代表團對此是一定無法同意的，並且要堅決反對的。我再說一遍，假若美國代表將上述新建議或改頭換面的舊建議提出，要求聯合國大會來審議，蘇聯代表團願意保留權利，當這些問題作實際討論時再對這些建議作更詳細的分析，並且將堅持拒絕這些建議認爲這與聯合國的主要宗旨與目的背馳，接受了這些建議只能破壞聯合國本身的基礎。

（七） 新戰爭宣傳與美國

蘇聯代表團認爲有必要向大會提出，關於反對新戰爭宣傳底措施這一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問題。這種宣

傳，在若干國家正在加強進行中。

自從聯合國憲章在舊金山簽字，隨後又經五十二國批准以來，兩年多的時光已經消逝了，它標誌了國際聯合會活動的開端。這個組織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保證各國和平與安全，及發展與加強國際合作以協助各國的經濟與社會進步。追溯聯合國組織成立的當兒，正是民主國家的主要敵人——希特勒德國——已被擊潰，日本的失敗已經接近的時候。這些人類公敵想建立世界霸權底企圖遭受澈底的失敗，這是以英、蘇、美聯盟為首的民主國家底歷史性勝利的結果。兩個傳統的戰爭策源地已經摧毀了。我們希望能夠確定它們是永遠被摧毀了，確定完全解除德日武裝的任務將被澈底完成，而這些國家將不致再以戰爭與侵略來威脅愛好自由的國家。我們希望能夠確定侵略各國在過去的第二次大戰中所學到的嚴酷教訓確非毫無意義的，而且在上次戰爭中遭受嚴厲懲罰的侵略者的命運，確將成為對於那些，不顧他們所承擔的促進各國的友好關係和加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保證，秘密和公開地進行新戰爭的準備的人們底可怕警告。某些國家首先是美國的軍閥及擴張主義份子的努力所煽動的戰爭精神還在不斷的擴大，而且愈來愈具有威脅性了。

報紙（大部份是美國的以及那些馴順地跟在美國後面的國家——例如土耳其）早已在進行瘋狂的宣傳攻勢，其目的則在影響世界輿論去贊助戰爭。一切具有心理壓力的工具，例如報紙、雜誌、無線電與電影，都正被利用着進行這一目的的活動。

這種新戰爭的宣傳，正在各種各樣變化百出的口號與藉口下進行着。可是不管這些口號和藉口如何的不同，全部宣傳的本質却只有一個，即以此作為美國軍備（包括原子武器）的瘋狂競賽的藉口，作為使美國有勢力集團無限制的力圖實行擴張計劃（浸透着與過去世界霸權的同一思想）的藉口。

美國報紙用盡氣力，宣傳新戰爭，並要求人民盡量有效和儘量早地去準備應付新的戰爭。很大部份報紙與雜誌（主要是美國的）天天叫囂新戰爭，有計劃的把這種腐朽墮落的心理壓力，加諸於各該國的輿論

。戰爭販子們進行這種宣傳，這是在加強國防力量及反對戰爭危險（據說有些國家所謂威脅着他們）的叫囂底偽裝下進行的。宣傳家與戰爭販子，竭力使用一切方法，以關於所謂蘇聯準備進攻美國的神話和惡毒的虛構，去嚇唬那些政治上消息很不靈通的人民。毫無疑義，他們十分清楚知道，他們是在說慌。蘇聯決沒有打算進攻任何國家，蘇聯正把所有力量用在戰爭破壞地區及一般的受到戰爭損害的邊疆的善後工作，以及恢復和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國民經濟的工作上。在美國、英國以及土耳其、希臘和某些其他國家中活躍的宣傳家與戰爭販子們，清楚知道，在蘇聯那裏的人民，——工人、農民及知識份子，都一致譴責挑起新戰爭的一切企圖。要在蘇聯掀起新戰爭是不可能的。蘇聯正在從事和平建設工作，聚精會神從事於和平勞動，把大力用之於被破壞地區的恢復工作，及加強並進一步發展其因希特勒匪徒強加於蘇聯的戰爭之沉重打擊而損傷了的國民經濟。

在蘇聯，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裏，在進行和平建設新的生活的國家中，沒有可能也不可能有與某些國家中所發生的的一些事情絲毫相類似的東西。某些國家自以為是民主與進步的，可是却又諾許像宣傳戰爭及以憎恨和敵視他國的毒素來毒害社會心理的可恥行動。如果在蘇聯有任何人容許自己發表與上述各點稍微相似之處的言論，並濫有希求新的屠殺的罪惡渴望，那麼這種言論就會被視為對社會的嚴重危害行動，而遭受嚴厲回擊和公眾的斥責。

然而却有以侮罵與咒罵蘇聯，東歐各國以及其他各國內民主份子與反對新戰爭的人為職業的人，正在不遺餘力製造着虛偽的與誹謗性的說法。這些說法是挑撥者和戰爭販子所杜撰出來，並經由無數方法廣佈到全世界去的。他們不斷宣揚新戰爭的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需，其藉口是所謂必需對蘇聯及東歐其他各國的侵略政策來一個先發制人。這真是一種胡賴推諉的責罵，真是像蘇聯的諺語所說的「熊拼命打牛，嘴裏却大喊救命」！（鼓掌）

新戰爭的準備真正在全世界的眼前進行着，宣傳家與戰爭販子對於這點甚至也不想加以掩飾。他們公

開以戰爭威脅愛好和平的國家，同時又企圖把發動新屠殺的責任轉嫁到後者身上。

從若干徵象看來，新戰爭的準備已經超出純粹宣傳心理壓力和神經戰的階段了。無數的事實證明，在某些國家——特別是美國——軍事戰略性的實際措施，再加以組織性的和技術性的措施——如同建設組織新軍事基地，適應未來軍事行動計劃，重新部署軍隊，加強製造新的軍備以及使軍備益臻精良的狂熱的工作，這一切正在煽動着戰爭精神。

同時軍事集團，正在組成，所謂聯防公約的軍事協定正在締結，統一軍備的措施正在採取，而且參謀總部也正在製定新的戰爭的計劃……。

美國著名廣播評論家皮爾遜，在他最近的廣播中不得不承認「美國的軍官正在緩慢地但是澈底的準備着以蘇聯為對手的下次世界大戰。」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這就是新的世界戰爭的宣傳家和煽動家正在進行的情況。害怕新的危機，他們就煽動新的戰爭，希望因而避免逼近的崩潰與喪失利潤的威脅。

新戰爭的煽動者，醞釀一瘋狂的計劃，那就是用武裝的力量來征服那些為獨立而戰並且拒絕其他國家干涉他們的內政的國家。戰爭販子正力圖把他們自己國內國外的政策的標準強迫他國接受。

那些希望發動新戰爭烽火的人，一方面煽動新戰爭，鼓動他們的追隨者來反對某些國家，一方面又期望用局部的戰爭去達到他們的目的。顯然他們沒有看到過去戰爭的經驗。這種經驗教導人們說，在現代每一個新戰爭都不可能避免地要變成新的世界戰爭。他們忘記了世界大戰帶來無意義的破壞，平毀了無數城市，消滅了成百萬的人民，以及由人類勞動積累起來的巨大的物資價值，將意味着人類的另一次最大的災難，並將把人類推後幾十年去。

美獨佔資本家發財致富之道乃是戰爭

在新戰爭宣傳中最活躍的角色，是由美國獨佔資本家的代表，最大企業和美國主要工業銀行和交易所的代表們擔任的。正是那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浩大利潤，並由於戰爭結果，積累了龐大財富。這種情形與過去第一次大戰的情形一樣。假如我們把戰前（由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九）的五年，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由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四）的五年來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的一切公司在戰前的五年，在納稅後其利潤總數是一五三億美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五年，這些公司的利潤在納稅後總數達四二三億元。按照商務部的材料，這些公司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的六年戰爭期間的純利總數是五二〇億元。這就是從人類鮮血中獲得的利潤，這就是從破壞成千成百萬座城中獲得的利潤，這就是從千百萬喪失父親和丈夫的孩兒和寡婦身上榨到的利潤。

產業工會聯合會出版的經濟評論雜誌在一九四六年第十一期提出一個有趣的數字，表示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五十家公司利潤的增長情形（在納稅後）。這些數字表示有些獨佔企業所得的戰時過分利潤總計達到百分之二百、三百甚至三百以上，而在某些場合這種利潤竟達百分之五百，甚至於八百。如大西洋糖業公司就是這樣。

據這個雜誌說，這種利潤超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平均利潤四倍以上。至於說到商業利潤，據經濟穩定局局長史蒂爾曼說，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達到空前的高度。

所以對於某些國家內，很能在戰爭災難中取利以求發財的那些社會集團說來，戰爭並不是那麼很可厭的東西。因此不是偶然的，詹姆士·愛倫在他所著的「國際獨立與和平」一書中，指出了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生活中可以看到「失去平衡和根本脫節的情形，他並且從研究這一問題的政府機關的報告中引了一句話，據此可以作出結論說，「只有在戰爭的條件下，現代經濟制度才可能獲得近乎全部的就業。」

這個坦白的承認，幾乎不需要任何的註解，它本身就是足夠雄辯的說明了。

應該指出的是，在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影響的資本獨佔甚至在戰後還保持着這種影響，機巧的利用政府成十億美元的補助金，以及他們過去所享受並且仍然享受着的各種政府機關與組織方面的各種保護。這種方便是由於獨佔家與參議員及其他政府人員（這些本身也常是屬於獨佔企業的董事或參與人）密切聯繫所促成的。

這些情形也影響了集中在各大工廠股份公司、托辣斯、康采倫的實驗室裏的工業科學研究。在利用原子能的研究上也是如此。這種資本獨佔如像杜邦化學公司、孟山托化學公司、威斯丁豪斯公司、通用電氣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是與這種工作有最密切聯系的，而且也是這一方面的巨擘。在戰前他們和德國托辣斯通過卡特爾及許多卡特爾協定，保持密切的聯系，這些協定規定在戰後仍要重新交換情報。

所有這些事實，完全足以說明，各獨佔資本家分外關心製造原子武器的緣故。這些事實提供了確切的說明，為什麼禁用原子武器以及毀滅儲存的原子彈的正義要求，遇到了頑強的抵抗。這些儲存的原子彈是花費了浩大的金錢造成的。

資本主義的獨佔家若不是爲了利潤和不惜任何代價以保持並發展這些保障高度的利潤的戰爭工業的努力，他們就不會去加重這些政策中的軍國主義的擴張和侵略傾向，從而左右外交政策，以求滿足有勢力的獨佔資本家們貪得無厭的胃口。

誰是新戰爭煽動者

這就是在美國培育新戰爭宣傳的地方，這種宣傳的倡導者，不但是有勢力的美國工業軍界的著名代表，不但是有勢力的出版物和重要政客，而且也是美國政府的官方代表。在他們當中，新戰爭的特別熱烈鼓吹者，就是那些與貿易工業及財政托辣斯、康采倫以獨佔資本有密切聯系的人物這並非偶然的事。

我認爲沒有必要一一指明他們，只要舉出一些來就夠了，這當然不是談論他們個人，他們個人的觀點和個人的品質等等，而主要的是談論這些人代表他們的觀點和利益的那些社會集團機構及工業技術與科學團體。

第一、杜恩這個衆議員，在五月十七日，美衆院討論撥款「援助」希土政府的建議時，發表堪稱爲頑固的戰爭販子的無恥聲明，他說：「四億美元的幫助不能駕馭蘇聯，而只有藉助于強大的空軍及轟炸蘇聯潛在的工業地區和烏拉爾工業區及其他生命攸關的地區，才能制服蘇聯。」

第二、全國工業會議主席約爾登會誹謗蘇聯。按這位驕橫的人所談，「美國應當生產大量原子彈，並迅速使用，至於任何對某國也正在生產這種軍備的推測有否根據，那是不管的。」

第三、亞爾這個前美駐保加利亞公使，在衆院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上發表挑撥性的聲明說：美國須立即使用原子彈，對付拒絕受美國所提監督計劃的國家。他以蘇聯的「潛水艇施放噴射炸彈」恫嚇其聽衆，堅主秘密最可怖的武器，並堅主「通知蘇聯，當第一顆原子彈投落在美國境內的時候，則美國將摧毀蘇聯的每一個村莊。」他堅主用原子彈對付蘇聯。

第四、伊頓這個美衆院外委會主席，在「美國人」雜誌著文稱：「我們現在應當在心理上抵抗和封鎖蘇聯，假如不行，我們應以強有力的武器粉碎它。」

第五、麥克、馬洪這個美國會原子能聯合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在國會上宣稱：「如果原子戰爭不可避免，則美國應先下手投擲原子彈。」他在另一次演說中說：「如果不能獲致國際共管原子能的協議，則美國有四種可能性可以選擇：（一）存儲大量原子彈；（二）立即發動戰爭；（三）撤開蘇聯，設立國際管制機構；（四）確定國際管制生效日期，並宣佈不服從管制的國家即犯「侵略」之罪。」

第六、布魯克這個伊里諾斯州參議員於本年三月十二日，在參院演說中毫不知恥的宣稱：假如美國當初注意共和黨戰前所作的勸告，並「容許德國去摧毀俄國」的話，那麼目前杜魯門的計劃就沒有必要了。

他又說：戰時美國幫助蘇聯，而現在美國可能被迫與蘇聯作戰。

第七、第安將軍這個前美國駐蘇軍事使團團長，在其所著一書中稱：美國應籌劃從事作戰計劃，以對付一旦與蘇聯作戰所可能造成的特別情勢。

第八、哈伍德這個美國科特勒漢姆工業股份公司董事長稱：原子彈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武器，因為它摧毀極大量的財產，而不是僅僅消滅人類的軀體。這位哈伍德，在密爾窩基的美國專家協會會議上無恥的聲稱：雖然說來似乎殘酷，但假如我們必須戰爭，那麼我們所必須擁有的標準武器就是只殺戮人類生靈的武器。在未來戰中，使用這種武器就可以免除不必支出浩大的費用來大規模復興國家與財產必要。

第九、最後我必須舉出大家最熟悉的人物——杜勒斯（全堂大笑）本年二月十日，杜勒斯曾在芝加哥發表演說，敦促對蘇採取強硬的外交方針，他斷言，如果美國放棄這種方針，並指望與蘇聯有達成某種妥協的可能性，則戰爭當下可避免。他在同一演說中大吹法螺說：自從羅馬帝國覆亡以來，再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握有大量物質上的優勢，他敦促美國利用此種優勢而達到它的目的。不用說，出席聯大的美國代表團團員的良心是不壞的。（笑聲掌聲大作）

這些演講的意義是明顯的，就是或暗或明地鼓吹反蘇戰爭。這是一種挑撥的企圖，意圖使人們不注意真正的戰爭販子和以所謂「全世界社會革命」的欺騙誹謗，並且他們盤算聽衆是蠢笨的，會輕易相信他們這一類狂言囂語，這樣掩飾他們煽惑挑撥的活動。美國官界中的新戰爭挑撥者就是這樣，他們不僅有意地誹謗蘇聯和煽動仇視蘇聯，並且有系統地傳播新戰爭之必要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有步驟地扮演新戰爭宣傳者和煽動者的角色。

與他們的演說相互呼應的，是臭名遠揚的美國軍人會此類死硬的反動派底有組織的演說，該會最近舉行大會時候，一些充滿着戰爭熱狂的參加人，大聲叫囂，「誰也不要抱着這樣的錯誤幻想，認為如果形勢須要，美國是不會拔出刀劍的」。戰爭精神病，戰爭熱狂，正在傳播其有毒的影響。

美國的出版界的從事煽動戰爭，並不落在美國反動派政客的前面。

許多美國反動報紙，都掌握在摩根、洛克菲勒、福特、赫斯特、麥考米克等新聞巨頭手中。摩根控制着「時代」、「生活」、「幸福」等雜誌，其出版者為著名的一時代出版公司，其最大的股票持有人中有一布期兄弟哈里曼公司」等。

如所週知，美國最大的資本家也就是大量出版物的所有者。他們控制了許多雜誌，報紙新聞稿，擁有自己的出版機關，以文字印刷品侵入書報市場。所有這一切出版物，都秉承其老闖的意旨，猛力進行發動新戰爭的宣傳，並以此種精神盡一切可能，捏造歪曲虛構的言論，存心想達到煽起憎恨蘇聯及其他東歐新民主國家的目的。這些報紙雜誌的篇幅上，日以繼夜的滿載着挑撥性的呼叫，只要求進攻其他國家，硬說這些家國危害美國的安全。雖然這些報章雜誌及其主人明知沒有人打算進攻美國，美國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危險。

作為一個例誌，人們不難舉出例子。如像紐約先驅論壇報及其他類似的主要是屬赫斯特系的出版物，有系統的刊載一切可能的挑撥文章對其讀者灌注「若歐洲一旦崩潰或陷于蘇聯控制之下」，則「軍事行動」將有必要的印象。這一類的言論實在為數不少。但是應該指出的主要事情不在於有這類的言論一點，而是在於這些言論並未遇到正當的駁斥，在於這類言論這便更加鼓勵他們從事日新月異的挑撥。

所有這些報紙，都完全控制在各報業公司的主人手中，並遵照囑咐，將其文字運用當作辯論的表現，裝作是表現美國人民感情思想願望的喉舌，然而可以泰然的說，美國人民一如其他民主國家人民一樣，是反對在身上舊的戰爭創痛未癒之時再受新戰爭的創痛的。然而，在大多數場合，人民沒有可能，在出版數百萬冊的書報雜誌中，申說他們的需要與願望，自然這種情形便利了新戰爭的宣傳者與煽動者。他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損害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

同時應該對各科學機關與大學所進行的新戰爭宣傳說幾句話。可以提到最近耶魯大學出版的以「無上

武器」爲名的論文集，其中一群博學的作者，於談論原子武器與控制原子能之使用時，竟至得出這種結論：「現有的阻止新戰爭的最有效方法，即是真正在一接獲通知，立即有發動原子戰爭的能力」。

該書在科學的客觀態度的假面具下，描述各種不同的原子戰爭。並謂，假若美國空軍能開始利用加拿大北部的基地，則與蘇聯城市的距離將大爲縮短，從而「這就能利用我們的基地，摧毀其他任何一強國的大批大城市」。這是指那個強國而說呢？就是蘇聯。耶魯大學的教授先生們所夢想的就是如此。在這本所謂「無上武器」（原子彈）書中；一群美國作者故意曖昧的說：「假若我們（即指美國人）將來不能在威脅尚未實現之前，先發制人的打擊而消滅威脅（這就是說，要幹一下我國憲法新確切禁止的事情。）則我們是被注定毀滅於原子的進攻之下……」這種造謠誹謗書籍的作者，明知誰也不會做這件事，然而造謠和誹謗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用僱傭的筆桿，謊寫成千成萬本書，向全世界散播這種謠言，因爲那些握住消息咽喉的獨佔資本家的命令是如此。

這本在各種「科學討論」的掩飾下的書籍，說到此一或彼一大國片面行動的危險，並稱，將來發生任何片面行動，則較可能是來自蘇聯。這種論點得出這樣挑撥性的結論：「美國面對着嚴重的危險，在于某一個晴朗的日子，蘇聯可能毫無警告的突然發動對我們（指美國）的戰爭」。

上面摘引的該書片斷，已足夠說明美國宣傳首先對蘇的所戰爭的方式與方法是如何的班駁陸離。

新戰爭的宣傳，伴隨着生產最兇殘的武器的要求。這種宣傳已經到了什麼地步，這從「化學與工程新聞」雜誌上刊載的一項報告，就可以判斷。這報告在名爲「科學與文明」的一章中，竟公開宣傳細菌戰爭的一切便利殺人的好處。「陸軍兵器」雜誌中一篇關於新毒素的論文，也同樣是宣傳細菌戰爭的。據該雜誌稱：爲研究此種新毒素，已花費了五千萬元。用該文作者的話來說，這筆花費是完全值得的，因爲一盆斯新毒素，則可殺死一億八千萬人。

讀到這類所謂科學文獻的人，都會認清新戰爭的煽動者與宣傳者，爲了造成震驚人民的心靈的戰爭氣

氣，而在發展着多麼卑污的活動。

美國軍閥的反蘇宣傳

由於反動派在全世界散播的這種宣傳；在社會人士中所造成的並特別清楚的在美國勢力範圍內所感到的心理狀態，可由英國記者維爾農、巴爾萊特今年八月初在倫敦新聞紀事報上發表的論文所證明。這一論文有下述很有意味的這麼幾行：「有一個人在一到達麥克阿瑟指揮部統治底下的區域時，發現自己是在沖繩島上，在他去日本的路時，就深為美國報紙上對蘇聯用語的腔調所震驚。美國士兵在讀過這些報紙後，便得出對蘇戰爭祇是幾個月內問題之結論，是不能怪他的，假如日本人不注意這種近乎歇斯底里的心理狀態，他們恐怕是傻子。」

這一報導與新聞週刊之報導同等重要。該刊發表了其新近自日本歸來之外交編輯克倫的論文。克倫說：在日本的美國將軍們，正有計劃誘導日本軍閥，使他們相信反蘇戰爭的迫切和必要性。克倫報導說：大多數日本的神風飛行員，到了美國機場宣稱：他們準備參加他們聽說已經開始了的新的反蘇戰爭。克倫指出：日本人大概將歡迎對蘇聯戰爭的可能性，而且由美國維持供給的日本陸軍或將出動侵略俄國亞洲（貝加爾湖東面）。克倫補充說：「美海軍陸戰隊將在幾乎任何可能的地方登陸。日本將在美國優越的海空軍保護下享受到安全。這些戰略上真有威脅性的重要事實，說明了爲什麼對日和會沒有蘇聯參加是被認爲毫不在乎的。」我應補充一句，這些事實還說明着其他許多事件，每個正直的人將因這些事實而害羞（鼓掌）

由此可見，美國有系統的進行戰爭宣傳，好久以來早已如此了。這種宣傳的主要方向如下：

（一）恐懼蘇聯爲一有力的強國，儼如蘇聯用意奪取世界霸權，並準備進攻美國，因而儘一切可能，用各種誹謗的捏造以及挑撥性的反蘇宣傳，和反覆漫罵和反覆申說對蘇聯的恐懼；

（二）公開宣傳增加軍備，進一步改進原子武器，而絲毫無意於限制，更不要說禁止原子武器的使

用；

(三) 公開號召立即進攻蘇聯，同時進行挑撥性的企圖，一方面說蘇聯軍事力量強大，以恐嚇人。另一方面，按戰爭挑撥者的意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在軍事方面是衰弱的，還沒有完全恢復。」因此要說服大家利用目前情勢的必要性。他就是這樣來鼓吹對強大的「白熊」（蘇聯）的恐懼，並且又教唆說：「這時白熊力氣還不够、傷痕還沒恢復，要進攻就得快一點！」

(四) 美國的軍閥和擴張份子所鼓動和煽起的戰爭心理病，老是保持在美國社會中。

美國進步人民反對戰爭宣傳

美國的進步人民看到這一點，並以各種努力來揭發現在美國所進行的戰爭準備，和使懷有戰爭狂的人，頭腦清醒過來。這種美國的進步人士與部份進步報紙揭發了由於軍事團體和各種反動團體的鼓動正在美國進行的戰爭準備。

例如「美國進步公民協會」主席金登，在紐約時報對此問題寫道：「處在這一切宣傳中心的，便是踞於高位的具有軍國主義頭腦的陸海軍部軍官對恭謹聆聽戰爭的叫囂的衆參兩院議員和獨佔企業領袖以及某些宗教方面的代表。」金登繼稱：「軍界希望能製造某種事件藉口，投擲原子彈。」

「美國水星」雜誌在今年二月份的一期中，分析美國陸軍方面爲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準備的計劃，這論文說：「工業上的準備，是目前政府在華盛頓的一切計劃的關鍵，在那裏已經考慮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了」。因爲這回結論是美國軍事當局如柏德遜，羅維爾及其他陸軍領袖作出的，因此這種論文具有了特別的意義。

上面所說完全證明了宣傳和挑撥新戰爭的主要的煽動者，乃是美國的反動集團，他們祇追求自私的利益，並準備爲了這些利益，而把人類投入新的毀滅的世界戰爭之中。

美國反動派在這些活動中並不是孤立的，他們受着他們在其他國家的追隨者的擁護，這些追隨者正忙于組成軍事——政治集團和單純的西方、北方或其他政治集團。

英國政界中的戰爭販子

在這裏應當提及英國政界人士的某些演說，這些人士的確不停他們的英國夥伴那樣說得堅決，而只是默默地行動，但其驚慌的精神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記得邱吉爾在富爾頓演說，在那裏他提到過「總的戰略思想」。正如斯大林大元帥在其重要談話中所說的：「這位英國前首相幹的危險的活動，打算在盟國間散佈不和的種子，並妨礙他們的合作」。在這一點上，斯大林大元帥着重指出過：「邱吉爾先決的路線是戰爭的路線，號召反蘇戰爭」。

我們都記得，邱吉爾以英語民族的聯合，來反對作為各種不同語言民族之聯合的聯合國組織。這是做效希特勒的榜樣。希特勒開始「發動戰爭就是以宣佈種族理論為方法，宣傳僅有德語人民才是優秀民族」。(斯大林語)而現在邱吉爾便說僅有英語民族才是優秀民族。我們也記得富爾頓演說中其他各點，在這次演說中邱吉爾進行煽動和污蔑蘇聯。

小邱吉爾作為老邱吉爾應聲虫，於九月三日在悉尼所發表的聲明，真是打破了戰爭販子的紀錄。邱吉爾家族的發言，本身只使少數人感到興趣。但是邱吉爾家族的發言正是某些英國人士進行着的卑劣勾當的證明。英國某些人士反對和平事業，拚命組織新戰爭。這種勾當無論是重覆臭名昭著的邱吉爾對蘇進軍的形式，或者採用任何形式，其內容是一樣的。因此就必須提及這種事實；即英美聯合軍事總部仍然在華盛頓繼續執行職務。衆所週知，在這一聯合軍事總部中，英方代表為摩根將軍所率領的軍事使團，美方代表為列希海軍上將所率領的軍事使團。雖然戰爭已結束兩年了，但這個爲了對德日進行統一軍事行動而建立起來的，英美軍事聯合總部未結束，却仍然繼續存在，突竟爲了什麼目的，是誰也不知道的。還有許多事

實是不必再例舉了，例如在土耳其其長久進行的煽動反蘇戰爭的各種挑撥誣騙行爲，是令人完全難以容忍的。土耳其報紙天天散播着反蘇的卑劣謠言，說什麼蘇聯準備佔領土耳其（「阿克杉報」）；土耳其報紙發表挑撥性的預言，說「聯合國將於黑海岸邊竭力予蘇聯一個決定性的打擊」（「德漢克拉西斯汗報」）；土耳其報紙煽動土國人民準備戰爭，同時誇大美國軍事力量，並斷言必須參加反蘇戰爭是無可避免的。

臭名昭著的「堪胡里」報所發表的一個叫達維爾的論文，無恥露骨的宣稱：戰爭是「使莫斯科走上正當途徑的唯一方法」。「烏魯斯」報表示附和，該報主筆稱：「美國及英國採取更進一步決定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挑撥活動而臭名遠揚的「坦林報」主筆雅爾欽也起而效顰，去年九月他寫道：「把原子彈放在會議桌的上面，然後再請蘇聯來舉行公開談判」的時機到了。他要求致蘇聯以最後通牒，並宣稱：「假如他們不同意建立國際新秩序，原子彈將紛紛落在他們的頭上」。這個雅爾欽最近寫道：最後通牒是用來對莫斯科談話的唯一語言，並要求「全世界聯合反對蘇聯」。雅爾欽所夢想的，這種通牒語言，是大家所熟悉的美國「強硬方針」語言。

某些撰稿人同樣也發表類似的挑撥性意見。例如土耳其反動派報紙「兩根勒空」的撰稿人艾達茲，國會外委會委員尼特林教授等就是這類人物。這種挑撥性的叫囂，受到希特勒反動報紙強力的支持，特別是「伊利空、伊馬」報，目前該報發表論文稱：「叫蘇聯不要忘記蘇聯在巴庫的主要油源，只離土耳其邊境一百公里，近在咫尺」所有這些挑撥就在衆目睽睽之下公然進行而未受到譴責。和平之敵人的陰謀就是這樣，他們爲了自私的利益，煽動新的戰爭，他們企圖在那從人類新災難與不幸的新戰爭中獲利。而這種挑撥新戰爭的運動，無疑地，將遭到千百萬人民嚴厲而堅決的譴責。

(八) 蘇聯建議取締新戰爭宣傳及履行裁軍等決定

蘇聯政府認為全世界各族人民良知，決不能容忍這種情勢，他們擔負不久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重擔，用他們的鮮血償付戰爭所給予愛好和平人民身上苦難和破壞。蘇聯代表團受蘇聯政府之命，宣稱道：蘇聯認為聯合國機構的緊急任務，就是採取必要措施，以取締現在某些國家，首先是美國所進行的新戰爭的宣傳。因此蘇聯代表團提請通過下列建議：

(一) 聯合國組織應譴責在若干國家內，特別是在美、土、希國內的反動份子所進行的新戰爭之罪惡宣傳，他們通過報紙、廣播、電影及公開演說，明目張膽要求進攻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散佈種種捏造妄言以進行這種宣傳；

(二) 聯合國組織應認為允許（更不必說支持）此種勢將不免要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爭的宣傳，就是違反聯合國各會員國所負的義務。聯合國憲章要求「在尊重各民族平等權利與自決原則之基礎上，發展各國友好幫助，並採取其他適當措施，以增強普遍和平」，而不是要求危害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憲章第一條第二款及第二條第三款）

(三) 聯合國組織應認為必須敦促各會員國政府，禁止在任何形式下進行新戰爭的宣傳。違者即予懲處，並採取措施防止及制止戰爭的宣傳，因為這是危害社會及威脅愛好和平人類生存有關的利益與福利的；

(四) 聯合國組織應重申，必須及早履行聯大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縮減軍備的決定，以及一九四六年一月廿四日聯大關於禁止各國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大量摧毀人類的軍備的決定。並且聯合國組織應認為履行這些決議，像符合一切愛好和平人類的利益而構成對新戰爭宣傳與煽動者的最猛烈的打擊。

斯大林大元帥在致賀莫斯科八百週年紀念之電文中稱：莫斯科是爭取永久和平與全世界各民族友誼的

先驅，是反對新戰爭煽動者的先驅。

蘇聯人民領袖的這些言詞，在全蘇聯人民心中得到了響應，我相信，這些言詞也一定會在世界一切忠誠進步人民中，獲得了深深的響應。蘇聯堅決不遺餘力，爭取勝利的完成這一偉大任務。

(全文完)

九國共產黨代表發表時局宣言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波蘭工人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蘇聯、法國、捷克及意大利等國共產黨代表，在彼此交換了關於國際形勢意見之後，一致通過下述宣言：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結果，及在戰後時期中的發展，國際形勢已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說明了在世界舞台上活動的政治力量之新劃分的特點，也說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國彼此間關係的改變及其重新組合的特點。

當戰爭在進行時，結成反德、日的同盟各國，共同前進，並形成了單一陣營。然而在戰時盟國陣營中關於確定戰爭目的與戰後和平建設任務等問題上，仍有意見分歧。蘇聯及各民主國家認為戰爭主要目的在於恢復與鞏固歐洲民主秩序，消滅法西斯主義，並阻止德國方面之重新發動新侵略的可能性，建立歐洲各國間全面的長期合作。

美國以及和德相一致的英國却給自己規定了不同的戰爭目的。他們的目的在於掃除市場的競爭者（德、日兩國）及建立他們自己的統治地位。這種對於確定戰爭目的及處理戰後建設任務等問題的分歧，在戰後時期開始變得更加深刻化了。目前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線已經形成了：一方面是蘇聯及各民主國家的政策，目的在於摧毀帝國主義及鞏固民主；另一方面則是英、美的政策，其目的在加強帝國主義及絞殺民主。由於蘇聯及各民主主義國家已變成了障礙，妨害其奪取世界統治權及毀滅民主運動的帝國主義計劃的實現，於是它們便發動了反對新民主主義各國及發動反德運動，而且輔以英、美兩國中最狂熱的帝國主義政客方面的新戰爭威脅。

這樣一來便形成了兩個陣營——一個是帝國主義與反民主的陣營，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美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及摧毀民主；而另一個則是反帝國主義與民主陣營，其主要目的是摧毀帝國主義，鞏固民主，及消滅法西斯主義殘餘。

兩個不同陣營——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更進一步地深刻化的情況下發生的，是在資本主義力量日趨衰頹及社會主義力量與世界民主勢力更形鞏固的情況下發生的。

因此，帝國主義陣營及其指導力量的美國，表現着具有特殊侵略性的活動。這種活動同時擴展到軍事戰略措施，經濟擴張及思想鬥爭等方面。杜魯門與馬歇爾的計劃不過是世界擴張政策總計劃的一個組成部份，或是美國在全世界各個角落所實行的世界擴張政策總計劃中的一章而已。美國從經濟與政治上奴役歐洲的計劃，是以它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奴役中國、印尼及南美諸國的計劃作補充。昨天的侵略者——德、日兩國各大資本家，正被美國用來扮演新的角色，把他們當作美帝國主義政策在歐洲與亞洲的工具。帝國主義陣營所使用的策略工具的武庫是多種多樣的。直接的武力威脅、恐嚇、強行收買與勒索等等，再配合着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壓力，利用賄賂和內部矛盾衝突及火鬥的方法，以鞏固這一陣營的地位，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以自由主義——綏靖主義的假面具偽裝起來的。並打算以此來欺騙與誘惑缺乏政治經驗的人們。

帝國主義份子策略武庫中的特殊地方，是想利用法國勃魯姆，英國艾德禮、貝文，德國舒馬赫，奧地利雷納爾、塞爾夫、及意大利薩拉蓋特之流的右翼社會黨人的背叛政策。這些人力謀用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辭藻偽裝，來掩蓋他們帝國主義政策的真正強盜性的實質，而實際上他們在各方面的行動，都是帝國主義份子的忠實幫兇，造成工人階級隊伍的分裂，並毒害他們的意識。因此，英國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找到了貝文這個人作它的最頑固不化的；最堅持不懈及最狂熱的代理人，並不是偶然的。在這種情況下，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必須鞏固自己，擬訂共同一致的行動綱領，擬訂反對帝國主義陣營中的主要力量，反

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英法同盟，反對右翼社會黨人，而首先是反對英、法兩國的社會黨人的種種策略。

爲了撕毀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就需要歐洲所有反帝國主義的民主力量的努力，而右翼社會黨人也是這一任務的叛徒。但新民主主義國家則屬例外，因爲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社會黨及其它各進步民主黨派之聯盟，是這些國家抵抗帝國主義計劃的基礎，大部份其它國家的社會黨，而首先便是法國的社會黨及英國的工黨——拉馬第、勃魯姆、艾德禮、貝文之流的卑躬屈膝，便利於美國資本家實行其計劃，激勵美國資本家的勒索行爲，並將他們自己的祖國淪爲依賴於美國的附庸道路。

因此，共產黨已面臨特殊的任務，它們必須高舉保衛各該國家的獨立與自主的旗幟。如果各國共產黨都能堅守自己的崗位，如果它們不受恫嚇威脅與收買，如果它們能勇敢地保衛民主，保衛民族自主與國家的自由與獨立，如果它們在反對從經濟與政治上奴役各國的鬥爭中領導能够維護各該國的榮譽與民族獨立事業的一切力量，那麼任何奴役歐洲與亞洲各國的計劃都不能實現。

這便是目前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之一。

必須牢記，帝國主義份子發動新戰爭的願望，與組織此種戰爭的可能性之間，是有着巨大的距離的。全世界各民族都不希望戰爭。維護和平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只要這種力量在保衛和平的事業上是堅強不屈的，只要它們沉着與堅定，那麼侵略者的計劃，必然遭到完全破產。不應忘記，帝國主義代理人關於戰爭危險的叫囂，是用以恐嚇神經脆弱與動搖份子，並以收買手段迫使他們對侵略者讓步。

目前工人階級的主要危險，乃是在於對自己的力量估計不足，與過高的估計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現在對美國及帝國主義陣營的新趨向的讓步，正如過去放任希特勒侵略的慕尼黑政策一樣，都會使他們的唆使者更加橫暴及富於侵略性。因此，共產黨必須在各方面——國家政治、經濟及思想方面領導抵抗帝國主義經濟擴張與侵略計劃，共產黨必須在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及在民主綱領的基礎上團結與鞏固自己的力量，並將一切人民的民主與愛國力量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一九四七年九月底於華沙

真理報十月十日社論

反對帝國主義，保衛和平民主！

真理報在十月五日登載了九月底在波蘭舉行之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的公報，並公佈了會議關於國際形勢的宣言與互相交換經驗配合活動的決議，這些文件的公佈具有頭等的政治意義。

歐洲幾國最大的共產黨的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

出席此次會議的有中歐與東南歐一些國家——南、羅、匈、捷的共產黨和保、波的工人黨（共產黨）的代表。這些共產黨具有領導工人階級及一切民主力量，以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反動勢力的勝利鬥爭的豐富經驗，而且他們是那些已經擺脫外國帝國主義統治的魔爪，建立了新民主發展的強固基礎之國家的先鋒隊。

出席會議的還有在群眾中有影響有威信的法，意這兩個西歐國家共產黨的代表，法意兩國正是美帝國主義統治集團目前施以特別強大壓力的對象。

出席會議的並有聯共（布）——英勇的勝利的列寧、斯大林黨的代表，三十年來聯共領導着世界上第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共產主義旗幟下團結了幾百萬蘇聯人民。

會議一致強調指出，在目前國際形勢與帝國主義反動份子的侵略活動日趨強化的情況下，各國共產黨繼續保持孤立而互不聯系，是不正確和有害的。這種情況只能造成工人階級事業的嚴重損失。經驗指出了各國共產黨必須互相交換經驗與配合活動。因此，會議通過了建立由出席會議之九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組成情報局的決定，該局常駐地址設於南斯拉夫首都伯爾格來德，其任務為組織交換經驗，並於必要時

，各國共產黨互相同意的基礎上可配合活動。情報局並將出版自己的機關刊物。

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聽取了介紹與會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活動情況的報告，關於聯共（布）中央的活動是由馬林可夫同志報告的。

日丹諾夫同志做了國際形勢報告。

對日丹諾夫同志的國際形勢報告交換了意見後，出席會議的代表們關於目前國際形勢及任務取得了完全一致的觀點，幷一致通過了關於國際形勢的宣言。

宣言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和戰後國際情勢中所發生的變化作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還在反法西斯戰爭的過程中，在聯合國反希特勒陣營裏關於確定戰爭目的與戰後世界組織的任務方面就已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蘇聯和民主國家力圖復興鞏固民主基礎，澈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建立排除德帝國主義第二次侵略可能性的條件。因此，蘇聯與民主國家力圖保證從法西斯威脅下獲得解放各民族之間的全面與持久的合作。

與此相反資本主義強國（美，英）給自己規定了戰爭的目的僅僅是把德、日這兩個公然企圖侵犯他們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的競爭對手從世界市場中排擠出去。美國及其同盟者英國力圖保持自己的世界統治。他們對於消滅法西斯主義與爭取民主主義勝利的問題，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感到興趣的。

這個確定戰爭目的與戰後組織任務的根本分歧，在戰後是不可避免的更加深刻化了。

由於摧毀希特勒主義的結果，許多國家已經擯斷了帝國主義的鎖鍊，實現了新民主主義，而在摧毀希特勒主義的事業中蘇聯起了決定的作用給了歐洲民主力量以強有力的援助。

資本主義的力量全然削弱了，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力量鞏固起來了。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愈益惡化的情況下，開展了兩個相反的陣營的鬥爭——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其綱領是樹立美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和絞殺民主；另一個是蘇聯及新民主國家的反帝國主義的民

主陣營，其基本目的是摧毀帝國主義，鞏固民主主義，肅清法西斯殘餘。

帝國主義陣營不能不感覺到資本主義陣地的削弱。蘇聯與新民主國家是實現帝國主義計劃與奪取世界霸權道路上的重大障礙。上述一切情況，將更加提高帝國主義勢力及其主要堡壘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積極性。

帝國主義者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對其他國家施展壓力，以金元來收買，以原子彈來威脅，發動全部富裕的策略武庫、勒索、敲詐、欺騙，動員右派社會黨人首先是英國工黨與法國社會黨的領導集團出賣工人階級的事業，由此來同時向各方面開展其積極的侵略活動，他們又實施軍事戰略措置，實行經濟擴張，進行理論鬥爭。在美國，英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裏散佈新戰爭煽動者的罪惡的宣傳，就是帝國主義者加強其侵略積極性的一個表現。

然而美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只有在那些未予以應有的抵抗的地方得到成功。在那些國家裏，帝國主義者可以依靠民族利益的叛賣者如像社會黨的勃魯姆或工黨的貝文之流，這些人在美國資本面前卑躬屈節，正在把自己的國家推上成爲美國附庸的道路——在那裏存在着淪爲金元奴隸的實在的威脅。

宣言強調指出，在反帝國主義與民主力量表現必要的團結并能抵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右翼社會黨人的地方，將摧毀任何擴張計劃。

帝國主義宣傳者們歇斯底里的叫囂和怒憤填膺的哀號「共產主義的危險」，決不能證明反動陣營的力量。

「必須牢記，帝國主義之力圖發動新戰爭與組織此種戰爭的可能性之間，是有着巨大距離的。世界各民族不希望戰爭。維護和平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只要他們在保衛和平的事業中堅強不屈，只要他們沉着與堅定，侵略者的計劃必遭完全失敗。」（引自會議宣言）

在戰後新形勢中各國共產黨應該擔負起來的神聖的義務，就是高舉保衛各該國家的獨立與主權的旗幟

，不受帝國主義獨佔資本的無恥侵犯。

各國共產黨若能堅守其崗位保衛民主與祖國的自由獨立，若能不受帝國主義代理者的恐嚇與敲詐，若能在鬥爭中領導一切準備衛護光榮與民族獨立的民主愛國力量，則任何奴役歐亞國家的帝國主義計劃均將陷於不光榮的失敗。

宣言特別強調指出：「現在工人階級的主要危險，是過低估計自身的力量與過高估計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已經有了無限的發展。無論反動份子及其忠僕如何瘋狂，也不能無視歷史事實，事實指出，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帝國主義環節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破壞，地球六分之一的地方出現了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那麼第二次大戰結果，又使資本主義世界受到新的另一次嚴重打擊，兩個澈底武裝的，為國際反動派計劃用來進攻蘇聯的贖武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垮台，新民主國家已從反法西斯鬥爭火焰中誕生，擺脫了帝國主義奴役，奠定了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基礎。

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的消息引起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出版界關於「共產國際復活了」的叫囂。所公佈的文件明白的表示，設立九國共產黨的情報局，却并未指明要重新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範圍的，有集中領導權的共產黨機構，像過去的共產國際一樣。

衆所週知，根據各國共產黨的相互同意，為了適應歷史發展的條件與要求，共產國際早於一九四三年解散了。自共產國際解散以來，各國共產黨已大大發展，鞏固，在群眾中的影響也加強了，因此，共產國際的解散是完全正確的，並在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中起了積極的作用，共產主義的敵人關於「共產黨並不是為了本國人民的利益，却是按照外來的命令而活動」的誹謗已經得出結局，各國獨立的共產黨在組織上已大為鞏固，在培養工人階級領袖方面起過積極作用的共產國際，早就成為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發展歷史上的陳跡了。現在回到共產國際，將會是退步而不是進步。像邱吉爾之流對恢復共產國際怕得要死的戰爭版

子們，是不可能了解這點的。但是對那些亟欲鞏固各民族間的和平與合作，鞏固各國的獨立與主權，鞏固社會主義與民主的人來說，這是很容易了解的。

反法西斯鬥爭，同時也就是爭取民族解放與復興歐洲許多被希特勒佔領者所征服的國家的鬥爭，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卓越人物，給這些國家民族在歐洲幾百萬「平常人」中樹立了堅固的威望，因為共產黨人在鬥爭與反抗法西斯主義的火燄中經受了考驗，這幾百萬的「平常人」，有氣節的愛國份子與民主份子，就相信了共產黨人是值得人民信賴的。

斯大林同志說過：「共產黨人影響的增長，不能認為是偶然的。這種影響是完全合法的現象。共產黨人影響的增長，是因為在法西斯統治歐洲的艱苦年頭，共產黨人表現為反對法西斯統治爭取民族自由的可靠的、勇敢的、自我犧牲的戰士。」

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是在新的情況下——在帝國主義反動派正對各國主權、自由與獨立發動攻勢的情況下召開的，它再向全世界證明：共產黨人曾經是，而且仍然是爭取自由，爭取國家主權，爭取民主與和平的最可靠與最忠實的戰士。

資產階級報紙對九國共產黨會議的決定大肆叫囂，大驚小怪。「紐約時報」「曼徹斯特衛報」「每日郵報」與法國「費嘉羅」報喋喋不休的狂叫「共產黨的危險」「共產黨的陰謀」。他們附和邱吉爾先生與像邱吉爾一樣的帝國主義政治家。

先生們，是什麼事情？為何這麼大驚小怪呢？

首先，他們對於九國共產黨代表決定召開會議與組織情報局表示憤慨。但是這有什麼特別呢？最近十個國家的社會黨人與工黨黨員一起舉行了兩次會議，並且還恢復了他們的國際組織，以作為這些右翼政黨的國際領導中心。這是大衆都知道的。那麼請問：為什麼要禁止共產黨人使用這個權利呢？為什麼共產黨人不能召開他們黨的會議，而且至少要組織情報局藉以交換經驗呢？「民主黨人」「紐約時報」和「曼

徹斯特衛報」，請你們答覆吧！

其次，他們對於九國共產黨會議規定目的爲組織對戰爭煽動者的抵抗及防止他們挑起新戰爭表示憤慨。但是這有什麼不好呢？先生們，假如你們是和平的擁護者，你們就應當歡迎共產黨人這個和平願望，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先生們，你們還未發覺，當你們對九國共產黨會議的決定大驚小怪時，就無意中暴露了你們自己是戰爭的發起人與和平的敵人嗎？

最後，他們對共產黨會議認爲必須對美國奴役歐洲計劃組織抵抗一事表示憤慨。但這又有什麼壞處呢？難道你們當真擁護奴役歐洲各國，反對歐洲各國的獨立與主權嗎？可是，先生們，請你們同意吧！你們在現時的活動手法不會給你們的所謂「民主主義」做出什麼光榮的事來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